《凱蒂大塊頭挨打記》

（以及《地獄高校》的其他故事）

作者：余梅 與 克里格博士

版權聲明

本書為虛構作品。書中人物、角色、地點及事件，或為作者想像之產物，或為虛構使用。任何與現實中在世或已故之人物、商業機構、事件或地點之雷同，皆屬純屬巧合。

版權所有 2026。本書故事中所描繪之角色、世界及場景，均為克里格博士（@DrKriege）之創作與智慧財產權，受國際著作權法保護。本書故事之完整文本為作者余梅與克里格博士之智慧財產權，經兩位作者許可後在此刊行。

前言

這本故事集始於我為克里格博士原創的《地獄高校》漫畫所寫的一篇同人小說，該漫畫中出現了「凱蒂大塊頭」這個角色。這個有趣又壞得迷人的角色深深打動了我，我很想更詳細地講述我對這個角色故事的理解。隨著時間推移，我們開始合作，共同講述這個虛構世界中的其他角色與場景，例如「小屁孩貝琪」。在克里格博士的祝福下，我們很榮幸能將這本《地獄高校》世界中的第一部「官方」故事集獻給大眾。克里格博士為本書收錄的每一篇故事都提供了創作意見，並直接參與了其中數篇的共同撰寫。雖然彼此相關，但這些短篇故事皆為獨立構思，因此在此以原始標題與章節副標題呈現。

在撰寫本文之時，克里格博士的原創漫畫與藝術作品，亦即啟發此虛構宇宙的源頭，可在其 deviantART 的個人線上畫廊中瀏覽：
https://www.deviantart.com/drkriege

內容警告：本書故事大量涉及體罰、霸凌、羞辱、強制裸露、粗俗語言使用，以及少量尿布相關內容。故事中角色的行為與言論，絕不應被視為作者對該等行為的認可。本作品旨在面向成年讀者，內容包含不適合兒童觀看之題材。

希望各位能像我在撰寫這些故事時一樣，享受探索《地獄高校》世界的樂趣。因此，我們半開玩笑地邀請您繼續閱讀，否則後果自負。感謝您「閱讀」此書！（雙關語，亦指「打屁股」）

——餘梅

凱蒂大塊頭挨打記

第一部：立下規矩

自從凱蒂「大塊頭」博爾克中學畢業後，她的父母便對她束手無策。他們本不指望常春藤聯盟的學校會來電通知錄取（就她那成績平均積分而言，根本不可能），但至少盼望能有個二流學校願意收她。然而，在接連收到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後，她的爸爸和媽媽開始焦慮起來。至於凱蒂，則一直堅持她要以「遊戲實況主女孩」的身份大賺一筆，天曉得那是什麼意思。博爾克夫婦從未阻止凱蒂追求她的嗜好，但他們不確定這究竟要怎麼賺錢養家。而且，每晚被電玩爆炸聲和機槍射擊聲吵醒好幾次，伴隨著各種身體部位的粗鄙詞彙和其他五花八門的褻瀆用語，也開始變得有些令人倍感壓力。

從樓上凱蒂的房間裡，爸爸和媽媽可以隱約聽見他們的女兒大聲叫嚷著她最愛的那幾個四字髒話。爸爸把臉藏在報紙後面。媽媽則一邊哼著歌，一邊把她的盆景修剪成一隻兔子的形狀。

凱蒂大塊頭一邊咒罵，一邊掃蕩了最後一批對手。「嘗嘗這個吧，廢物們！遊戲結束！又一場勝利！快向你們的霸氣媽咪屈服吧！」

她身高足足有七英尺（約213公分），肩膀寬闊，有著一副帥氣的方下巴。她羅馬式的鼻樑左側鼻翼上戴著一個單環鼻環。隨著勝利音樂響起，她彎起她寬闊的肩膀和結實的二頭肌。她不算特別有女人味，也絕不是那種會在國家美術館畫作中出現的古典美人，但她那魁梧厚實的體格倒也不乏魅力。她把黑色頭髮在腦後盤成一個緊實的髮髻，但凌亂的瀏海總是垂落下來，遮住她的一隻眼睛。她吹了一口氣，把瀏海吹開，瀏覽著她直播上的留言。

「看來今天我們有大約900個『大塊頭粉絲』同時在線！那可不行啊，輸家們！如果你們想看『遊戲女孩泡泡浴實況』，最好給我瘋狂按讚訂閱，就像我用大腿夾碎敵人頭顱一樣，衝到我們的1000訂閱『我們是軍團』延伸目標！」

凱蒂點擊了她直播軟體上的攝影機控制選項，展示一個新的攝影機角度：一個她浴缸的視角，搭配著承諾將呈現凱蒂洗澡時光的圖形畫面，以及一個預購「霸氣媽咪遊戲女孩洗澡水」的選項。

雖然定期觀看凱蒂的900名「大塊頭粉絲」在人數上不算多，但他們用熱情彌補了數量。事實上，凱蒂大塊頭越是貶低和羞辱他們，他們就越渴望更多！凱蒂對她的設備感到無比自豪。她用父母的信用卡購買了許多高清攝影機，既能拍攝她的臉，也能拍攝她的遊戲裝備。她甚至學會了如何同時在多個網站進行直播。她非常小心，避免做出任何會引來Twitch或YouTube審查員嚴厲處罰的行為。但偶爾露個腋下和側乳，快速閃過她肌肉發達的臀溝，凱蒂就這樣成功地成為了網路上的小眾微名人！

按照她的慣例，凱蒂在鏡頭前猛灌了一瓶Monster能量飲料，結束了整夜的直播，並檢查了她的數據分析。「也許我需要再一個攝影機角度？我知道了！一個低角度，這樣我就可以看起來像是踩在他們可悲的臉上！」她思索著。一刻也不能浪費！

凱蒂大步走下樓梯，發現父母正縮在他們的傳統英式早餐後面，她一語不發地開始翻她媽媽的錢包。爸爸趕緊抓起他的報紙，而媽媽則抓住桌子以防自己從座位上跌下來。「噢！凱蒂！你的直播怎麼樣了？」

「棒極了！我大殺四方！但我需要更多……呃，薯片和汽水！」

媽媽瞪大了眼睛。「當然！儘管拿我的信用卡去用……但是，你就只買這些？不要再有大額消費了……拜託？」她看向爸爸尋求指引，卻只見他顫抖地躲在《泰晤士報》後面。

凱蒂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她把錢包裡的東西全倒了出來，一把抓起信用卡。「對啦，隨便啦！我就買我需要的。唉唷！我又不是犯人，不用問東問西的！」

凱蒂摔門離去後，爸爸鬆了一口氣。「我們真的得跟她談談信用卡帳單的事了。也許我們該試試更溫和的教養技巧？」

媽媽考慮了一下這個建議。「嗯，我們試過跟她講道理……我們試過給她看家庭預算……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

爸爸調整了一下他的眼鏡。「問問她的行為讓別人感覺如何？」

在中學時，凱蒂大塊頭習慣給其他學生「吊褲襠」、「洗頭旋轉」、「彈腦門」、「濕耳掏」和「擰乳頭」。她多次被叫到校長辦公室，被問及她的行為讓他人感受如何。有一次，她回答校長的方式是當場給他示範了她所有的「技巧」組合拳。從那以後，凱蒂再也沒有被叫去校長辦公室，所以她的父母得出結論，這套方法效果驚人！

隨著一陣清脆的鈴聲，門鈴響了，郵件送到了。在帳單和廣告信件中，媽媽發現了一封正式信件。「錄取通知？來自天堂高校？」

爸爸凝視著那個燙金的信封。信封用蠟封緘，上面印著珍珠門扉與雲朵的標誌。「嗯？一所中學？」

媽媽打開信封，開始著迷地翻閱裡面的內容。「不！是一所大學！他們說凱蒂被錄取了！」

爸爸努力回憶他替凱蒂填寫過申請表和求職信的各種機構名稱。「我不記得有填過『天堂高校』的申請表……」

「這上面說他們接受任何自願的申請者，看看這些學生表現的統計數據！他們聲稱天堂高校的任何學生都能打敗任何牛津大學的教授！」

「這一定是某種騙局。好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如果他們真有那麼好……凱蒂的學業成績可拿不到任何獎學金！」

但當媽媽打開第二個較小的信封，裡面是一份由天堂高校校長簽署的全額獎學金時，爸爸的下巴驚訝得掉了下來。

凱蒂貪婪地撕開她全新HD攝影機的盒子。「完美！現在我每個可能的角度都覆蓋到了！」

在中學時期，教訓各種書呆子、怪胎和蠢蛋給了她人生的目標。畢業後，她曾擔心自己的人生從此要走下坡了。但現在她找到了人生的使命：在網路上霸凌孤獨的人，而那些人還樂於付錢給她，只為了獲得這份「榮幸」！

凱蒂衝進前門，急著在下次直播前設置並測試新攝影機。但首先，她需要補充能量！「早餐呢？」

媽媽正忙著把剩菜舀進保鮮盒裡以便稍後冷藏，聽到這話頓時僵住了。「噢，你回來的正是時候！我正要把它們放進冰箱——」

「呃！你為什麼要收起來？我討厭冷掉的早餐！」凱蒂的大手輕而易舉地從媽媽手中奪過保鮮盒。凱蒂邊抱怨邊狼吞虎嚥地吃著微溫的早餐。「我整晚辛苦工作，我所要求的只是一頓熱騰騰的美味早餐！這要求很過分嗎？」

「很抱歉你的早餐不夠熱。你的感受是合理的，凱蒂，」媽媽輕聲說道，試圖使用她經過驗證的教養技巧之一。

爸爸看到那台HD攝影機時瞪大了眼睛。「凱蒂，寶貝，那是另一台攝影機嗎？我之前三台的錢都還沒付清……」

凱蒂用一個致命的眼神讓爸爸閉了嘴。「嗯，你自己老是告訴我要把家裡的財務管好！你才應該樹立更好的榜樣！」

「……是的，親愛的，」爸爸說，然後想起了好消息。「凱蒂！你收到了天堂高校的錄取通知！還有全額獎學金！快看看！」

凱蒂一邊狼吞虎嚥地吃著剩下的早餐，臉頰鼓得圓圓的。在仔細檢查了各種材料後，她哈哈大笑，豆子和雞蛋四處飛濺。「這是什麼玩笑嗎？這上面說他們的使命是『將和平帶到人間，將善意賜予世人』？遜斃了！還有這上面說他們還在用體罰！你們敢相信嗎？我對被打屁股沒興趣，謝謝！」

媽媽和爸爸交換了一個眼神。見爸爸說不出話來，媽媽出面干預。「嗯，你爸爸和我都認為體罰是野蠻且反效果的，但既然你是成年人了，我們想說你或許還是可以考慮一下……這畢竟是第一所給你寫信的學校！」

凱蒂一口吞下剩下的早餐，然後打了個飽嗝。「看看他們穿的那些土裡土氣的長袍。真是一群輸家！」

爸爸突然靈光一閃。「嗯，我當初在寄宿學校的時候，我們常常對一年級新生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那時候叫做『學弟差遣制』。也許你也可以在那裡的學生身上……找點樂子？」

凱蒂想了想這個提議。能再來點經典的「原子吊褲襠」似乎挺吸引人的。但宣傳冊上那些快樂微笑的臉龐讓她覺得有點不舒服。她手腕一甩，把信像飛盤一樣丟進了垃圾桶，然後舉起了雙手中指。「我寧可去地獄！」

就在這時，鄰近教堂的鐘聲開始響起。凱蒂打了個哈欠，把髒盤子扔到一邊，往樓梯走去。「好了，我得去準備下一次直播了。記住，我工作的時候不准吵！」

不知道還能做什麼，爸爸把自己藏在報紙後面，媽媽開始收拾桌上凱蒂的盤子。但當她撥開信件時，一個厚厚的、血紅色的信封吸引了她的目光。信封正面印著黑色粗體字：「去地獄吧！」

「真是引人注目的設計。好前衛，」媽媽一邊說一邊拆開信。然後她發出一聲尖叫。「爸爸！凱蒂被另一所大學錄取了！還是全額獎學金！」

「我想應該不是『多賽男孩堂』那類學校吧？」

「不！比那更好！是地獄高校！」

宣傳冊頂端，燃燒般的字母寫著「寧在地獄稱王，不在天堂為僕」的字樣，下方是一幅精美的插畫，畫中衣著暴露的男男女女戴著學士帽，開著跑車，架著機關槍掃射。背景中，一座哥德式大教堂正被烈火爆炸吞噬。

爸爸嘆了口氣。「又來個騙人的玩意兒。八成是沒有認證的……」

媽媽搖搖頭。「不！你看！歷史上有一些最聰明的男女都上過地獄！而且顯然他們的紀律處分方案是由薩德侯爵本人設計的！」

爸爸翻閱著頁面，驚愕於學校使用的各種體罰工具的詳細描述，不禁發出哼聲。其中一些看起來像中世紀的刑具。「一個法國人？我不知道耶，媽媽。另一所學校也偏好傳統體罰，而凱蒂似乎堅決反對。」

媽媽指著一份描述地獄高校使命的小冊子。「但問題就在這裡！這根本不是傳統的計畫。它非常實驗性和前瞻性。看這裡，上面寫著：『地獄高校沒有規則。*』」

「那那個星號是什麼意思？」

媽媽翻到小冊子背面，發現了好幾頁密密麻麻的小字法律條文。她戴上老花眼鏡，瞇起眼睛，勉強能辨認出其中一部分。「嗯，第一個星號寫著：『唯一的規則就是『隨心所欲』。』看來在地獄高校，你不會因為『行為不端』而受罰。事實上，學校鼓勵每個學生盡可能地去戲弄和懲罰其他學生。這聽起來有點像你說的寄宿學校那回事。無傷大雅的學弟差遣制！就像凱蒂以前對那些一年級新生做的一樣，那些學生後來全都進了精神病院！」

爸爸搖了搖頭。「凱蒂似乎更專注於她的......遊戲事業。我不確定她會感興趣。」

「那她為什麼簽了錄取同意書？」

「你在說什麼？她不可能簽的。這東西今天早上才剛寄到！」

但信函底部確實潦草地寫著簽名，用的是血紅色的墨水：「凱蒂『大塊頭』博爾克。」旁邊的日期則是用凱蒂那獨一無二、像雞爪扒過的字跡印上去的。

爸爸和媽媽整個早上都在仔細研究地獄高校寄來的資料。令他們驚訝的是，那本詳細介紹體罰方式的小冊子裡，大部分插圖中出現的那個體格魁梧的年輕女性，與凱蒂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凱蒂完成新攝影機的設置後（這台攝影機完美地凸顯了她的大腳丫和她那強壯亞馬遜女戰士般的身材），她測試了她的直播軟體，並排定了下一次直播：「這就是贏家的樣子！！！ [#凱蒂大塊頭]」。然後她再次檢查了設在浴室裡那台攝影機的角度。在凱蒂看來，YouTube和Twitch對於煽情內容的規定簡直是荒謬地保守，但她已經準備好了應對方案。在主直播中，她會挑逗性地踏進浴缸，同時小心地遮掩任何裸露。攝影機的低角度會拍到她肩膀和一些乳溝，但她確信可以避免

被主流平台封鎖。然後，她會鼓勵她的頭號粉絲們到內容審核不那麼嚴格的替代直播平台，觀看第二個更火辣的角度。

她無意間聽到父母正熱切地談論某所學校，不禁嗤之以鼻。「大概是另一所土氣的宗教學校吧！」

經過漫長的遊戲之夜，凱蒂打了個小盹，連身上那套髒兮兮、汗濕的舊衣服都沒換。她夢見了中學時期的甜蜜時光。凱蒂從不費心去記同學的名字，但她記得她給他們取的所有可愛綽號，像是「呆瓜二號」、「書呆子八號」，還有誰能忘了「笨瓜十三號」呢？

凱蒂在睡夢中微笑著，重溫了她當著整個辯論俱樂部的面，打笨瓜十三號光屁股的場景，然後命令俱樂部其他成員排隊等候他們的「回合」。在凱蒂在學校動員大會上對辯論俱樂部吹口哨騷擾，並從此給他們冠上「終極辯（變）士（態）」的綽號之後，校長曾提議讓凱蒂參加一個學期的辯論俱樂部，以幫助凱蒂學習欣賞辯論的價值！

果然，凱蒂愛死了辯論俱樂部！她第一天就建議將俱樂部正式更名為「終極辯（變）士（態）俱樂部」。那些書呆子們提出了抗議，但在凱蒂把他們每個人一個個打過屁股之後，提議便全數通過了。凱蒂贏得了辯論！

在凱蒂的夢中，她回味著笨瓜十三號滿臉粉刺、戴著眼鏡、牙套，跪著爬向凱蒂大塊頭，哀求她手下留情，別再打第二次的記憶。「你在反對更名之前就該想到這點！」凱蒂哈哈大笑，粗暴地將那書呆子拉過自己的膝蓋，扯下笨瓜十三號的裙子，露出一個瘦巴巴、正等著挨打的小屁股。在凱蒂的命令下，辯論俱樂部的其他成員都拿出手機，拍照錄影這場「辯論」，準備之後分享到辯論俱樂部的社群媒體帳號上。

「喂，數學俱樂部那個書呆子叫什麼來著？就是笨瓜十三號很喜歡的那個？啊，算了，我們就叫他書呆子二十三號吧。我想他會對你最近的『辯論表現』感興趣的。」

「不要！求求你不要給他看！我不想讓他看到我這個樣子！」笨瓜十三號哀嚎著，然後凱蒂拉起笨瓜十三號那條海綿寶寶主題內褲的腰帶，把它勒成緊繃的吊褲襠，並以更旺盛的精力繼續打屁股。通常，笨瓜十三號都穿著端莊的學生制服搭配過膝長襪。那晚，笨瓜十三號被迫只穿著她的過膝長襪跑回家。

作為懲罰，凱蒂被強制參加了一整天的修復式正義座談會，和笨瓜十三號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以便她們能和學校輔導員一起討論彼此的感受。第二天，社群媒體上流傳著笨瓜十三號被自己的內褲掛在男生更衣室裡的影片，屁股青一塊紫一塊，脖子上掛著一個紙牌，上面寫著：「打這個告密者的屁股！」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在辯論俱樂部抱怨凱蒂大塊頭了，因此校長得出結論，這次修復式正義座談會效果顯著！

睡夢中，凱蒂舔了舔嘴唇，重溫了那年她打笨瓜十三號屁股的所有時光。在凱蒂學校的所有書呆子中，笨瓜十三號獨享了獲得第二個、更酷綽號的榮譽：「小屁屁小姐！」

但這場夢有些不同。除了通常的場景（扒掉書呆子的褲子拍照、把書呆子用內褲掛在旗杆上、讓書呆子吃自己的內褲等等），凱蒂大塊頭發現自己變成了凱蒂大塊頭教授。她身穿黑色長袍，在她辦公室裡用板子、皮帶和藤條教訓學生。辦公室門外，一排哭泣的男孩女孩等待著輪到自己，看著每個學生從凱蒂大塊頭教授辦公室出來時，都嚎啕大哭，光裸、發燙、起水泡、瘀青的屁股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

這美夢持續不斷，當凱蒂醒來時，她打了個哈欠，伸了個懶腰。這真是她有史以來睡得最舒服的一次午覺！總有一天，等她靠直播成了百萬富翁，她應該買一所大學，這樣她就能任命自己為女校長，讓那個夢想成真！

凱蒂滾下床，看了看時鐘。「喔，見鬼！我睡過頭了！」距離她預定的直播時間只剩幾分鐘，凱蒂迅速啟動了她的遊戲，並最後一次檢查了她的耳機、麥克風和軟體。某個匿名觀眾已經留了一則評論：「來吧，大塊頭，給我們表演一下！」

「幹你娘！」凱蒂打字回覆，這是她對忠實粉絲們傳統的禮貌問候。「等我準備好了自然會給你們表演。」

她點擊了一個圖形廣告，宣傳達到1000名同時在線觀眾的「遊戲女孩泡泡浴」獎勵。她注意到自己已經延遲了一分多鐘還沒開始直播，考慮是否立即上線，但當她看到更多熱切的評論湧入時，一個邪惡的點子浮現腦海。「讓他們等！沒什麼比醞釀期待感更棒的了！」

純粹為了好玩，她對每個詢問直播何時開始的留言，都用不同的粗魯回覆。當她正在為她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打完一個極盡侮辱之能事的回應時，凱蒂大塊頭聽到了敲門聲。

媽媽甜美的聲音從門後傳來。「凱蒂，親愛的，我們有好消息要告訴你！」

凱蒂將手指懸在滑鼠上，準備等父母一停止煩她就點擊開始直播。當她轉頭面向房門時，凱蒂肥厚的手指比預期稍微用力地按下了滑鼠。在她轉開頭的同時，「你已上線！」的字樣無聲地出現在螢幕上，她大聲吼道：「我跟你們說過了，我在直播的時候不准吵！」

爸爸也插話道：「這件事非常重要，寶貝。我們需要談談你的新學校。這個夏天我們有些準備工作要做！」

凱蒂低吼了一聲。「又來了！我告訴過你們，我要當全職內容創作者！現在，閃邊去！」

凱蒂轉回螢幕前，但她沒注意到她已上線的通知。相反地，一則留言引起了她的注意：「你父母在那裡嗎？」

凱蒂心想，這問題真奇怪。但她快速打了個回應。「對啊他們在這裡。他們一直煩我。我要叫他們滾開然後開始直播。」

門外，爸爸清了清喉嚨，像是在給自己打氣。「凱蒂，我們需要你暫停直播，跟我們談談。我們真的很開心你找到了喜歡的學校，但我們需要討論一些新的家規，來幫助你在那裡取得成功……」

凱蒂瞇起眼睛，在椅子上轉過身來。她剛好錯過了那位留言者的回覆：「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聽起來人真好！」

「你們還在講那個遜斃的天堂高校嗎？我告訴過你們了，我寧可去地獄！」

「我們知道！」媽媽開心地回答。

凱蒂嘆了口氣。「隨便啦……進來吧，我想！」

媽媽和爸爸走了進來，跨過地上的空薯片袋和喝剩一半的能量飲料罐。凱蒂懶得站起來，但即使坐著，她的視線仍與父母齊平。媽媽一

隻手拿著一個沉重的行李袋，另一隻手拿著一個鮮紅色的信封。爸爸環視了一下房間的凌亂，然後清了清喉嚨。「凱蒂，首先我要恭喜你，靠全額獎學金進了你喜歡的學校！」

媽媽幾乎壓抑不住她少女般的興奮，從紅色信封裡抽出一份看起來很正式的文件，高高舉起。「我們為你感到驕傲！」

凱蒂眨了眨眼，然後仔細看了看那封信。「啥？我真的被某個學校錄取了？我從沒想過會這樣。」

她仔細端詳著頁面底部她自己的簽名。「怪了，我不記得我有簽過這個？一定是忘記了。」

爸爸伸出手想握手，但凱蒂沒理會，她開始翻閱學校的宣傳冊。讓她高興的是，她發現一張又一張學生被無情捉弄的照片。「哼，這學校看起來還挺酷的嘛，算不錯了。管他的！我就試試看吧！總之，我得開始直播了，滾出我的房間。」

爸爸終於放棄，放下了手。「關於這個，我們其實需要你暫時遠離電玩一段時間。我們希望你在新學校能有個好的開始，所以這裡的生活習慣必須做……一些改變。我們希望你能為嚴格的課程做好準備。」

凱蒂呻吟了一聲，往後靠在她的電競椅上，轉了一圈。她瞥見留言區冒出幾個新問題，迅速打了「稍安勿躁！」卻沒仔細看內容。然後凱蒂轉回來，處理這個打擾她行程的煩人插曲。「好啦。我有暑期作業要做？我整個夏天都在！我只要在開學前幾週開始弄就行了！」

「這比較是心態上的問題。你知道，自從你小時候，你媽媽和我就偏好溫和教養。但現在你要去一所用藤條的學校了，我們認為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給你更多的……紀律和規範。」

聽到「藤條」兩個字，凱蒂更仔細地審視了宣傳冊。「這上面說他們沒有那些老古板的傳統規矩。我在那裡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在媽媽的暗示下，爸爸繼續強調他的觀點。「是的，但顯然那裡的學生和教職員把體罰當作一種……建立社群感情的活動。打板子、捉弄人、耐力考驗，諸如此類的。我們想確保你能夠面對那種待遇。」

凱蒂打了個哈欠。「我想我能應付那些書呆子丟給我的任何東西。」

「是的，但我們也希望為了我們好，鼓勵你更有自律。凱蒂·博爾克，我們以前從未打過你，但你媽媽和我決定要開始打你屁股了。」

凱蒂嗤之以鼻。「……什麼？這是在開玩笑嗎？」

媽媽搖搖頭，滿臉笑容。「今天是妳人生新篇章的開始，會有更多的責任和當責。到夏天結束前，我們計畫讓妳變得懂事，準備好上大學！」

凱蒂挑釁地抬起她豐滿的臀部，自己打了幾下。「所以，你們要打我屁股，好讓我在學校夠『耐打』？哼！沒有你們幫忙，我自己也能打！」

爸爸對媽媽點了點頭，她從行李袋裡拿出另一個信封。「凱蒂，我們想先談談這張信用卡帳單。你未經我們允許就進行了好幾筆消費，而且你在我們明確要求不要再使用我們的信用卡後，還是買了這台攝影機。」

凱蒂哼了一聲，用大腳趾指向她最新的攝影機。「那之後我又買了兩台攝影機，不是一台，因為我需要！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爸爸的嘴唇顫抖著。「嗯，凱蒂，因為你違抗了我們，我們決定今天給你第一次打屁股。如果你是乖女孩，我們可以速戰速決。但如果你是壞女孩，我們準備好使用更嚴格的懲罰方式，按照你新學校紀律處分方案的建議。」

最後，凱蒂大塊頭站了起來，高高在上地俯視著她的父母。她考慮抓住他們倆的後頸把他們扔出去，但一個狡猾的點子浮現腦海。「你們知道嗎？來吧！儘管放馬過來！」

爸爸既寬慰又難以置信地搖了搖頭。「真的嗎？你會服從我的權威？」

他拖著腳步走向凱蒂的床，差點被她地板上散落的雜物絆倒，然後在她的床墊上坐下。

凱蒂隨意地抓了抓屁股。「當然我會。隨便你們要怎麼打我屁股！」

然後，她整個人撲到床上，重重地摔在她爸爸的腿上，發出「砰」的一聲巨響。

爸爸被撞得差點岔氣，臉都紫了。「噢！……很好。很抱歉我必須這麼做，凱蒂，但我要打你屁股了。勇敢點，躺好別動，很快就結束了！」

說完，博爾克先生一隻手臂環住凱蒂結實的背部，另一隻手高高舉起，然後狠狠地落在她緊身薄短褲的臀部上。

凱蒂感覺到那一下的聲響，繃緊了肩膀。讓她高興的是，她聽到爸爸因為自己手掌的刺痛而倒抽一口氣。凱蒂暗自竊笑。她會撐過去，等爸爸受不了的時候，她就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說地回去玩遊戲。就算是像爸爸這樣的笨蛋也該看得出來這完全是徒勞無功！

媽媽在凱蒂的電競椅上坐了下來，把行李袋放在腿上。「繼續吧，親愛的。就像握手一樣。第一印象一定要強而有力！」

凱蒂嗤笑一聲，但還沒等她想到一句尖酸刻薄的話，她的耳機裡傳來一陣輕微的嗡嗡聲。那是她獲得新訂閱者的通知聲。「讚啦！」凱蒂心想。

爸爸的第二下打在她屁股上，讓她吃了一驚。「噢！」凱蒂悶哼了一聲。她的耳機裡傳來兩個通知聲。「咦，大家一定很期待直播開始吧，」她心想。

與此同時，在網路上，凱蒂大塊頭的留言區正爆發一場激烈的爭論，討論這場最新的直播究竟是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她幾個最忠實的粉絲貼出了凱蒂其他直播平台的連結，而用戶名「#1大塊頭鐵粉」更吹噓說他為了以防萬一，把凱蒂大塊頭每一場直播都錄了螢幕，而他從沒看過這麼精彩的直播！

凱蒂大塊頭的臥室裡總共有7台HD攝影機，其中6台現在正處於啟動和錄製狀態。除了她的臉部攝影機（隨著打屁股的進行，它也提供了她短褲下豐臀的美妙視角）之外，她的「腳照傳送」攝影機則捕捉了她床上的低角度畫面。凱蒂還有兩台攝影機，主要用於她在電視上玩主機遊戲時，或是當她想在床上而不是在頂級電競椅上休息時拍攝。她最忠實的觀眾幫助凱蒂的父母購買了這些攝影機，甚至還提供了一些藝術角度的建議，確保無論凱蒂坐在房間的哪個位置，她始終在畫面中。另一台攝影機設在天花板上，提供鳥瞰視角（以及她坐在書桌

前時的乳溝），第六台被暱稱為「大腿粉碎機」的攝影機，則無論她是坐在電競椅上還是在床上，都能完美展示她的雙腿。通常，凱蒂會用她的直播軟體來突出她偏好的角度，根據需要在慶祝勝利或獎勵捐贈者時切換。捐款10美元或以上的訂閱者甚至可以選擇一個新的攝影機角度，有時甚至會引發那些偏好焦點在凱蒂屁股或凱蒂胸部的觀眾之間的競價戰（從今天開始，還有凱蒂的腳丫）！

第七台攝影機（也是凱蒂在她父母明確禁止後買的）放在她的床頭櫃上，等待著凱蒂達到1000名同時在線觀眾目標的那一刻。她已經設置好了藍牙連線，一旦達到目標，她就可以啟動這台攝影機，讓它成為Twitch和YouTube直播的主要攝影機。她的計畫是帶著這台攝影機走到浴室，預告首次「遊戲女孩泡泡浴」直播（當然，那會有兩台專用的攝影機）。她也看過一些惡作劇影片，內容是騷擾和威脅路人，然後才宣布「只是開玩笑啦，老兄！」她超想用這台新手持攝影機拍攝類似的內容。

由於她的每一台攝影機都有部分資金來自觀眾捐款，作為達成延伸目標的獎勵，凱蒂也用父母的信用卡註冊了自動雲端備份服務。所有攝影機都直接串流到雲端的備份資料夾，只有凱蒂本人……以及她在Patreon上的幾位贊助者可以存取。此外，凱蒂將各種攝影機角度同步串流到多個直播服務，希望能跨平台累積觀眾。

在她忠實粉絲的普遍認知中，凱蒂大塊頭擁有遊戲史上最昂貴、最細緻的設備之一！

對這一切毫不知情的博爾克先生，繼續用他軟弱無力的手腕，拍打他巨大女兒的碩大臀部。

慢慢地，非常非常緩慢地，他試圖加快拍打的節奏和強度。

而慢慢地，非常非常緩慢地，全球資訊網的用戶們開始注意到了這件事。

一位首次觀看的觀眾加入了直播聊天室，用戶名是「小屁屁小姐」。

「凱蒂大塊頭？是妳嗎？是我，笨瓜十三號！妳還記得我嗎？中學時期的！」

一些留言者歡迎了這位新觀眾，問她關於她奇怪的用戶名，以及她和凱蒂在學校的往事。笨瓜十三號打了幾個回答，然後她的目光被直播畫面吸引住了。「咦？這是什麼類型的遊戲直播？」

凱蒂大塊頭在感受到爸爸又打了十幾下後，做了個鬼臉。起初，她唯一擔心的是這會很無聊，但她得承認爸爸確實用心在打她屁股。她咬緊牙關，決心不讓自己發出任何聲音。

「試著多用點肩膀的力量，爸爸，」媽媽建議道。

爸爸試著把手舉高，落下的巴掌讓他滿意地看到女兒臀部的肉波紋蕩漾開來。「但我以為口號是『一切都在手腕』？」

媽媽點點頭。「他們是這麼說沒錯，但你還是應該用肩膀。然後用手腕在最後加一點勁道，像在擲板球一樣！」

當凱蒂大塊頭感覺到父親把肩膀和手腕的力量都用在下一記拍打上時，她哼了一聲，雙腳互相搓揉。她只要再撐久一點點就好了！

爸爸注意到凱蒂在搓揉雙腳。看著女兒趴在他腿上的景象，不知怎地讓他想起了小時候看的《搗蛋鬼米妮》漫畫。就像凱蒂一樣，米妮·搗蛋鬼總是在惹麻煩，但漫畫的結局通常是米妮被父母或老師按在膝蓋上打屁股作為笑點。

自從凱蒂兩歲時在超市大發脾氣，並因此吵贏了他之後，他就一直不知道該拿她怎麼辦。現在，有生以來第一次，他覺得自己明白了「凱蒂的父親」意味著什麼。當他用全力揮出下一掌時，他不禁心想，為什麼以前從沒想過試試這招。

凱蒂握緊又放開拳頭，指甲掐進了她凌亂未鋪床單的毯子裡。她相信自己努力一下，還是可以咬緊牙關，默默地承受她的第一次打屁股，但凱蒂越來越不耐煩了。當然，讓這件事繼續下去，直到爸爸像往常一樣在這場意志力的較量中認輸，會很有趣。但既然凱蒂確信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贏得這場意志力的較量，她決定不如現在就贏！

「噢！好啦！夠了，你表達夠了！」凱蒂嘶聲說道，她用力地把自己從爸爸腿上撐起來，輕易地卡住他的手腕，讓他沒辦法按住她。她不再

在乎她最初裝酷的計畫，用力地揉搓她發熱的臀部。讓她鬆了口氣的是，刺痛感已經開始消退。誰在乎他們知道被打屁股會痛？反正她又不會讓他們再有機會這麼做！

一時間，博爾克先生揉了揉他痠痛的手腕，在凱蒂大塊頭兇猛的目光下退縮了。他擔心凱蒂是不是要反過來打他！但媽媽搖了搖頭。「凱蒂，這場打屁股還沒結束。你不能想站起來就站起來，說結束就結束。爸爸告訴過妳，如果妳是乖女孩，很快就結束了。但現在，恐怕因為妳不服從，妳又給自己掙來了一頓打屁股！」

凱蒂翻了個白眼，然後轉身坐回她的電競椅上。一旦她開始玩遊戲，她可以把音量調大，淹沒這個無意義的干擾。「好啊！儘管把我按在你膝蓋上啊。我倒要看看你們……怎麼？試試看啊？」

她的書桌上，那封錄取通知書吸引了她的目光。桌上型電腦螢幕的光線似乎讓頁面底部血紅色的簽名散發著詭異的光芒。「本人同意遵守地獄高校的行為準則。——凱蒂『大塊頭』博爾克。」

媽媽動作迅速地解開凱蒂短褲的鈕扣和拉鍊，把它拉到凱蒂的膝蓋處，然後把凱蒂轉過去，讓她再次面對爸爸的腿，輕輕推著女兒向前。凱蒂感到她未刮除的腿毛都豎了起來，因為她沒能抓住短褲。好像她虛弱到無法抵抗！凱蒂往後偷瞄了一眼，發現自己今天穿的是她幸運的遊戲女孩內褲之一。她那條黃綠相間的棉質內褲上，用彩色粗體字印著「我說算！」的口號。口號下方是超級瑪利歐兄弟系列中的遊戲反派角色——庫巴王的圖片，也是凱蒂大塊頭兒時的偶像之一。

凱蒂大塊頭開始抗議，卻一個踉蹌，向前撲倒，正好又趴回爸爸的腿上。棉質布料危險地繃緊，因為凱蒂彎曲的豐臀被緊緊地繃在她父親的大腿上。「嘿！你們在做什麼？今天的打屁股結束了！」凱蒂愚蠢地大吼道。

凱蒂怒火中燒，雙手撐在床墊上，緊繃她結實的二頭肌想要把自己撐起來……但事情不對勁。彷彿爸爸在不知不覺間獲得了十個人的力氣。

凱蒂聽到拉鍊拉開的聲音，轉頭一看，媽媽正打開行李袋，拿出一個紅色的木製髮刷。作為噱頭，梳背用白色字母印著「保持冷靜，繼續前

進」的字樣。媽媽鼓勵地點了點頭，把它遞給爸爸。「如果第一次沒成功，就再試、再試，親愛的！」

「不，不，不！！！」凱蒂咆哮道。

「啪！啪！！啪！！！！」木製髮刷回應道。

「噢，噢，噢！！！」凱蒂應答道。

凱蒂怒氣沖沖地扭動掙扎，但徒勞無功。在凱蒂還沒來得及思考她處境的荒謬性之前，她聽到耳機裡響起一陣惱人的嗡嗡聲，與她臀部感受到的惱人灼熱感相呼應。

「更多訂閱者通知？但我從來沒有同時收到這麼多？」她心想，然後另一記打屁股讓她暫時忘記了她的遊戲事業。

「你覺得這樣能留下恰當的印象嗎？我真的為可憐的凱蒂感到難過，」爸爸一邊繼續打女兒的屁股，一邊不間斷地思索著。

「髮刷似乎確實有效。至少，從凱蒂的反應來看是這樣。希望這就足夠了，我們不必用到地獄高校建議的紀律處分措施清單中的進階技巧。凱蒂，你準備好當個乖女孩了嗎？」

「去你們兩個的！」凱蒂尖叫道，聲音不自覺地變得尖銳。她豎起雙手中指，這總能讓她的父母在討人厭的時候閉嘴。

「……喔，天哪。我很抱歉，凱蒂，」爸爸溫順地回答，輕輕拍了拍凱蒂的背，讓她起來。

凱蒂感覺到她的遊戲女孩內褲在她巨大、刺痛的小屁屁上緊繃磨擦，不禁嘶嘶作聲。「搞什麼鬼？你們最好他媽的給我道歉！」

當凱蒂喘口氣時，她感受到競爭型玩家的本能被啟動了。她的計畫成功了！當然，她的父母知道他們不能擺佈她。她比他們倆加起來還要高大！凱蒂準備要報復性地打她媽媽和爸爸的屁股，她捲起袖子，權威地指向她的床。她要讓他們兩個都知道這裡誰才是老大，直到她滿意為止！「好了，到此為止！現在輪到你們來嘗嘗真正的屁股開花了！你們兩個都脫光趴好。我要把你們兩個死玻璃打得又紅又痛。現在，把屁股翹出來！」

但當凱蒂轉身面對媽媽時，這個小個子女人用一隻手輕輕捏住女兒的臉，用拇指和手指緊緊夾住凱蒂的臉頰。「嘖嘖嘖，凱蒂·布爾克·博爾克。我們得改改你這張髒嘴！」

說著，媽媽從行李袋裡拿出一塊黃色的肥皂，舉起來給凱蒂看。凱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緊緊地抿住嘴唇。但不管凱蒂怎麼掙扎，都無法掙脫媽媽的掌握，彷彿她的臉被夾在虎鉗裡。媽媽嘆了口氣，鬆開手，緊緊地捏住凱蒂的鼻子。凱蒂屏住呼吸，無法抵抗地任由媽媽輕輕提起她的鼻子朝向空中，迫使凱蒂仰起頭。凱蒂用眼角餘光看到那塊黃色肥皂，感覺自己的臉逐漸發青。凱蒂喘了口氣，就在她吸氣時，媽媽把肥皂塞進她嘴裡，然後鬆開了她捏著凱蒂鼻子的手。凱蒂幾乎把整塊肥皂都吸了進去！

凱蒂眼睛刺痛，試圖把肥皂吐出來，但它牢牢地黏在她的舌頭上。「我這是怎麼了？我想乾嘔，但我吐不出來！」凱蒂心想，挫敗的淚水模糊了她的視線。

然後，她聽到外面傳來教堂的鐘聲。她轉頭看去，只見桌上那封地獄高校的信輕輕地飄動著，儘管窗戶緊閉，沒有風。頁面底部她的簽名似乎散發著火焰般的內在光芒。

終於，凱蒂總算看到了她桌上型電腦螢幕上的畫面。數十則留言出現在她的直播訊息串中……

不，不是幾十則，是幾十幾百則留言，每秒鐘都在螢幕上飛快地增加！她耳機裡的嗡嗡聲開始形成穩定的節奏。新訂閱者如潮水般湧入！

而螢幕上正映著她自己那張呆滯的臉。她在直播中！

凱蒂看到自己的雙腿在顫抖，短褲纏繞在膝蓋上，她那條庫巴內褲在鏡頭前一覽無遺。當凱蒂轉身想向母親解釋情況時，她感覺到肥皂泡沫沿著舌頭滴落，嗆得她說不出話來。

當媽媽扶著凱蒂的手肘引導她走向床邊時，爸爸調整了位置，坐在床的左側。媽媽一個優雅的轉身，毫不費力地將她巨人般的女兒彎腰按在床上。凱蒂發現自己被困在左邊的爸爸和右邊的媽媽之間。

彷彿凱蒂大塊頭不過是個玩具娃娃，而媽媽正打算和爸爸玩過家家——打她娃娃的屁股。「姆嗯嗯！唔噗噗噗！」凱蒂大塊頭口齒不清地說道，她的父母各自用腿夾住她的一條大腿，把她拉成大字型。

當他們的膝蓋將凱蒂的臀部抬高到一個緊繃的角度時，她回頭越過左肩瞥見電視上方攝影機的紅燈，並聽到耳機裡傳來通知聲，提醒她有一位直播觀眾剛剛進行了捐贈。她將頭轉向右邊，看到主攝影機切換到了聚焦在她床墊上的那台，這意味著她那條「我說算！」的內褲現在成為全場焦點，搶盡了風頭！

媽媽再次伸手進行李袋，拿出爸爸的一隻皮革拖鞋。「爸爸？拜託把木髮刷給我用一下。我正好有個武器適合你，我的鎧甲騎士！」

爸爸接過拖鞋，滿面笑容。「好建議。沒有你，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的賢內助！」

凱蒂眼角瞥見螢幕上發生的事情，全身緊繃起來。她看到爸爸和媽媽舉起手臂，但由於網路連線造成的延遲，他們還是成功地打了她個措手不及。凱蒂剛在直播上看到他們高舉「武器」，現實中的拍打就落下來了！充滿泡沫的肥皂水從凱蒂的唇間飛濺而出，伴隨著她的哀嚎，噴濺在她面前的牆壁上。

「爸爸，請趁女兒還在聽你說話的時候，跟她解釋一下地獄高校計畫的下一步！」

「謝謝你提醒我！凱蒂，我們不想這麼做的，但指導方針寫得很清楚，當一般形式的體罰證明無效時，應立即實施地獄高校紀律處分計畫中的進階技巧。既然你說你想去地獄，你媽媽和我會竭盡全力幫助你，不計一切代價！我們要讓你體驗地獄的滋味，這是我們的承諾！」

她的脾氣爆發了，凱蒂試圖尖叫出另一個F開頭的髒話，卻不小心吞進了一些肥皂泡。「幹……咳咳咳！！！」

爸爸回應的語氣，彷彿她禮貌地請他解釋這些新規定。「嗯，凱蒂，我想我們會從每個月的第一天開始，按照書上說的給你一次『定期常規維持性打屁股』。根據地獄高校的說法，這應該能幫助你記住在這個家裡你的地位，並鼓勵你順從我們的權威。你覺得這樣能讓妳守規矩嗎？」

凱蒂掙扎著，勉強從肥皂的阻礙中擠出一句毫無疑問是「不，去你媽的！」的話。

「哦，天哪。那我猜想，我們只好每週日給你一次維持性打屁股了。這樣夠了嗎？」

凱蒂用拳頭捶打床墊，就像她兩歲時爸爸不給她買任何想要的東西時那樣。這招過去總是奏效！她努力越過肥皂，試圖尖叫:「不！我要殺了你們這兩個王八蛋！」

爸爸聽出了「不」這個字，失望地嘆了口氣。他討厭看到自己的獨生女陷入如此深的痛苦，但看來他別無選擇。「好吧。既然如此，我們就需要每天給你一次定期常規維持性打屁股，每一天。如果你是乖女孩，那就是你當天唯一一次挨打。但我們也得因為你是個調皮的壞女孩而打你屁股。從現在開始，不服從、不尊重和不誠實都等於要挨打！」

凱蒂大塊頭的臉漲得通紅，她完全忘記了什麼尊嚴。「嗚嗚嗚嗚，停下來啊啊啊！！！」她用指甲刮著牆壁，想找個著力點，卻什麼也沒找到。然後她扭動臀部，想找個踩腳的地方，也沒找到。最後，她徒勞地揮動手臂拍打父母的背，並抬起雙腳想護住屁股，卻發現雙腿被壓在膝蓋處動彈不得。

爸爸和媽媽一起落下他們的第二組拍打，然後是第三、第四下。那條「我說算！」的內褲開始往上縮，給凱蒂來了個吊褲襠，暴露了她閃亮、粉紅的臀部曲線下方。在完美同步地進行了十組拍打之後，爸爸和媽媽進入了一種新的節奏，彼此輪流，穩定地一下、兩下、一下、兩下。這讓他們想起了他們一起跳的第一支浪漫華爾滋！

經過兩分鐘穩定的拍打，凱蒂已經被折騰成一個氣喘吁吁、泣不成聲的爛泥。庫巴的圖案早已消失，完全被凱蒂的臀溝吞噬，內褲越勒越高。她屁股上的粉紅印記已經加深到和那塊「保持冷靜，繼續前進」髮刷一樣愉快的紅色。

終於，打屁股停了下來，凱蒂發現自己虛弱得連抬起身子都辦不到。肥皂的刺鼻味道侵襲著她那一萬個味蕾，她感覺到濃稠的鼻涕和沾滿肥皂的口水從她臉上流下來。

然後，令她驚訝的是，她感覺到兩隻安慰的手。

爸爸拍了拍她的肩膀。「好了，好了，凱蒂，你的第一次打屁股結束了。」

媽媽在女兒的腰部畫著圓圈輕撫。「我們很抱歉必須這麼做！」

凱蒂極度想要站起來，卻感到雙腿發軟，但爸爸輕輕地扶她起來，讓她坐在自己腿上。雖然她比他高了好幾英尺，凱蒂卻莫名地想起了小時候坐在他腿上的快樂回憶，那時候她還沒開始因為他不買東西給她而怨恨他。「凱蒂，我們希望你知道，除非必要，我們絕不想打你。在地獄高校，你隨時隨地都可能因為任何原因受到像剛才那樣的打屁股。但在家裡，只要你是乖的，我們絕不會處罰你！……嗯，除了你的每日維持性打屁股之外。」

這些話的含義並沒有完全進入她的腦海，但凱蒂感受到了父親聲音中的溫暖。她感到……安全，被愛著！比她能記得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要強烈。她試圖說「我會乖乖的！」但由於肥皂還在她嘴裡，她只能說出：「喔……會……乖！」

媽媽輕輕地親了親凱蒂的額頭。「乖女孩！今天是你的新開始，凱蒂。我們要把過去的一切都拋在腦後。我們現在明白了，過去寵壞你是我們對不起你。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了。從今以後，我們要從頭開始，把你教好，凱蒂·布爾克·博爾克！」

凱蒂眨了眨眼。「把我教好？從頭開始？」她心想。

當爸爸輕輕地把她抱起來時，凱蒂感覺自己像個嬰兒，安全地在他懷裡，但有些不對勁。這不合理。爸爸不可能抱得動她！她不再是嬰兒了！

然後，她終於一口氣把所有事情串聯起來。她吐不出來的肥皂……父母異常的力量……那封錄取通知書！凱蒂大塊頭猛地抬起頭，伸手去拿那封信，卻看到爸爸抱著她走向臥室門口，信離她越來越遠。

頁面頂端的字跡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燃燒般的字跡：「下學期地獄高校見！」

「洗完澡後，我要讓你小睡一下，」媽媽輕聲說。

被她所看到的景象深深吸引的「小屁屁小姐」，也就是笨瓜十三號，叫了她的男朋友，書呆子二十三號。「親愛的？過來看看這個。你還記得凱蒂大塊頭嗎？」

「那個在整個中學時期折磨你的瘋子？她怎麼了？」

「我想她是在做直播，忘了關掉。現在她父母正在打她屁股。」

「活該。你為什麼要看她？她對你那麼壞！」

笨瓜十三號想起她受辱的回憶，臉紅了。「嗯，是啊，但如果她沒有把那支……我在辯論俱樂部輸給她的影片傳給你，你會知道我想約我出去嗎？」

書呆子二十三號聳了聳肩。「在她寄那些影片給我之前的幾個月，我就一直想約妳出去了。再說，這大概只是個宣傳噱頭。我敢打賭她一定在褲子裡塞了什麼筆記本之類的東西。」

「我不知道耶，看起來真的很真實。」

「這樣吧，不如讓我帶妳去吃午餐，讓妳忘了她？沒必要用點擊率和瀏覽量來獎勵像凱蒂大塊頭那樣的人！」

笨瓜十三號開心地笑了，很高興找到了一個愛她原本樣貌的人。「好啊，寶貝！我讓你帶我去！」

但在她關掉直播之前，笨瓜十三號看到了顯示凱蒂大塊頭離1000名同時在線觀眾還差多少的進度條，並想起了那個專門幫助霸凌受害者的私人Facebook社團。社團裡有一半的成員都是凱蒂大塊頭過去的受害者。她偷偷地瞄了一眼，確認沒人在看她後，複製了直播的連結，發佈在Facebook社團的貼文中。

「觸發警告：凱蒂大塊頭。大家好，我知道很多人因為凱蒂大塊頭在學校過得很辛苦，但我覺得這個會讓你們大多數人感興趣。看來凱蒂終於要改過自新了！」

笨瓜十三號心滿意足地深深嘆了口氣，寫下最後一則留言。「嘿，凱蒂！只是想告訴你，我已經原諒了你在中學時做的一切！書呆子二

十三號和我現在在一起了，這都要感謝你！祝你未來的人生一切順利！」

聽到書呆子二十三號在喊她的名字，笨瓜十三號縮小了顯示直播的視窗，去換衣服，準備和她夢中的男孩一起外出共度夜晚！

【第一部完】

凱蒂大塊頭挨打記

第二部：遊戲女孩洗澡時間

「叮！」凱蒂直播間傳來一則通知。凱蒂聽到一陣標準的喇叭聲和孩童歡呼的音效，因為她達到了1000名同時在線觀眾。她隱約看到直播中啟用了一個新的攝影機角度：遊戲女孩泡泡浴攝影機啟動了！

「那是什麼聲音？」爸爸問。

媽媽困惑地看著那套遊戲設備，搞不清楚哪個是哪個。「我想是凱蒂的遊戲男孩之類的東西吧？」

爸爸瞪大了眼睛。「噢！這提醒了我，凱蒂的遊戲權限被取消了。至少需要幾週時間來引導她完成新的計畫，但在那之前，不准使用螢幕！」

當爸爸輕輕地把凱蒂交給媽媽時，凱蒂試圖撲向她的桌上型電腦關掉直播，但媽媽卻把她抱在懷裡顛了顛，讓她靠在自己肩上，彷彿凱蒂還是個嬰兒。媽媽開玩笑似地在凱蒂的屁股上拍了一下。「真愛鬧！我想凱蒂不想讓你玩她的玩具，爸爸。」

爸爸點了點頭，他最小化了直播視窗但沒有關閉它。他還是不太清楚遊戲直播是什麼，但不管那是什麼，他想等他們幫助凱蒂完成地獄高校的預備懲罰計畫後，它應該還會在那裡等著凱蒂。「別擔心，凱蒂，我不會亂動你的任何電玩。我只是在這台電腦上安裝家長監護功能，直到你準備好再次使用電腦為止。」

媽媽在凱蒂臉頰上啄了一下，然後皺了皺鼻子。「我來幫你換上睡衣準備午睡……在你洗完泡泡浴之後！哎呀！你是個臭烘烘的小寶寶！對，你就是！爸爸，麻煩你把凱蒂舊的嬰兒床搬到育嬰房好嗎？我想它在車庫裡。」

凱蒂大塊頭髮出一聲哽咽的哀嚎，拼命想掙脫媽媽的懷抱，卻感覺到媽媽在她暴露的屁股蛋上重重拍了一下作為警告。「不准再鬧了！如果你在洗澡時搗蛋，我會把你從浴缸裡拉出來打屁股，你會一點都不喜歡的！打一個濕淋淋、滴著水的小屁屁，痛得要命！」

但凱蒂沒在聽。當媽媽開始放洗澡水，並毫不客氣地開始脫凱蒂的衣服時，這位曾經驕傲的霸氣媽咪遊戲女孩女強人結結巴巴、支支吾吾，但毫無用處。媽媽沒有察覺到那兩台隱藏攝影機，耐心地解釋拖延洗澡時間是沒用的。凱蒂大塊頭試圖用她巨大而有力的雙手遮住自己的裸體，但每當她遮住一個部位，就會想起另一個部位還露在外面。裸露可能會導致YouTube和Twitch立即封鎖！當她感覺到媽媽拉下她的內褲時，凱蒂抓住了機會，跳了起來，掙脫了褲子，撲向浴室梳妝台。只要她能拿到攝影機，她就可以手動關掉它們！

「噢，夠了！」媽媽低吼一聲，一把攬住凱蒂的腰，然後坐在馬桶上，把這個嚎叫的遊戲女孩按在自己的膝蓋上。凱蒂瘋狂地踢腿，撞飛了衛生紙架。衛生紙本身旋轉著落回地面，在媽媽的手掌拍上凱蒂左邊屁股蛋的前一刻，彈到了凱蒂右邊屁股蛋上。凱蒂猛力掙扎，嚎啕大哭，媽媽則打了十下清脆的拍打。凱蒂用手指抓著頭髮，準備承受另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打屁股。但幸運的是，媽媽停了下來。「洗澡時你會當個乖女孩嗎？還是你需要用洗澡刷來打屁股？」

凱蒂抬頭瞥了一眼那把長柄洗澡刷，她以前用過幾千次卻從未多想，此刻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它。現在，它看起來像一個邪惡、刻薄的打屁股工具。凱蒂搖了搖頭，透過肥皂哽咽著道歉，雙手合十像個祈禱的小天使。媽媽點了點頭，然後把手指伸進浴缸，確認水溫剛剛好。「乖女孩！現在，進浴缸去！我放了粉紅色的泡泡，讓洗澡更有趣！」

凱蒂咳出帶肥皂的口水，拼命想吐出肥皂向母親解釋情況。然後凱蒂嚇得僵住了。她真的想向媽媽承認她在浴室裡裝了攝影機嗎？萬一那又是另一樁該打屁股的罪行呢？

凱蒂知道兩台HD攝影機都對準了她，她站起來面向浴缸，全身顫抖。肯定至少有一台攝影機拍到了某個裸露的畫面。靈光一閃，她意識到如果她徹底暴露自己，也許能迫使YouTube和Twitch立即關閉直播。但那將是她職業遊戲玩家生涯的終結！而且誰知道這招有沒有用？即使有用，也不會影響到那些未經審查平台上的同步直播！

是該等洗完澡後再手動關閉直播比較好嗎？她的忠實觀眾會相信這一切只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嗎？凱蒂驚恐地發現，她不知道哪種情況更糟。

媽媽嘖了兩聲，同時在女兒鮮紅的屁股蛋上快速拍了兩下作為愛的小提醒。「嘖嘖，凱蒂。進浴缸去。」

瞥了一眼洗澡刷，凱蒂做出了決定。此刻，被洗澡刷打屁股的恐懼驅散了她心中所有的其他憂慮。

凱蒂大塊頭小心翼翼地爬進浴缸，讓自己坐進溫水中。水溫恰到好處，媽媽已經放了會冒出泡泡的粉紅色浴球，把水染成了愉快的粉紅色。媽媽用絲瓜絡輕輕地將溫水淋在凱蒂的背上，然後檢查了浴缸。「乖女孩！現在，我把肥皂放哪去了？噢，當然，我真糊塗！」

噗的一聲，媽媽把肥皂從凱蒂嘴裡抽了出來。凱蒂作嘔，盡可能地吐出殘留的肥皂。突然，她想起自己又能說話了。「那......那攝影機！」

媽媽嘖了嘖舌，把洗髮精抹在凱蒂的頭髮上。「嘖嘖！還在為沒經過允許就買那些玩具感到內疚嗎？別擔心，我們已經為此打過你屁股了！現在，閉上眼睛，免得洗髮精跑進眼睛裡！」

但凱蒂瞪大了眼睛，指向那兩台攝影機，一台巧妙地藏在藥櫃裡，另一台在她正上方連接著蓮蓬頭。然後凱蒂想起父母並沒有同意她這樣做，便把雙手伸進水裡摀住屁股，心想這會不會被視為另一樁該打屁股的過錯。「不！你得關掉——我是說，讓我來！我想自己洗！你可以出去了！」

但當凱蒂仰頭時，兩滴洗髮精順勢滴落，流進了她睜開的眼睛裡。世界頓時陷入黑暗和跳動的光點，凱蒂閉上眼瞼，但為時已晚。「哇啊啊！好刺眼！」

媽媽迅速打開蓮蓬頭，拉下噴頭幫凱蒂沖掉洗髮精。「噢，不！可憐的寶貝！我確實警告過你要閉上眼睛，現在你知道原因了吧。但別擔心。我們會把它沖乾淨的！」

凱蒂搖了搖頭，眨著眼睛逼回淚水，然後開始潑水，憤怒地拍打水面。如果凱蒂是薛西斯一世，她大概也會順便下令波斯軍隊鞭打赫勒斯滂海的海水。

媽媽擋住了飛濺而來的水花。「凱蒂·布爾克·博爾克！你馬上停止潑水！」

「不！我不要！」凱蒂尖叫道，同時踢起了一陣浪潮。但當她疼痛的臀部壓在浴缸的陶瓷表面時，凱蒂發出一聲尖叫，然後掙扎著爬過浴缸邊緣。

「小心，凱蒂！浴缸很滑！」媽媽大喊。

「不！聽我說！」凱蒂嚎叫著，卻不聽母親的話。「出去！我得——」凱蒂感到雙腳在浴缸底部打滑，整個人向前衝去。

幸運的是，媽媽在凱蒂受傷之前攬住了她的腰。

不幸的是，媽媽接著把凱蒂彎腰按在浴缸邊緣，用空著的左手開始拍打凱蒂濕淋淋的屁股。「凱蒂·布爾克·博爾克小姐！這種行為不可接受。你差點摔斷脖子。我無法忍受你受傷的想法……所以我只好再打你一次！」

透過主攝影機，YouTube和Twitch上的觀眾完美地看到了凱蒂驚恐的臉和背部，以及她高高翹起的臀部最上緣的一瞥。她幾位忠實的Patreon支持者打開了新分頁，找到凱蒂秘密「火辣」帳號的連結，在那裡，蓮蓬頭攝影機捕捉到了完整的滿月畫面。水滴優雅地飛濺，媽媽每一下扎實的拍打都伴隨著水花。

隨著她的遊戲玩家怒火高漲，凱蒂大塊頭忘記了她從上一次打屁股中學到的一切。「噢！你他媽的閉嘴然後——噢！幹！……聽我說，你這個——噢！噢嗚！你這個蠢——」

在凱蒂說出最後一句髒話之前，媽媽又把肥皂塞了回去。「咬住，凱蒂，如果你把肥皂掉出來，你會再挨一頓打！」

凱蒂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力量開始將肥皂壓向她的舌頭，她趕緊吐了出來。凱蒂氣得嗆住，站直了她那高大的身軀，冒著泡泡的水沿著她結實的肌肉流下。她的六塊腹肌閃閃發光，小腿和大腿閃耀著光澤，當她伸出粗壯的雙手伸向母親時，眼中燃燒著怒火。「不！今天唯一要挨打的是你！看你喜不喜歡！我要把你的皮扒下來！」

抬頭看著她巨人般的女兒，媽媽笑了笑，「別傻了，寶貝。你不能打我！我是你媽媽！」

凱蒂的雙手僵住了，在距離媽媽喉嚨一英寸的地方顫抖著。彷彿媽媽的話語是一個魔法咒語。「你......你不能打我！」凱蒂嗚咽著，希望說出這些魔法字眼能讓它成真。

媽媽搖了搖頭。「我當然可以打你，凱蒂。畢竟，我是你媽媽！但我不打算跟你打架。如果必要的話，我不怕把你按在我膝蓋上，但我希望你能聽話服從，特別是在洗澡的時候。現在，我得額外打你幾下屁股，但如果你保證會當個乖女孩，我保證很快就會結束！」

凱蒂有意識地察覺到某種地獄般的力量在起作用。她不想服從！她想打她媽媽！但她也不想再挨打，而凱蒂想要什麼已經不重要了。

她的膝蓋打顫，凱蒂的雙手飛快地摀住屁股。眼睛還因為洗髮精而刺痛，凱蒂大塊頭感覺到兩滴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沉重地掛在她的下眼瞼上。「拜......拜託，不要打屁屁，媽媽！」

媽媽輕輕握住凱蒂巨大的雙手，把它們往前拉，小心翼翼地引導凱蒂回到原位。「但你需要被打屁股，凱蒂·布爾克·博爾克。現在，當個乖女孩，像剛才一樣趴在浴缸邊緣。屁股翹高！」

凱蒂感覺到她的身體在服從，即使她的心在尖叫著要違抗。那兩滴淚水終於屈服於重力，順著臉頰滑落。她的眼睛仍在刺痛。

媽媽試探性地拍了幾下凱蒂的屁股，然後拿起了木製洗澡刷。

凱蒂感覺到一聲輕柔的嗚咽從唇間逸出。「不——！不要洗澡刷！」

「是的，凱蒂，洗澡刷，但別擔心，我還不會馬上用它。等我們完成你的第一次打屁股再說！」

凱蒂感到一陣寒意，最後幾滴溫水順著她的臉滴落到地板上的毛巾上。「......第一次打屁股？」

媽媽沒有解釋，用左手在凱蒂顫抖、濕潤的屁股上打了十下清脆的拍打。「好了！這是處罰你在浴缸裡潑水！而這個......」媽媽又打了十下，然後補充道:「是處罰你在洗澡時間結束前試圖爬出浴缸。而這個，是處罰你在第一次打屁股時站起來......」

又是十下。凱蒂拼命想硬撐，她嗚咽著，雙腳在浴缸水中踢動。她感覺到一股水花濺到屁股上，然後媽媽打了兩下清脆的拍打作為警告。「不准在浴缸裡踢水！」

凱蒂全身緊繃，壓住雙腳，害怕因為更多潑水而受到更多處罰。果然，媽媽又打了八下，湊成另一組十下。「幹——！」凱蒂嘶聲道。

「噢！這提醒了我！這是處罰你使用下流的髒話！」媽媽拿起肥皂，放在凱蒂面前，然後又打了十下。凱蒂控制住想扭動的衝動，但也感覺到洗澡水在她的下臀部晃動，波浪險些溢出浴缸邊緣。

凱蒂低下頭，靠在毛巾上，嗚咽著。「噢嗚嗚！」

媽媽鼓勵地拍了拍凱蒂的屁股。「好了！現在我已經為你小小的不當行為處罰了你，我們可以討論你的第二次打屁股了！」

凱蒂聳起肩膀，終於想起了面前的洗澡刷。「但你說過如果我當乖女孩，就不會再挨打了！我現在很乖！」

媽媽嘆了口氣，拍了拍凱蒂的背。「不，凱蒂，我說的是如果你聽話，很快就會結束。但我必須給你第二次打屁股，以確保你永遠、永遠不會在洗澡時再搗蛋。你的不服從讓自己陷入了嚴重的危險！光憑這一點就值得用洗澡刷好好痛打一頓。但首先……」

媽媽越過凱蒂的背拿起蓮蓬頭，打開熱水，小心地沖洗凱蒂翹起的臀部。「我要確保你的小屁屁剛被浸濕，滴著水。這樣才是真正的洗澡打屁股！」

凱蒂張嘴想反駁，但當她感覺到溫暖舒適的水流時，聲音漸弱。「但……但是？」

媽媽等到看見凱蒂的皮膚開始冒出蒸氣，然後關掉了蓮蓬頭。凱蒂的頭沉到地板上柔軟蓬鬆的毛巾上，她把嘴唇貼在上面，享受著這種感覺。「嗯嗯！」

然後媽媽用洗澡刷揮出了第一擊，打在凱蒂的左邊屁股蛋上，在已經灼熱發紅的皮膚上留下了一道紅紫色的痕跡。凱蒂大塊頭一點都不喜歡這種感覺！

「咿呦喔喔喔！！」她嚎叫著，反射性地把腿和肚子緊緊貼在浴缸邊緣，這反而讓她的臀部翹得更高，然後第二擊落在她的右邊屁股蛋上，留下一個對稱的橢圓形腫痕。

「吼喔哇！！！」凱蒂感到頭暈目眩，努力呼吸，第一道腫痕的殘留痛感與第二下拍打的新鮮疼痛交戰著。

媽媽滿意地看到凱蒂準備好當個乖女孩，或者至少願意努力，她默默地舉起洗澡刷，知道這是她莊嚴的母親職責，並決心讓這最後一課比之前所有的打屁股加起來更嚴厲。她就是太愛凱蒂了！

前兩下的劇烈疼痛誘使凱蒂想再次逃跑，而害怕再換來一頓打的恐懼則讓她待在原地。浴缸裡的水嘩啦作響，幾滴水濺到了邊緣。「拜……拜託，媽媽！夠了！我不……不會再犯了！我……我發誓！」

但媽媽只是伸手進浴缸，拔掉了塞子。凱蒂感覺到微溫的水慢慢流走，搔著她的皮膚。排水管的輕柔聲音與洗澡刷下一次爆炸性的劈啪聲形成對比，還有凱蒂同樣爆炸性的尖叫。

又挨了兩下後，凱蒂的聲音破了，她的喊叫不再像勇敢的亞馬遜女戰士的戰吼，更像是受驚小女孩破碎的哀號。

凱蒂感到新的淚水湧上眼眶，她做了最後的努力，抿緊嘴唇想壓住尖叫聲。媽媽又打了五下，總數達到十下，正好水位降到凱蒂的小腿處。凱蒂試圖吞下她最後的尖叫，但抿緊嘴唇只是稍稍壓低了聲音。

想起媽媽總是以十下為一組，凱蒂終於讓自己顫抖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媽媽打下了第十一下。凱蒂像小狗一樣尖叫。「啊哇？」

就在凱蒂開始理性地意識到打屁股還沒結束時，第十二下落下，她的求饒聲變成了尖叫和喘息。「不要再打了，媽媽——！哇啊啊啊！嘿！呼！」

在打下第十三下之後，媽媽逐漸加快了拍打的節奏，以至於到最後凱蒂被折騰成一個嚎啕大哭、顫抖不止的爛泥。第二十下落下時，最後一滴洗澡水咕嚕作響地流入排水管，完美地配合著凱蒂的啜泣和呻吟。

凱蒂顫抖著，被打敗了，癱在那裡，除了「正在被打屁股」這個事實之外，她無法理智地思考任何事。所有關於直播的念頭早已煙消雲散。媽媽輕輕地抬起凱蒂的頭。凱蒂隱約感覺到肥皂抵在她的嘴唇上，便順從地張開嘴接受它，苦味侵襲她的舌頭，她做了個鬼臉，嗚咽著。媽媽幫她坐回浴缸裡，當她幾乎變成紫色的屁股碰到浴缸涼爽的表面時，凱蒂瑟縮了一下，把重量放在手和腳上。

媽媽再次打開蓮蓬頭的水，開始沖洗凱蒂的頭髮。「好了，好了，寶貝。讓我們把剩下的洗髮精沖掉。」

當眼睛持續的刺痛感讓她暫時忘卻屁股持續的刺痛感時，凱蒂很想抽身，把頭伸到水龍頭下自己沖掉洗髮精。

當她小心翼翼地試圖坐下時，凱蒂確信她的下臀部已經瘀青了。刺痛消退為麻木的疼痛，但每當她試圖把全身重量放在屁股上時，她就會感到臀部深處像針刺一樣。但被痛打的記憶讓她維持坐姿。畢竟，只要屁股壓在浴缸表面，媽媽就打不到了。

當溫水淋在她身上時，凱蒂向後仰頭，讓媽媽安撫她。浴缸水已經排乾，凱蒂感覺涼爽，除了幾個被溫水快樂地濺到的地方。凱蒂幾乎沒注意到媽媽抽出了肥皂，托起她的下巴。「吐掉，」媽媽命令道。凱蒂照做了，咳出覆蓋整張嘴的濃厚肥皂膜。即使她用溫水漱口後，味道仍然殘留。但凱蒂終於感到解脫。

媽媽關掉蓮蓬頭，坐在馬桶上，開玩笑地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好了，這樣不是好多了嗎？現在，我只需要給你你的提醒性打屁股。然後你的洗澡時間就結束了！」

凱蒂全身緊繃，血液冰冷。「提……提醒性打屁股？那是為了什麼？」

媽媽嘆了口氣，好像她早熟的女兒問了一個可愛又簡單的問題。「當然是為了提醒你下次我幫你洗澡時別再搗蛋啦！不然提醒性打屁股還能是什麼？」

凱蒂咳出更多濃稠的肥皂痰。「但是……咳咳……但是你已經為此打過我了！」

「當然。那是你的懲罰性打屁股。那是為了處罰你調皮。但提醒性打屁股完全不同。它是為了提醒你下次要做得更好。」

凱蒂頭腦清醒了些，感到怒火上漲，灼燒她屁股的熾熱與冰凍她心臟的寒意對抗著。「但你說過很快就會結束！你他——」凱蒂在叫她媽媽「他媽的騙子」之前被肥皂嗆到了。轉念一想，凱蒂決定避免使用髒話來表達她的論點。「咳！我是說，你解釋過如果我乖乖的，就不會再挨打了，對吧？這不就是我應該聽話的全部理由嗎？」

媽媽搖了搖頭。「不，凱蒂，親愛的。你誤會了。首先，僅僅為了避免打屁股而服從是不夠的。你應該因為想當個乖女孩而服從。而我知道你想，不是嗎？」

凱蒂感覺到拳頭握緊了，但就在她可以用雙手中指比出髒話之前，她屁股上的刺痛感加劇了，呼應著她良心的刺痛。雖然她從不喜歡承認，即使對自己也不願承認，但凱蒂內心有一部分一直希望有人能站出來反對她，遲早的事。凱蒂缺乏足夠的自我意識來將她內心的希望化為言語，但出於某種原因，在網路上霸凌那些可悲的孤獨者和舔狗並不像她想像的那麼有趣。

媽媽把凱蒂的沉默當作是默認，拍了拍她的頭。「你當然想！我從你臉上看得一清二楚！你不是壞女孩。你只是需要一點提醒，幫助你回到正確的道路上。其次，如果你重新閱讀地獄高校學生的行為準則和紀律手冊，你會看到『懲罰性打屁股』和『提醒性打屁股』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工具。我相信你還記得第六章到第九章，總結了各種類型和應用的打屁股。僅僅因為它們都涉及『打屁股』，並不代表它們是同一回事！」

凱蒂聽到紀律手冊時臉色發白，她猜那一定就是她隨手翻過的那本書。媽媽以為她在簽署錄取同意書之前已經仔細讀過了。但凱蒂驚恐地意識到，她不僅沒讀過任何此類材料，她甚至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簽過那封信。「一定是因為我說了我寧可去地獄！不，不可能這麼簡單，對吧？」她想。她試圖張嘴求救，但彷彿有一團地獄之火已經從下方搔癢著她。

如果她的屁股能說話，凱蒂確信它會說：「永遠別讓你的嘴簽下一張你的屁股兌現不了的支票，親愛的。」

媽媽再次拍了拍大腿，更加堅持，完全沒有注意到女兒對自己不朽靈魂（以及她凡間的屁股）狀態的內心掙扎。「好了，凱蒂。你簽了地獄高

校的行為準則表格，所以你知道接下來是什麼。你準備好接受你的提醒性打屁股了嗎？」

凱蒂的嘴唇顫抖著。「這……這是我最後一次挨打嗎？」

媽媽咯咯笑了。「當然不是，傻孩子。但這是你洗澡時間的最後一次挨打……今天的。」在凱蒂能抗議之前，媽媽開始用手指數著。「讓我想想，還有你的睡前打屁股，今晚我們哄你睡覺前，爸爸會給你。還有洗澡時的提醒性打屁股，每次洗澡都要，為期一週。」

凱蒂恐懼地瞪大了眼睛，但媽媽以為這只表示女兒正專心聆聽。很高興看到凱蒂在注意聽，媽媽哼著歌，努力回憶她最初研究紀律手冊時記得的內容。「嗯，我記不太清楚我應該在洗澡前還是洗澡後給你提醒性打屁股。也許兩者都要？我得查一下。但不管怎樣，只要你當個乖女孩，整週洗澡時都不搗蛋，那就算結束了！」

凱蒂張著嘴，然後才找到舌頭。「如……如果我違抗會怎樣？」

媽媽的笑容消失了。「那我就得因為你的違抗再給你一次懲罰性打屁股，以及另一次提醒性打屁股來教你別違抗。然後我還得告訴你爸爸今晚再給你一次睡前打屁股。當然，我每次給你提醒性打屁股時，都得重複提醒性打屁股來提醒你服從，以提醒你別在浴缸裡潑水。但我真的不想那樣。我討厭必須打你，凱蒂。這讓我比讓你更難受。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那樣，就過來坐在媽咪腿上。別再拖了。」

凱蒂感覺到她的屁股蛋緊縮，肛門收緊。這意味著任何輕微的不當行為都會讓她至少挨三頓打，而且她甚至不知道行為準則裡列了多少種該打屁股的過錯。更糟的是，每一次反抗和不服從都會使打屁股的次數成倍增加。凱蒂數學不好，但即使是她也能算出這很快會讓她永遠無法舒適地坐下。「是的，媽媽，我會聽話！」

凱蒂猛地站起來，然後想起攝影機，偷偷地遮住自己，然後又想起如果她太快爬出浴缸，可能會因為在浴缸裡不小心而被處罰，然後又想起如果她太慢爬出浴缸，可能會因為服從遲緩而被處罰。最後，她完全忘記了攝影機。

就在凱蒂最後一隻腳踏出浴缸時，媽媽舉起了一隻手。「等等，我把洗澡刷放哪去了？」

凱蒂看到洗澡刷掛在浴缸旁的掛鉤上，就在媽媽放的地方，她嚇得毛髮直豎。在凱蒂被引入美妙的打屁股世界之前，她常說媽媽如果腦袋不是長在肩膀上，肯定會「忘了她他媽的頭」。她內心一部分希望媽媽永遠找不到那把可怕的刷子，但凱蒂看到她顫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動了。「就在那裡，媽咪。」

媽媽笑了。「噢，老天，當然，我就放在那裡。我真糊塗！有時候我想如果我的腦袋不是長在肩膀上，我連自己的頭都會忘記。謝謝你提醒我，凱特。你一定很難受，明明知道我要用那把洗澡刷再次把你屁股打出水泡，尤其它已經又紅又痛了！你看？一次好的打屁股就是你需要的，鼓勵你成為一個甜美、順從的小女孩。我一直都知道你是個乖女孩……在心底！」

凱蒂大塊頭的屁股此刻確實感覺被打得很「好」，但凱蒂還不想當個乖女孩。此刻，凱蒂正生動地想像著她想抓住母親的手臂，把她按在膝蓋上，當場把她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但行為準則那地獄般的字句似乎灼燒著凱蒂的腦海。她害怕一開口就會罵她媽媽，所以選擇咕噥著點頭。「嗯哼。」

媽媽像小狗狗一樣歪著頭。「真是個勇敢的女孩！乖，幫我把洗澡刷拿來。」

凱蒂怒氣沖沖地從掛鉤上抓起洗澡刷，粗魯地遞出去。「快點做完！」

但媽媽只是舉起一隻手，把女兒的手合攏在長柄上。「不不，傻孩子！提醒性打屁股的重點在於我們討論你的行為，幫助你反思過去做錯了什麼，以及未來如何做得更好。除非你想在提醒性打屁股之前，再來一次額外的懲罰性打屁股？」

凱蒂抓緊刷子，像新兵一樣挺直身體。「不！不要再打屁股了……拜託？」

媽媽咯咯笑了。「嗯，恐怕你的未來還會有更多打屁股，而且很多，但我今天可以多多少少饒過你的屁股一次。現在，讓我想想能不能記起那些有用的提醒性打屁股施行技巧……啊，對了！在我們開始之前，凱蒂，我要你把刷子舉在你面前。」

凱蒂困惑地舉起刷子，像個穴居女人握著棍棒，但媽媽搖了搖頭。「不是那樣。要更有淑女風範。像這樣。」

媽媽手心朝上示範，凱蒂猶豫地模仿了這個姿勢。洗澡刷在她手中感覺很輕。凱蒂的屁股因為最近一次被打的記憶而抽搐。

媽媽點了點頭，彷彿在同意凱蒂無聲的想法。「對了！這就是禮貌地把打屁股工具交給你的管教者的方式。想像你自己是位公主，把一把魔法劍交給你的白馬王子。只是他不是要拿它去痛扁一條可怕的龍，而是要打你的小屁屁。接下來，好好仔細看看那把洗澡刷。感受它在你手中的重量……來吧！」

當凱蒂低頭看向刷子時，它突然變得更重了，她將它與不久前感受到的那些猛烈、沉重的拍打聯繫起來。

媽媽揮了揮手，彷彿只是邀請凱蒂對這把木刷的工藝發表意見。「你還記得那把刷子同樣的重量，當它狠狠砸在你調皮的小屁股上時是什麼感覺嗎？」

在憤怒中，凱蒂想咆哮：「我他媽的當然記得！不然你以為呢？」但她選擇說：「記得？」

媽媽像貓一樣笑了。「我敢打賭你記得！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你做錯了什麼。」

凱蒂翻了個白眼。多蠢的問題。「我在浴缸裡潑水，然後我試圖爬出浴缸，然後我在第一次打屁股時站起來了。」

媽媽點了點頭。「那你喜歡被打屁股嗎，年輕的小姐？」

凱蒂顫抖著，刷子在她手中似乎變得難以承受地沉重。她完全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而且知道她無能為力阻止。她知道她的屁股因為上次的打屁股而在尖叫抗議，她知道她手中這可怕、糟糕的東西會讓她更痛。她知道她可以用裸手折斷這邪惡的洗澡刷，但她也知道那樣做只會讓一切變得更糟。凱蒂不知道，但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她感受到了她過去作為霸凌者時，她的受害者們所感受到的感覺。淚水湧上眼眶。凱蒂並不為她那些年的霸凌行為感到抱歉，但此刻她確實為自己感到難過。「……不喜歡？」

媽媽雙手抱胸。「那你為什麼要那麼做，凱蒂？」

凱蒂低下頭。「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凱蒂。你還記得當你在浴缸裡站起來時，你對我說過什麼嗎？」

凱蒂穩住她顫抖的雙手，不想知道如果她掉了刷子會發生什麼事。她當然記得她威脅要打媽媽，因為凱蒂現在仍然想打她媽媽。「我……我不記得……」

媽媽皺著眉頭，歪著頭。「不准說謊，小姑娘！除非你想在我們從頭開始這場對話之前再挨一頓打，否則就說實話。」

凱蒂皺起臉，兩滴淚水順著臉頰滑落。「我說……我說我想打你屁股，媽咪！」

媽媽搖了搖頭。「沒錯。但你看，凱蒂，你不能打我，不管你多想打我。我是你媽媽。而因為我是你媽媽，不管我多不想打你，恐怕我都必須打你。」

凱蒂的淚水自由地流下，她的鼻子開始抽噎，呼吸困難。「噢，求求你不要打我，媽媽！拜——託！」

媽媽用左手伸到女兒身後，在她右邊屁股蛋上快速拍了一下，力道剛好讓它晃動彈跳。「不准這樣。我很快就會給你理由哭的。現在，凱蒂，恐怕就是那種態度讓你現在陷入這麼大的麻煩。是的，你在浴缸裡搗蛋，那是你該被打屁股的原因。但你為什麼這麼做，是遠更嚴重的問題。當我打你屁股時，我要你記住你那愚蠢的小威脅，說要打我。我要你記住，你想打我的原因，正是我必須打你的原因。為了提醒你這裡誰是老大。」

透過塞住的鼻子抽著鼻子，凱蒂時而點頭時而搖頭。「我知道誰是老大！你是老大！你不用打——」

「不行。不要插嘴。」

凱蒂啪地閉上嘴。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服從。只要她完全服從，媽媽就會看到她現在是個乖女孩了，也許，只是也許，媽媽會決定她畢竟不

需要再挨一頓打。媽媽讓沉默持續了一會兒，當她確定女兒在聽時，繼續開心地說：「最後，凱蒂，我們必須討論對你的行為來說，什麼是公平的懲罰。我相信你還記得，與懲罰性打屁股不同——後者通常根據罪行的嚴重程度有固定的次數——提醒性打屁股可以短得多，或長得多，由管教者自行決定。」

凱蒂跟著點頭，好像她完全知道媽媽在說什麼。

媽媽開始用手指數著。「例如，我可以給你更長時間的打屁股，只用我的手，饒過你洗澡刷。或者，我可以饒過你用手打，給你更短時間的只使用洗澡刷打屁股。」

凱蒂的腦子飛快地尋找逃跑路線。「沒有其他選擇嗎？」

媽媽睜大了眼睛，然後重新數了數她的手指。「當然有！我忘了第三個選項。對於提醒性打屁股，三個選擇是：僅用手、僅用工具、或者你兩者都不選。相反地——」

「兩者都不選！」凱蒂大喊。她確信那是類似罰抄寫字或做額外家務之類的。凱蒂不在乎那是什麼，只要能逃離這個可怕、糟糕、糟透了的泡泡浴。

媽媽倒吸一口氣。「凱蒂？你確定嗎？如果我是你，我會選擇用手打，但——」

凱蒂用腳跟上下跳動。浴缸的蒸汽模糊了鏡子，她感覺自己被困在桑拿房裡，但當她冒出冷汗時，她看到了逃脫的機會。「選項三！」

媽媽笑了。「我真為你驕傲，凱蒂。你本來可以選擇快速打屁股作為捷徑，但顯然你準備好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了。」

凱蒂點了點頭，但就在她即將扔掉那把可怕的刷子時，她發現自己做不到。即使她的手臂因為穩穩握著刷子而痠痛，她的手掌卻像黏在刷柄上一樣，刷子懸在半空中動彈不得。她似乎看到地獄般的火焰吞噬著刷子，確信它們正在灼燒她的雙手。當抽離火焰的本能湧上心頭時，凱蒂試圖吸一口氣，卻發現塞住的鼻子堵死了。

媽媽沒有注意到女兒的困境，伸出手要接過刷子。「既然如此，我每次洗澡時都會給你一次長時間的手打屁股，以及更長時間的洗澡刷拍

打。這將作為你坐在浴缸裡時守規矩的提醒。現在，凱蒂，把刷子給我。」

當凱蒂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事時，她以為洗澡刷的地獄力量會啟動，迫使她乖乖交出刷子接受打屁股。但當刷子周圍的火焰似乎融化了她的手掌皮膚時，凱蒂意識到事情不是這樣的。刷子不會強迫她做任何事。沒有其他選擇可做，但她仍然必須自由地選擇接受打屁股。當她在腦中無聲地尖叫「不！」時，凱蒂輕輕地把刷子放進媽媽張開的手掌中。

媽媽開玩笑似地在手掌中掂了掂洗澡刷，期待地看著凱蒂。當沉默變得尷尬時，媽媽挑起眉毛，把洗澡刷放在一旁洗手台上觸手可及的地方。「凱蒂，記得禮貌。當要接受提醒性打屁股時，你該說什麼？」

「呃……什麼？」

「你不記得了嗎？關於提醒性打屁股的那一章討論了禮貌地請求處罰的方式。你讀過的，對吧？」

「嗯嗯！」凱蒂反射性地撒謊。在她撒謊的那一刻，她感到瘀青屁股上的鈍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不自然的灼熱刺癢。「噢！但是……你能幫我複習一下嗎？」

媽媽雙手合十，帶著假裝的嚴肅。「好吧，但一定要練習。在接受提醒性打屁股時沒有表現出適當的感激，會導致另一輪打屁股。既然你還在學習，這次我不會給你懲罰性打屁股。」

媽媽露出笑容，放下嚴肅的表情，開玩笑地拍了凱蒂的屁股三下。「但沒有更多的提醒了……否則你會得到更多提醒性打屁股！跟著我複誦：謝謝媽媽。請給我一次好的提醒性打屁股，幫助我記住要乖乖的！」

凱蒂僵住了，意識到每一記輕拍都感覺像全力拍打，因為地獄般的火焰在她屁股上噼啪作響。但當媽媽落下最後一下時，彷彿她正在撲滅吞噬凱蒂那注定下地獄的屁股的無形火焰。當火焰消散時，她感覺到淚水再次湧出，她打著嗝試圖重複那些將決定她命運的話語。「謝……謝謝媽媽。請……請給我一次好的提醒性打……呃……提醒性打屁股，來……呃……來幫助我記住要……乖乖的！」

「是的，凱蒂，我會的。而且我要你知道：媽咪愛你！」

凱蒂在媽媽把她像嬰兒一樣舉起時發出一聲尖叫。媽媽把她放下，讓她坐在右大腿上，溫暖地抱住她，讓她貼在胸前，這樣凱蒂的屁股朝外，雙腿懸在母親膝蓋的兩側。如果不是因為痛苦地意識到等待著她的是什麼，凱蒂會感到非常安全和安慰。凱蒂試圖張嘴懇求：「噢，不，媽咪。拜託，不要！」但媽媽沒有浪費時間，用左手第一下清脆的拍打止住了女兒的吵鬧。當凱蒂尖叫時，她的打嗝消失了。

凱蒂很快就數不清打了多少下。「長時間的手打屁股」持續了大約一分鐘，接著是用洗澡刷拍了兩分鐘。到最後，凱蒂又崩潰大哭，但就在她站起來開始跳起受罰者的戰舞時，媽媽抓住了她的手腕。「等等，傻孩子！我得換邊。不想看到不均勻的顏色吧？手冊上清楚地要求必須產生一致的紅色色調！」

凱蒂瘋狂地搖頭，但還沒等她反駁，她發現自己被放在媽媽的左膝上，與剛才的位置成鏡像，媽媽開始用右手打她。「我是天生的左撇子。所以當我和你爸爸一起打你時，我可以指望他來平衡另一邊屁股。但我想當只有你和我時，我得習慣用我的右手！」

在一分鐘的右手手打屁股和兩分鐘的右手洗澡刷拍打之後，媽媽宣布提醒性打屁股正式結束。凱蒂癱倒在浴室的塑膠地板上，喘著粗氣，把跳動疼痛的臀部高高翹起。「呼——呃！幹——！」凱蒂嘶聲道。她隱約想知道那些坦率的攝影機有沒有拍到足夠讓她被YouTube和Twitch封鎖的畫面。

凱蒂眨著眼，轉頭尋找蓮蓬頭上方隱藏的那台。但媽媽彈了彈手指。「噢！這提醒了我，我必須提醒你不要使用髒話！」

凱蒂困惑的咕噥和恐懼的喘息都被新的打嗝打斷了。「啊？呃？呃！」

但在凱蒂能更詳細地表達她的絕望之前，媽媽拿起那塊黃色肥皂，滑回凱蒂嘴裡，抱起凱蒂把她放回膝蓋上，進行第二次提醒性打屁股。凱蒂嚎叫和咕噥，但無濟於事。

「我嘴裡有塊肥皂，而我必須尖叫！」凱蒂大塊頭心想。

【第二部完】

凱蒂大塊頭挨打記

第三部：閱讀細則

當凱蒂熬過第二輪「溫馨提醒」打屁股時，她已經完全徹底地筋疲力竭了。凱蒂把額頭靠在馬桶水箱上，顫抖著，感覺木製洗澡刷似乎永無止境的拍打。它們並沒有比之前更不痛，但她實在太累了，再也沒有力氣踢腿和扭動。

媽媽放下洗澡刷，鬆了口氣。「好了，你洗澡時間的打屁股應該夠了，除非你在午睡前還能找到更多搗蛋的方法。」

凱蒂用一聲悶悶的啜泣回應，肥皂泡沫和口水隨著她越過肥皂的噴濺而飛散。

媽媽拍了一下額頭。「我真糊塗。嘴裡塞著一塊肥皂，實在不能指望你好好說話！」

當媽媽噗的一聲拔出那塊起泡的肥皂時，凱蒂嗆了一下，伸出滿是泡沫的舌頭。「呸！」

媽媽開玩笑地拍了凱蒂的屁股一下。「不準對媽媽吐舌頭，嘻嘻！現在，幫你擦乾。」

媽媽抓起一條毛巾，在凱蒂能抗議之前就開始擦拭她的頭髮。媽媽輕輕哼著歌，一邊拿起凱蒂發臭的衣服。「天哪，我忘了給你拿換洗衣服！先用毛巾裹著吧，我相信爸爸現在已經幫你準備好新衣服了。我們結束家庭討論後你再換。」

凱蒂邊咳出幾顆肥皂泡泡，邊伸手去拿毛巾。媽媽咯咯笑著把毛巾抽走。「噢，不行，我有特別的毛巾給你！你不記得了嗎，你小時候有多喜歡這些？」

當媽媽從水槽下拿出兩條破舊的毛巾時，凱蒂認出它們，臉色發白。「海……海綿寶寶？」

媽媽點點頭，笑容突然變得神秘起來。「你最喜歡的！」

凱蒂哀怨地接過毛巾，但當她想起自己屁股的慘狀時，凱蒂沒有爭辯，迅速用這些孩子氣的毛巾裹住身體和頭。

令她惱火的是，她在鏡子裡瞥見了自己臀部下緣。毛巾窄到幾乎不夠遮住胸部，掛在她臀部上像一條暴露得令人髮指的迷你裙。但聊勝於無。

凱蒂嘟著嘴，掀起毛巾檢查她疼痛的臀部。它仍然是一種惡魔般的紅色，下臀部有幾塊斑駁的紫色瘀青。突然，媽媽像抱小孩一樣把凱蒂抱起來，讓她靠在前臂上。「現在，我們去找爸爸。他必須解釋所有你需要遵守的新規則，以及為什麼你現在需要被打屁股。」

凱蒂感覺到全身重量壓在她臀部下方，發出一聲尖叫。「咿！現……現在，媽媽……我是個大女孩了，不是嗎？我們不能私下討論嗎？」

「你什麼意思，凱蒂？我們已經在私下談了！」

凱蒂看到她藏在蓮蓬頭後面的攝影機，嚥了口口水。「呃……」

然後，媽媽打開了門，凱蒂轉頭一看，看到爸爸正拿著一台手持攝影機，直直對著她的屁股。爸爸咯咯笑了。

「哎呀！抱歉，凱蒂，我想我在錄影裡瞥見了你的小屁屁。親愛的你看，這台攝影機完全是無線的。我們帶我們的小寶貝出去時就能錄影了。記得我們在凱蒂小時候一直想錄嬰兒影片，但總是買不起攝影機嗎？現在我們好像有了第二次機會！」

媽媽伸長脖子查看攝影機。「這不就是我們那個調皮女孩未經允許買的其中一台攝影機嗎？」

凱蒂驚恐地注意到手持攝影機上的紅色錄影燈，認出那是她設定好自動開始直播，以宣布她的遊戲女孩洗澡時間的那一台。顯示WiFi連線的藍燈亮著。那代表她還在網路上直播！

爸爸對凱蒂驚恐的表情渾然不覺，舉起攝影機。「確實是！但我覺得它很適合用來記錄家庭回憶。我不敢亂按任何按鈕，但我想我已經讓它開始錄影了。我們為什麼不錄下我們和凱蒂的小小『家庭會議』呢？我相信她以後回顧時會覺得很有教育意義。畢竟，凱蒂，今天是你終於學會當個大女孩、承擔責任的日子！」

凱蒂搖著頭，咬緊牙關。「不——！」

媽媽拍了凱蒂的屁股一下。「噢，天哪。我有預感，我們沒辦法順利和我們調皮的小凱特談完話……而不和凱蒂調皮的小屁屁再談一次話！」

凱蒂感覺到開玩笑般的輕拍重新點燃了她屁股裡的地獄之火，倒吸一口氣。「你們不明白！那台攝影機是……」

凱蒂的聲音漸弱。如果她的父母發現她打算用那台攝影機做什麼……她肯定會再挨一頓打！

爸爸眨了眨眼，仍穩穩地拿著攝影機。「是的，凱蒂，親愛的？」

凱蒂擠出一個假笑。「那台攝影機是……非常適合拍家庭錄影帶！你應該關掉它，這樣我們可以省電留著以後用！」

爸爸笑了。「別擔心！我找到了說明書。我雖然看得一頭霧水，但顯然電池可以撐好幾天不用充電。現在，媽媽，把犯人帶到客廳！該是審判她的時候了。」

「犯……犯人？審……審判？」

媽媽輕聲說。「噢，別擔心，凱蒂。那只是你爸爸在扮演法官逗你玩的……當然，如果你調皮不聽話，我很樂意扮演劊子手。」

媽媽在凱蒂屁股上拍了一下，力道剛好足以表明警告。凱蒂繃緊身體，緊緊抿住嘴唇。她只需要保持冷靜，直到媽媽和爸爸分心……然後她就可以從臥室關掉直播。他們永遠不會知道。

媽媽把凱蒂放在前廳後，凱蒂迅速整理好毛巾，然後爸爸清了清喉嚨。「我把這台攝影機放在壁爐架上……好了！這樣我們就能捕捉一切……嗯哼！好了，凱蒂親愛的，仔細聽好。家裡將有一些新規則……以及違反規則的嚴格後果。從現在開始，每當你做調皮的事，就會被打屁屁。但打屁屁不只是對調皮的處罰。它們是教你當個乖女孩的方式。所以這意味著，從現在開始，你至少每天要被打一次屁屁，睡前也要一次！」

凱蒂做了個鬼臉。「什麼？！？」

媽媽舉起一本厚書，封面是鮮明的紅黑色。「根據地獄高校紀律手冊，這些都是特殊類型的打屁股。它們被稱為『維持性打屁股』和『睡前打屁股』。你不是因為調皮才挨這些打。這些打屁股只是為了提醒你要乖！」

凱蒂抓緊屁股，把她童年毛巾上的海綿寶寶圖案在她巨大的手中擰緊。「但……但……但你們已經給了我提醒性打屁股！」

爸爸皺起眉頭。「噢，天哪。凱蒂在泡泡浴時調皮了嗎？我猜那就是我聽到的所有騷動。」

媽媽嘆了口氣。「恐怕是的。凱蒂在洗澡時間裡賺到了三次單獨的懲罰性打屁股。但別擔心，我記得也給了她三次額外的提醒性打屁股！」

「那就好。不幸的是，那仍然意味著她今晚賺到了三次額外的睡前打屁股。她現在累積到幾次了？」

凱蒂咬緊牙關。「但是……我今天已經被打屁股，大概十二次了！」

媽媽嘆了口氣。「是的，你真的應該努力改善你的行為，凱蒂。而且你應該重新讀讀你的手冊。你應該已經知道提醒性打屁股不同於維持性打屁股和睡前打屁股。確實，這三種都有類似的目的：它們都起到強化作用。但每種打屁股都有其獨特的目標。」

凱蒂感到淚水湧上眼眶，搖了搖頭。「我受到的懲罰還不夠多嗎？」

爸爸拍了拍她裸露的肩膀。「當然夠了……為了你今天做的調皮事。當然，你將來可能會犯更多錯誤，需要更多懲罰性打屁股，我們會確保你得到它們。但即使你在今天剩下的時間裡表現完美，午睡後你還有一頓維持性打屁股。」

媽媽舉起六根手指。「加上六次提醒性打屁股和六次睡前打屁股。」

爸爸搖了搖頭。「噢，不，親愛的，應該是七次睡前打屁股。她至少總要一次，再加上每次不當行為額外一次睡前打屁股。」

凱蒂覺得頭暈目眩。「什麼不當行為？」

媽媽用手指數著。「一次是未經允許花零用錢，一次是在打屁股時不服從，一次是使用髒話，一次是在浴缸裡潑水，一次是危險行為差點傷到自己……還有一次又是使用髒話！」

爸爸點了點頭。「噢，天哪，累犯？那就要再加一次，變成八次睡前打屁股了。」

凱蒂覺得自己的呼吸卡在喉嚨裡。「八次打屁股？」

媽媽咯咯笑了。「當然！如果你在同一天內因同一項過錯被打了不止一次，那就表示是更嚴重的行為問題，理應再追加一次打屁股。」

凱蒂感到膝蓋發抖。「你的意思是……我因為被打屁股……而被打屁股？」

爸爸嘆了口氣，伸手去拿客廳桌上的記事本。「我們得記錄她的提醒性打屁股。你記得在她的每一次懲罰性打屁股之前，都給了她提醒她服從的提醒性打屁股嗎？」

媽媽呻吟了一聲。「噢，天哪！我想我忘了那些！」

爸爸開始在記事本上瘋狂地書寫。「該死！那些是沒得商量的。難怪你在凱蒂洗澡時遇到這麼多麻煩。啊，算了，我就在她下午的維持性打屁股裡再加三次。」

媽媽拍了拍記事本。「不，親愛的，應該是額外六次。她在三次提醒性打屁股之前，也應該各得到一次額外的提醒性打屁股。」

爸爸點了點頭。「啊，對！等等，我們應該在給凱蒂提醒性打屁股（提醒她要守規矩）之前，先給她一次提醒性打屁股（提醒她要守規矩）嗎？」

媽媽咯咯笑了。「別傻了，親愛的！如果我們那樣做，就意味著我們永遠停不下來打她了！」

爸爸輕笑。「噢，當然！那會是一個遞迴迴圈，對吧？總之，凱蒂，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嗎？」

凱蒂的聲音變了調。「你……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媽媽和爸爸甜甜地微笑，一起回答。「因為我們愛你！」

爸爸眨了眨眼。「等等，她因為重複不當行為而得到的額外打屁股，也會觸發一組提醒性打屁股嗎？」

媽媽翻了翻手冊，搖了搖頭。「嗯嗯，我不確定，親愛的。你覺得那是招生簡章裡寫的嗎？」

爸爸拿起一疊裝訂好的文件，上面有學校標誌。「招生簡章只包含凱蒂的行為準則和下學期的準備材料。我相信紀律手冊裡有那個問題的答案。」

當爸爸舉起招生簡章時，凱蒂認出了第一頁底部她的簽名，粗魯地從父親手中搶了過來。「那個東西！它和地獄高校有關！」

爸爸竊笑。「嗯，當然有關，凱蒂。畢竟那是你的新學校！」

媽媽啪地一聲闔上那本厚重的手冊，嘆了口氣。「而且別擔心，我們會繼續審查紀律處分方案的細節，讓你在九月前做好入學準備……無論我們必須打你多少次屁股！」

凱蒂抓緊招生簡章，在手中擰扭，認出了自己那潦草的簽名，血紅色的墨水。「但……但……我不想上這所學校！我不想被打屁股！」

爸爸嘆了口氣，用指尖敲了敲那致命的簽名。「你當然想，寶貝。畢竟是你簽的。看？這裡是你的簽名，使合約生效。」

當凱蒂的臉變得通紅時，她把那疊厚厚的紙張乾淨地撕成兩半，然後再撕成四份。「不！我不要！去它的招生簡章！去它的爛學校！我才是自己的老大！」

凱蒂深深地喘了幾口氣。她做到了！現在她毀了那張愚蠢的合約，她的惡夢終於結束了！

然後，媽媽搖了搖手指。「噢，凱蒂，我們已經警告過你不要用那種語言了！」

爸爸雙臂抱胸。「確實。回到爸爸的膝蓋上來！」

凱蒂扳了扳指關節。「門都沒有！你們這群渾蛋已經最後一次打我屁股了！現在輪到我……」

就在那一刻，一張飄動的紙片吸引了她的目光。雖然她把招生簡章整齊地撕成四份，凱蒂卻注意到一張有她簽名的紙片，仍然完好無損。

然後爸爸抓住凱蒂的手腕，把她帶向沙發。

媽媽嘖了嘖舌，端莊地走向廚房。「嘖嘖！等你處理完她，我去拿塊新肥皂來洗她的嘴。」

凱蒂尖叫著，用盡全力想掙脫父親那嬌嫩的小手，但徒勞無功。爸爸坐下時，把凱蒂往前拉，按在他膝蓋上。「噢，對！我還得給她提醒性打屁股，提醒她在懲罰性打屁股時要守規矩！」

媽媽的聲音從廚房傳來。「別忘了在提醒她不要用髒話的提醒性打屁股之前，提醒她不要違抗的提醒性打屁股！」

爸爸掀起海綿寶寶毛巾的邊角，露出凱蒂豐滿、鮮紅的屁股。「啊，對！現在，凱蒂，我希望你當個乖女孩，在打屁股的時候乖乖躺好。因為如果你不……」

爸爸在凱蒂屁股中央打了一記清脆的拍掌，然後開始穩定而扎實地打屁股。凱蒂拼命掙扎，但爸爸按在她背上的左手雖然小，卻像鐵砧一樣把她壓住，而他的右手則像鐵匠的錘子，狠狠敲打她火焰般灼熱的屁股。

媽媽放下一塊新肥皂時，撿起了凱蒂撕碎的招生簡章碎片。「糟糕。我還想把它裱框起來。希望地獄高校能提供替換品。我現在先試著把這份修復起來。」

爸爸咕噥著，在凱蒂已經很敏感的小屁屁上又加重了每一下拍打。「哼！好主意。這可能要花我一點時間……好了，凱蒂，現在你已經得到提醒了，準備好當個乖女孩，接受你的懲罰性打屁股了嗎？」

凱蒂把手指摳進沙發墊裡，終於恢復了元氣。「啊！這太瘋狂了！我已經大到不該被打屁股了！我才是老大！我！我，我，我，我，我——！」

但即使凱蒂也聽得出自己聲音中的絕望，然後爸爸用另一記重擊打斷了她。「不，寶貝。對不起，但你必須讓大人來做主。」

當凱蒂嚎叫抗議時，爸爸提高音量以蓋過喧鬧聲。「手冊對額外打屁股怎麼說的？今天是凱蒂第二次因為抗議而受到紀律處分，對吧？」

媽媽翻開手冊，用手指沿著行間劃過。「我認為抗議打屁股屬於與抵抗打屁股相同的類別：一般性違抗、不尊重和不服從。但這是個獨立事件，所以現在會觸發一次額外的懲罰性打屁股，然後是一次提醒性打屁股，再加上一次額外的睡前打屁股和一次睡前提醒性打屁股。」

爸爸一邊繼續猛打女兒的臀部，一邊呻吟。「加上在打屁股時不服從的額外提醒性打屁股。可憐的凱蒂今晚有九次睡前打屁股等著她。」

「不，今晚十次睡前打屁股。她又因為說了F開頭的髒話賺到一次。」

「她說了兩次，要得到第十一次嗎？」

「我想那是由管教者自行決定的。」

「嗯，那我們就只多加一次好了？我已經開始為她可憐的小屁股感到難過了。」

「哦天哪，你對她真溫柔。聽到了嗎，凱蒂？你爸爸對你手下留情了。」

「咿咿咿咿咿呀呀呀！」凱蒂回答。

爸爸暫停打屁股。「噢，我想第一次提醒性打屁股應該夠了。凱蒂，你準備好接受你的第一次懲罰性打屁股了嗎？」

「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嗚！」

爸爸舉著手，滿臉笑容。「我把這當作是答應了！」

在執行了因為在打屁股時違抗的懲罰性打屁股，接著又是提醒性打屁股，再接著是因為說髒話的懲罰性打屁股之後，媽媽好心地提醒爸爸，凱蒂還需要為這兩項過錯各得到一次最終提醒性打屁股，包括在每次提醒性打屁股時作為強化服從的提醒性打屁股。在執行了不少於1000下打屁股之後，爸爸疼得瞇起眼睛，活動著手指。「該死！我

們需要一些結實的打屁股工具。每天施予這麼多打屁股，對我那可憐的手來說太吃力了。」

當打屁股終於暫停時，凱蒂在哭泣和嗚咽之間喘著氣。

就在那時，門鈴歡快地響了。「叮鈴鈴！咚！」

一個相貌平平的女人從門窗後探出頭來。「瓦爾基麗快遞服務？需要簽收一個大包裹。」

媽媽打開門，一邊簽收單據一邊輕聲說。「天哪！我沒料到有包裹。會是什麼呢……呢？」

但瓦爾基麗快遞員早已不見蹤影。媽媽嗅了嗅，關上門。「哼！以前和送奶工友好聊天的美好日子都去哪了？」

當凱蒂眨回新湧出的淚水時，她看到一個厚厚的紅色信封被塞進郵件投遞口。媽媽拿起信封，推開門，滿臉笑容。「噢？你回來了？也許你想進來喝杯……茶？」

媽媽盯著空蕩蕩的前廊，然後朝各個方向張望，但沒有找到快遞員。她什麼也沒看到、聽到，只聽到附近樹林裡傳來鳥叫聲。「……真是奇怪？」

爸爸拍了拍凱蒂的屁股。「好了，讓我們看看神秘郵件裡有什麼！凱蒂，把你調皮的小屁股挪到角落去。雙手抱頭，鼻子貼牆。」

當凱蒂慢慢消化這荒謬的指令時，她把拳頭握得死緊。「不！我不要！」

爸爸嘆了口氣，抬起腳脫下一隻拖鞋。「該死……我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說完，爸爸用拖鞋的皮革鞋底狠狠地抽了一下，輕而易舉地覆蓋了凱蒂的兩邊屁股蛋。不幸的是，對凱蒂來說，她父親天生有一雙大腳。

凱蒂立刻感覺到厚拖鞋和她父親嬌嫩的手之間的差異。「噢！噢，噢，噢！我會找你算帳的！我會報仇的！你等著——哇啊啊啊啊！」

爸爸用一記猛烈的拍打打斷了凱蒂的抗議，然後加快了打屁股的節奏。「現在，凱蒂，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威脅的態度。這又是一次因為違抗的懲罰性打屁股。」

媽媽在記事本上記了一筆。「我想她現在累積到十二次睡前打屁股了……噢，看看寄來了什麼！這不是很可愛嗎？」

爸爸暫停了一下，伸長脖子偷看箱子裡的東西，然後突然想起眼前那豐滿巨大的光屁股。「是什麼，親愛的？噢，那只是你的提醒性打屁股，凱蒂。現在讓我們開始真正的處罰。」

當爸爸認真地重新開始打屁股時，媽媽拿出了一個木製板子、一條皮革皮帶和一根細木藤條，還有一本小冊子，上面有一幅老式插圖，畫著一個女學生被鞭打。「這是地獄高校傳統方案中的三大主要打屁股工具。看到他們校徽的雕刻了嗎？還有，他們還加了這本可愛的小目錄，列出我們可以訂購的專用工具。甚至有一節關於準備一捆樹枝的內容。我們應該讓凱蒂試著砍伐和準備她自己的樹枝。顯然這很有宣洩效果。」

當凱蒂努力聽清母親的話時，她感到頭暈目眩。「什麼？不，不，不！我們不需要這些！你們不需要……不需要……求求你們不要打我！」

爸爸把拖鞋的鞋底貼在凱蒂灼熱、嘶嘶作響的屁股上。「凱蒂，你無法聽從指令讓你得到了這次打屁股。」

媽媽舉起一根手指。「更別提提醒性打屁股了。」

爸爸在目標上輕輕畫著圓圈，令凱蒂驚恐的是，她感覺到無形的地獄之火又回來了，燒掉了鈍痛。她感覺到每一次輕拍都像今天第一次被打時一樣劇烈，儘管那現在感覺像是幾千年前的事了。爸爸拍了拍凱蒂的屁股，高高舉起拖鞋。「而且，當然，你在同一天內因為同一項過錯需要兩次懲罰性打屁股，又賺到了一次額外的打屁股。」

媽媽舔了舔筆，在記事本上打了個勾。「那是十三次！」

「現在別動，寶貝，我需要完成這次拖鞋處罰。」

當凱蒂瘋狂地搖頭、嚎叫時，裹在她頭上的海綿寶寶毛巾鬆脫了，她濕漉漉的長瀏海猛烈地飛散開來。「不嗚嗚——！嗚啊啊哈哈哈嗚！」

爸爸全力又打了二十下，然後暫停。「親愛的，我真的必須每一次、每一次都給凱蒂所有的提醒性打屁股嗎？我怕我永遠記不住。」

媽媽嘆了口氣，仔細閱讀手冊。「如果我們想妥善準備凱蒂，我們確實應該徹底……但我想提醒性打屁股被認為是可自行決定的。只有懲罰性打屁股有要求最低打擊次數。」

「噢，謝天謝地。那樣的話，凱蒂……」

爸爸打出迄今最扎實的一擊，瞄準凱蒂的左下臀部。「……記住在打屁股時不要亂動……」

第二下，瞄準她的右下臀部，「……記住在打屁股時不要頂嘴……」

第三下，打在她右下臀部的同一個位置。「……記住不要威脅媽媽或爸爸……」

第四下，這次打在凱蒂的左下臀部。「……記住不要使用髒話……」

第五下，也就是最後一下，落在凱蒂臀部的正中央，發出沉悶的啪嗒聲。「……記住要當個乖女孩，聽到指示就去隔離區反省。現在，小貓咪，你要去角落站好，像個乖女孩嗎？」

凱蒂胸膛起伏，在啜泣之間大口喘氣。「要——！是——是的！」

她最後發出的聲音是一聲驚訝的尖叫，然後媽媽把肥皂塞進凱蒂嘴裡。它立刻壓住她的舌頭，牢牢黏住。

爸爸拍了拍凱蒂的屁股，把她扶起來。「真是個乖女孩。去反省吧。」

當她感覺到裹住身體的小毛巾開始鬆脫時，凱蒂試圖迅速整理好，然後媽媽捏住它，像魔術師表演桌布戲法一樣把它抽走。「啊，啊！我想你現在已經夠乾了。讓我們把那個調皮的小屁屁完全展示出來。如果你覺得露出被打得紅通通的小屁股很丟臉，只要記得你今天行為有多麼愚蠢就好了。」

凱蒂感覺到涼爽的空氣，身體僵硬了，但上一次打屁股的疼痛還歷歷在目，她試圖跑向角落，卻發現自己無法正常移動而不激起殘留的疼痛。她的臀肌太痠痛敏感，每一步都不得不做出彈跳、跳躍、拖曳的動作。

就在凱蒂把鼻子貼在牆上時，她聽到一個信封被撕開，接著是媽媽高興的尖叫。「看看這個！一份全新的招生簡章……還有凱蒂的簽名！」

「嗯？凱蒂什麼時候有時間簽這個的？」

凱蒂僵住了，然後轉頭越過肩膀偷看，小心不讓鼻子離開牆壁。她在內心尖叫。「不，這根本不可能！」

媽媽咯咯笑了。「我想他們一定有多份存檔。謝天謝地！我把這份貼在冰箱上，以防凱蒂又發作她那可愛的小脾氣。」

「好主意。然後我們可以看看目錄。我們應該每種工具至少訂購一個！」

凱蒂聳起肩膀，盯著牆壁，不想知道偷看是否算不服從。當她站著時，她試圖保持下巴穩定，透過鼻子深呼吸以避免用口水弄濕肥皂……但彷彿有一根無形的手指在向下按壓肥皂，輕輕地來回摩擦，然後畫圈。很快，帶著泡沫的口水開始從肥皂末端滴落。凱蒂差點嗆到，然後她開始清晰地思考。

當然，地獄高校的合約一定和這有關。她不記得簽過它，但她已經毀掉了第一份。現在那些傻瓜把唯一剩下的副本寄給了她，她只需要把它撕掉，就能擺脫它的力量。

凱蒂笑了，然後因為肥皂的濃厚薄膜差點作嘔。凱蒂把額頭抵在牆上，讓口水自由地滴到地毯上。當然，她是個頂級遊戲女孩。一個強壯有力的女人。而這是一個簡單的謎題。她只需要解開它，就能再次自由……然後……就輪到媽咪和爸爸被打屁股了。凱蒂咬緊肥皂，怒氣沖沖。「噢，呵，是的……一輩子難忘的打屁股！」

凱蒂越過肩膀偷看，看到父母完全沉浸在目錄中。她在他們的視線盲區。凱蒂小心翼翼地溜出角落，踮起腳尖輕輕走向廚房，無視每一步緊繃動作中屁股蛋傳來的抗議尖叫。

她看到招生簡章貼在冰箱上，彷彿在等著迎接她。由於肥皂泡沫，凱蒂在靠近那份文件時，嘴邊似乎冒著白沫，然後她聽到一聲尖銳的鳥叫。凱蒂僵住了，然後迅速轉身，用巨大的雙手遮住胸部和前面。但沒有人在。她仍然能聽到父母在隔壁房間愉快地交談。凱蒂眼角瞥見有東西飛過窗戶，鬆了口氣地吹了聲口哨。「只是隻笨鳥，」她想。

凱蒂從冰箱上抓起招生簡章，試圖用力一撕成兩半，但那疊厚厚的紙張卻抵抗著。凱蒂用力兩次，然後深吸一口氣，用雙手扭轉，慢慢地將它撕成兩半。凱蒂小心翼翼地確認她自己的簽名「凱蒂『大塊頭』博爾克」被從正中間撕開。凱蒂高興地咯咯笑和嗆咳著，推開垃圾桶抽屜，把撕碎的招生簡章殘骸扔了進去。然後，她注意到一個密封的白色信封，仔細看了看。「天堂高校：將和平帶到人間，將善意賜予世人！」

凱蒂嗤之以鼻，讓信封掉回垃圾桶裡，但當她關上它時，一張紙片飄落到地上。凱蒂彎腰撿起來……發現那是一張紙片，上面有她完整的簽名，仍然完好無損。凱蒂連眼睛都沒眨一下。

然後，她用顫抖的雙手迅速把紙片撕成兩半，扔掉了。當然，那只是第一份招生簡章的碎片之一。現在，它們都消失了！但當凱蒂打開抽屜時，她看到招生簡章在迎接她。它邊角皺巴巴的、撕破了，但完全完整……包括她的簽名。

凱蒂抓起招生簡章，把第一頁從文件其餘部分撕下來，輕鬆地撕成兩半。但當她舉起碎片時，她看到撕痕嚴重偏離中心，沒有撕到她的簽名。凱蒂扔掉那一半紙，扭轉方向再次撕她的簽名，但紙張沒有裂開。凱蒂把牙齒深深咬進肥皂，用盡全力，但她連一個缺口都弄不出來。凱蒂憤怒地嘶聲，抓起一把剪刀，全身顫抖地試圖剪掉最後那張帶有完整簽名的紙片。兩次，紙張似乎從剪刀的夾縫中滑脫，然後它們終於夾住邊緣開始剪。汗水從凱蒂的額頭滴落，她用力擠壓剪刀，金屬刀片在壓力下開始吱吱作響。

媽媽的聲音像鞭子一樣從她身後劈來。「凱蒂·布爾克·博爾克！你到底在對我的——做什麼？」

凱蒂嚇了一跳，把肥皂咬成兩半，差點吞下半塊，而剪刀的一片刀片斷裂飛了出去。

媽媽尖叫。「——我的剪刀？噢，凱蒂，真丟臉！丟臉，丟臉，丟臉。你可能會戳瞎自己的眼睛！這絕對值得再打一頓屁股。你不准玩媽咪的——」

當媽媽抓住凱蒂的手腕時，她發現了撕碎的招生簡章殘骸。「你又撕了行為準則……？」

爸爸出現在廚房門口。「她又做了什麼？凱蒂！如果你學校的校長知道了怎麼辦？他可能會覺得你不想當個地獄子民！」

凱蒂口齒不清地噴著口水，絕望地指著撕碎的招生簡章殘骸。「噗噗——我唔想當個地獄子民！」(「但——我不想當個地獄子民！」)

爸爸捲起袖子。「夠了，凱蒂。現在，恐怕我必須對你嚴格一點了。」

媽媽舉起一隻手，把凱蒂帶出廚房。「沒那麼快！記得你的血壓。再說，我想這次輪到我來對付凱蒂了。」

爸爸擦了擦額頭。「好吧。我就等到凱蒂睡覺時間。希望到時候我已經冷靜下來了。記住，媽媽，我們絕不能在生氣時處罰我們心愛的凱蒂。」

「是，是，我會確保在因為剪刀處罰她之前，先把我的怒氣全發洩在凱蒂調皮的小屁屁上。」

爸爸笑著，捲起另一隻袖子。「說得很對。然後還有因為再次撕毀招生簡章的處罰……這意味著又一次因為重複相同冒犯行為的打屁股。她現在累積到幾次睡前打屁股了？」

媽媽坐在沙發上，輕易地把她尖叫抗議的女兒拉過母親的膝蓋，嗤之以鼻。「我想過了某個點，我們只要設定計時器，連續打她幾個小時就行了。手冊後面有一節『傳統打屁股的創意替代方案』。」

「哎呀呀！多麼進步啊！」

當媽媽認真地開始打凱蒂屁股時，爸爸拿起紀律手冊，坐下來閱讀。當他拿出煙斗時，臉上露出滿足的表情。「你知道嗎，這是我幾年來感覺最放鬆的一次。整個打屁股作為一種宣洩形式的理論一定有它的道理。」

凱蒂尖叫著，伸出舌頭，因為肥皂泡沫而作嘔，但現在，肥皂的殘骸已經像膠水一樣黏在她的舌頭上。

媽媽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手打屁股，然後請爸爸幫她拿最喜歡的髮刷。

爸爸舉起木製板子。「確定不想試試這些嗎？」

媽媽搖了搖頭。「在把它們用在懲罰性打屁股之前，我想先用它們練習。」

「練習？你究竟要怎麼練習？」

「當然是在凱蒂身上練習！」

凱蒂呻吟著。現在，肥皂已經在她嘴裡溶解成一灘白色泡沫，這意味著她終於可以再次說出勉強連貫的話了。「不——……拜——託！哈……呼……不——！」

爸爸翻到手冊某一頁。「等等，這裡寫著準備凱蒂接受學校紀律屬於不同類別……紀律性打屁股。」

媽媽抿起嘴唇。「你是說懲罰性打屁股？」

「不，不，紀律性打屁股。當然有重疊，但兩者之間有微妙的區別。」

「那是什麼？」

「懲罰性打屁股與特定的不當行為事件相關，而紀律性打屁股則關乎建立適當的結構以鼓勵良好行為。例如，所有維持性打屁股都屬於紀律性打屁股的範疇。這提醒了我……凱蒂，寶貝。如果你願意，我可以不用手給你維持性打屁股，而是用這些工具之一。你想要嗎？」

凱蒂吐了口唾沫，怒不可遏。「呸！不！當然我不要！你是白痴嗎？」

媽媽用髮刷狠狠拍了一下。「再說一次，凱蒂，要更有禮貌。」

「啊！好了，好了！求求你不要那樣做！」

爸爸搖了搖頭。「你確定嗎，凱蒂？你遲早需要適應板子、皮帶和藤條，否則你永遠不會準備好在學校裡順從它們。我真的認為我們應該用每種工具的訓練課程來取代你常規的維持性打屁股。一開始會更難，但你以後會感謝我的。」

凱蒂把額頭拍在沙發墊上。「我已經說不了！當我說不，就是不！」

爸爸嘆了口氣。「好吧……那樣的話，我就用手給你常規的維持性打屁股……然後再用所有三種工具進行訓練課程。每……一……天。你非常勇敢地要求額外的紀律，凱蒂。我為你感到驕傲！」

凱蒂的眼睛睜大，在媽媽腿上上下彈跳。「什麼？不，不，不！那不是我要的！我是說——」

媽媽用另一記猛烈的髮刷拍打打斷了凱蒂。「胡說，凱蒂。你當然想讓你爸爸為你驕傲。否則你為什麼要要求我們打這麼多屁股？因為在心底，你知道這是你需要的！」

凱蒂發出一聲長長、顫抖的哀嚎，向後仰頭，弓起背，踢起腳想護住屁股，然後迅速想起要把它們移開。「對不起！對不起！」

媽媽用髮刷敲了敲凱蒂的屁股。「啊，啊，啊！差一點！我很高興這次我花時間強調了不要護住屁股的重要性。我可以看到這次打屁股已經對你的行為產生了積極、溫和的影響。你又在變成一個乖女孩了。」

爸爸拿起行李袋，掏出一個奶嘴。「這提醒了我……看，凱蒂，這是你最喜歡的舊安撫奶嘴，從你還是個小寶寶時就在用了！」

當凱蒂試圖懇求時，爸爸把奶嘴塞進她嘴裡，當她試圖吐出來時，她感覺到和之前一樣的地獄力量把它固定住。

爸爸拍了拍凱蒂的頭頂，揉亂她凌亂的頭髮。「現在你已經被適當地處罰了，我們終於可以如我們所承諾的，從頭開始，乾淨俐落。來，幫你穿好衣服。」

凱蒂看到袋子裡的東西時，夾緊了臀肌：一個橡膠圍兜、一頂有荷葉邊的粉紅軟帽，以及一副手套和襪子，用粉紅羊毛手工編織而成。凱蒂想說「噢，幹！」但對她的屁股非常幸運的是，她只能大聲吸吮著奶嘴。

凱蒂瞥了一眼壁爐架上的手持攝影機，當媽媽把她從腿上抱起來時，她迅速遮住前面。凱蒂試圖扭開，但媽媽把她放回腿上，把軟帽戴在凱蒂頭上，而爸爸則繫上圍兜。圍兜正面裝飾著卡通字樣:「哎呀！我弄得一團糟！」

凱蒂被放到地板上時搖了搖頭，然後被放倒仰躺，襪子和手套也被強行套上。爸爸皺著眉頭，偷看行李袋。「媽媽……我們不會真的又要給凱蒂穿尿布吧？我找到幾條她嬰兒時期的，但是……嗯，我想它們已經不夠大，穿不下了。」

媽媽嘆了口氣。「我想你說的對。但這個練習的重點在於作為一個象徵性的重新開始。真可惜我們沒有夠大的尿布……給這麼大的寶寶。」

突然，門鈴響了。爸爸去開門，發現同一個瓦爾基麗快遞員，推著一輛裝載六個紙箱的手推車，紙箱上裝飾著一隻穿尿布的卡通長頸鹿。「嗯……這裡有一年份的成人尿布，要給……凱蒂大塊頭1337遊戲女孩？請在這裡簽名好嗎？」

爸爸檢查了簽收板。「什麼？從誰寄來的？」

快遞員聳了聳肩。「呃，上面只寫著，來自你崇拜的粉絲。還有一個小包裹。這個有簽名……來自你的老朋友，小屁屁小姐？」

爸爸轉頭看了媽媽一眼。「陌生人的奇怪包裹？為什麼會有人送凱蒂成人尿布？」

凱蒂僵住了，瞥了一眼壁爐架上的手持攝影機。果然，紅色錄影燈還亮著，顯示WiFi連線正常運作的藍燈也亮著。

媽媽咯咯笑了。「怎麼，不是很明顯嗎？凱蒂的粉絲一定是在送她禮物，當作某種內部笑話。我想這一定和網路迷因有關。最好的迷因總是很隨機！對吧，凱蒂？」

凱蒂嚥了口口水，然後點了點頭，含著奶嘴咕噥。「嗯哼！」

快遞員終於看到了凱蒂。「咦。網路東西。好吧……我不打擾了。」

當女人轉身時，一隻貓頭鷹從附近的樹上俯衝下來，落在她頭上。女人揮舞著，掉了簽收板。「啊！什麼東西？走開！」

凱蒂看到貓頭鷹丟下一個紅色信封，然後飛走了。快遞員呻吟著。「呃……我的薪水不足以應付這個……」

然後女人瞥了凱蒂一眼，她仍然蜷縮在地板上。「凱蒂……大塊頭，是嗎？我看看能不能搜尋到你的個人檔案。」

爸爸輕笑。「啊，親愛的，你也是遊戲玩家？只是提醒你，凱蒂一直是個非常調皮的女孩，所以她的所有遊戲權限都被取消了。可能要好幾個月她才能再次使用網路。」

媽媽眨了眨眼，然後把凱蒂翻成俯臥，露出她鮮紅的屁股，媽媽開玩笑地拍了拍。「你可以說……她將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很難坐下來玩電玩了。」

凱蒂咬緊奶嘴，越過肩膀看了一眼，臉紅了。「拜——託！」

快遞員眨了眨眼。「你知道嗎……也許我的工作也沒那麼糟。再會了，各位！」

爸爸關上門後，他看到了地上的紅色信封。「嗯？快遞員一定掉了這個……哦呵！我想我知道這是什麼……」

爸爸打開紅色信封，抽出另一份招生簡章。「媽媽！我想凱蒂在跟我們開一個小玩笑！」

凱蒂的瞳孔縮成針尖大小，因為她認出了底部血紅色的簽名。

媽媽嗅了嗅。「嗯，要我說，這不是什麼好玩的玩笑。但我想我們已經為此打過凱蒂屁股了，所以剩下的就是幫她穿好尿布，讓她去午睡。」

爸爸拿出一包尿布，拍了拍。

凱蒂聽到尿布兩個字就繃緊了。她四肢著地蹲伏著，準備像貓一樣撲上去戰鬥。但當她看到那份可怕的合約時，整個世界似乎在她周圍消失了，只剩下她發光的紅色簽名在燃燒。

然後，凱蒂淚水湧上眼眶，她掀翻了整張沙發，然後趴倒在地，踢著腳，用拳頭捶打。「不唔！不要！我系大女孩了！」(「不！不要！我是大女孩！」)

凱蒂用力一踢，把客廳桌子踢飛到房間另一頭，然後翻身仰躺，瘋狂地揮舞四肢。

媽媽抓住凱蒂的腳踝，把女兒的腿拉成換尿布的姿勢，搖了搖頭。「不不不！不准那樣！發脾氣？都幾歲了？」

爸爸做了個鬼臉，開始幫凱蒂穿尿布。「嗯……親愛的，我們不會真的要凱蒂使用這些東西吧？」

媽媽嗤之以鼻。「噢，老天，當然不！……假設她乖乖聽話的話。我幫凱蒂做過一次如廁訓練。絕不再做！……所以你最好祈禱你女兒學會規矩，否則就輪到你了。」

爸爸把尿布貼好，拍了拍凱蒂的屁股，然後把她抱進懷裡。「我想不需要那樣。一旦凱蒂學會接受打屁股，我們就可以讓她升級到幼兒衣物。書上建議我們每週重新評估她一次，如果她有進步，就允許她換上更成熟的衣服。」

「希望她不會退步。我可不希望送她上學時穿成這樣……謝謝你幫我們的可愛小寶寶穿尿布！」

「親愛的，麻煩你拿攝影機好嗎？我們要讓凱蒂睡她的第一次午覺。我想珍惜這一刻。」

當媽媽去拿攝影機時，她發現了小屁屁小姐寄來的小包裹。「……順便問一下，小盒子裡是什麼？」

「你自己看！不管小屁屁小姐是誰，她一定是凱蒂大塊頭的忠實粉絲！」

媽媽打開它。「一個嬰兒監視器？……這提醒了我，如果你和我還想再去約會，我們得請個保母來看凱蒂。」

凱蒂看到盒子裡的東西時，臉沉了下來。嬰兒監視器看起來像一個小型機器人，有著卡通臉，用一根手指指向她，可愛地模仿著嚴厲的權威。

爸爸哼了一聲。「凱蒂班上不是有個好女孩，以前做過保母打工嗎？就是凱蒂說她很喜歡的那個女孩？」

「辯論隊的那個？滿臉青春痘、戴牙套的女孩？」

「對！就是她！我想我還有她父母的電話號碼。」爸爸把凱蒂放進她的嬰兒床裡，嬰兒床就擺在她全尺寸床的正前方。嬰兒床太擠了，凱蒂在爸爸把她放下時，不得不把膝蓋蜷到胸前。

當媽媽把女兒抱進臥室時，她在凱蒂鼻子上親了一下。「現在，凱蒂，親愛的，你的第一天過得很艱難。但你還有很多課要上，關於尊重我們的權威。所以好好休息。」

爸爸把那個卡通風格的嬰兒監視器放在凱蒂的梳妝台上，然後模仿權威的姿態揮了揮手指。「而且午睡時不准偷溜出去！」

凱蒂抓緊嬰兒床的邊緣，擦去睫毛上掛著的淚水，隱約意識到周圍的環境。爸爸忘記啟動嬰兒監視器了。凱蒂瞥了一眼她的遊戲設備，發現一切保持完好。當凱蒂試圖站起來時，她差點滑倒。粉紅襪子很滑，手套讓她難以抓握任何東西。

凱蒂無視她瘀青起泡的臀部傳來的跳動脈動感，爬出嬰兒床，爬向她的電腦。然後她突然想起自己不需要爬，站了起來，用手套笨拙地抓扯。但它們繫得太緊了。

最後，她沮喪地吹了聲口哨，抓起了滑鼠。凱蒂慢慢地開始輸入密碼，然後停下來，撕下螢幕上的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記住，凱蒂：不准玩電玩！——愛你的爸爸。」

因為她的露指手套，凱蒂試了三次才解鎖她的桌面。當她打開直播畫面……凱蒂在螢幕上看到了自己的臉。它還在直播，數百則留言飛過聊天框。凱蒂尋找直播軟體想關閉廣播，然後一則留言吸引了她的目光。

「我們做到了，凱蒂！我們救了你，讓你沒被禁！」

凱蒂眨了眨眼。然後她注意到她的訂閱數和同時在線觀眾。今天早上，她還在努力達到1000名同時在線觀眾。凱蒂揉了揉眼睛，看到現在有超過十萬人列在「正在觀看」下。

更多留言吸引了她的目光。「每當畫面快要拍到什麼的時候，我們就不斷切換攝影機角度！」

「贊助者在此！我們在Patreon把你下架之前，把所有東西都存檔了！」

然後凱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用戶名。小屁屁小姐寫道：「凱蒂·布爾克·博爾克！年輕的小姐，你怎麼下床了？」

凱蒂怒不可遏，點擊聊天框，打算輸入一個下流的威脅。但當她點擊視窗時，一個彈出視窗出現了。「家長監護：此動作不允許！請輸入密碼以解鎖。」

凱蒂瞪大了眼睛，然後急忙打開電腦的工作功能。一切都被鎖住了。當然！如果她爸爸安裝了家長監護，沒有動其他東西，那就意味著一切都會繼續運作，和她離開時一模一樣。凱蒂環顧房間，看到她親自安裝的所有攝影機。它們像邪惡的眼睛，從各個角度監視著她。一座全景監獄，全是她自己設計的。凱蒂用粉紅手套抓撓著書桌。如果她能拔掉電腦電源就好了……

然後，她的臥室門慢慢打開，爸爸出現了，媽媽緊跟在後。「噓！我真糊塗。忘了設置嬰兒監視器。我會小聲點，免得吵醒……凱蒂？」

然後媽媽瞇起了眼睛。「凱蒂·布爾克·博爾克！年輕的小姐，你怎麼下床了？」

凱蒂在她面前揮動粉紅手套，然後一切開始發生，她無能為力阻止。

在凱蒂意識到之前，她已經趴在媽咪和爸爸的膝蓋上，然後她感覺到尿布被扯掉，裸露的屁股暴露在身後的攝影機前。

在凱蒂窗外，一隻角鴞棲息在樹枝上，牠抖了抖羽毛，注視著這一切。「嗯……不記得我在為另一所魔法學校送信時見過這種事，」貓頭鷹心想。

當貓頭鷹瞇起黃色的眼睛時，牠完整地瞥見了那個年輕女子被放倒仰躺。然後她的腳踝被高高舉起，父母雙方都用拖鞋和髮刷，對她正在進行的打屁股展開第二回合。

貓頭鷹噠了噠鳥喙。「不過要我說……這絕對是個進步！」

【第三部完】

凱蒂大塊頭入學記

第一部：第一印象

當凱蒂大塊頭時髦地姍姍來遲，抵達校園時，地獄高校擁擠的學生們紛紛敬畏地讓開。她踩著沉重的軍靴大步走進門廳，留下一路煙霧，軍靴與她的大腿襪形成鮮明對比。她細長的黑色頭髮凌亂不堪，而她那條破舊的紅色牛仔短褲幾乎包不住她肌肉發達的臀部。房間裡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被她那件寬鬆的龐克搖滾T恤吸引，上面自豪地寫著：「去你的！」

一個戴眼鏡的女孩像受驚的小鹿般僵住，然後凱蒂像一列迎面而來的火車般隨意地把她撞倒。「嘿，看著點路，花栗鼠。」

凱蒂眨了眨眼，仔細看了看那個較矮的學生。出於某種原因，她的裙子背面捲了起來，露出一小片白色內褲。凱蒂隨意地彈了彈那個學生的鼻子。「那是什麼？某種時尚宣言？你最好別讓老師看到你那樣。」

戴眼鏡的學生瞥了一眼自己裙子的背面，臉紅了。「但……但是是老師叫我這麼做的。」

所有學生都僵住了，對講機喀噠一聲打開，一個嚴肅的男性面孔出現在監控天花板的電視螢幕上。「各位同學請注意，傳統的分院儀式將在最後一節課後立即舉行。強制參加。另外，凱蒂·布爾克·博爾克，學生證號1-6-1-8，請立即到9B樓的折磨長辦公室報到！」

凱蒂感到胃裡一陣翻騰。「唉。連這裡都有老古板，」她想。

但這麼多雙眼睛看著她，凱蒂決定保持冷靜。畢竟，這是她建立名聲的第一個機會。「讚喔，看來我受到了皇家級的歡迎。晚點見啦，書呆子們！」

凱蒂穿過一扇雕飾華麗的雙面木門，門上刻著某種拉丁文格言，凱蒂懶得去看。

一個戴著三角眼鏡的小老太太坐在一台古董打字機前。她頭頂掛著一張印刷海報：「誠然，通往地獄最安全的路是漸進的。——史庫塔。」（譯註：出自《地獄來鴻》）

她桌上的一塊名牌寫著：「米諾斯夫人，首席秘書。」

凱蒂坐在秘書的桌子上。「折磨長在哪？他要見我。」

米諾斯夫人眨了眨眼，像一隻肥蟾蜍盯上一隻同樣肥的蒼蠅，然後用長長的尖指甲指向房間對面那扇孤零零的門。「如果你是指折磨長，你找的是彼列先生。就是那扇寫著『折磨長』的門。你不可能錯過……不管你多想錯過。」

凱蒂想找句機靈的反駁，但什麼也沒想到，只好咕噥著大步走開。凱蒂粗魯地推開折磨長的門。「怎樣？你要幹嘛？」

她發現彼列先生坐在辦公桌後面。他身上的一切都很鋭利，從他的西裝，到他整齊的尖山羊鬍，再到他油亮黑髮上的美人尖。但最鋭利的是他的眼睛。「想必是博爾克小姐。進來，關門，輕輕地。」

凱蒂在身後砰地摔上門。

彼列先生眼睛眨也不眨，按下桌上的按鈕，對講機的紅燈閃爍亮起。「……那不算輕輕地。你想打擾你的同學和老師嗎？」

凱蒂交叉雙臂，擺出她最自以為是的輕鬆笑容。「我不在乎誰聽到。我喜歡讓大家知道凱蒂大塊頭第一天就被叫進辦公室。我會在這裡成為傳奇。」

「凱蒂·布爾克·博爾克小姐，你被傳喚到我的辦公室進行紀律聽證。摔門在地獄高校是不被允許的，但我們很快就會處理這個問題……」

不等邀請，凱蒂在他對面的一張廉價辦公椅上坐下。「哦，你要怎樣？打我可憐的小屁屁，直到我哭嗎？」

當彼列先生和凱蒂大塊頭的聲音透過校園廣播系統迴盪時，地獄高校的全體教職員暫停了課堂，聚集的學生們抬起頭來聆聽正在進行的對話。

然後，舊電視開始閃爍啟動，螢幕劈啪作響，載入彼列先生辦公室的隱藏攝影機畫面。螢幕上的跑馬燈顯示當前日期和時間，以及「安全監控畫面。可依法律及歷史目的申請調閱存檔。」

彼列先生迅速瞥了一眼分佈在辦公室各處、覆蓋所有角度的隱藏攝影機，然後拿出一本黑色小冊子。「你有時間讀過校規了嗎？我知道你父母收到了一份。他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對地獄高校的紀律處分方案非常興奮。」

凱蒂感到喉嚨收緊。經過數週每日維持性打屁股和被父母當作嬰兒對待之後，凱蒂終於被認定「適合」再次出現在公眾場合，甚至獲得了選擇自己衣著的權利。凱蒂知道地獄高校使用體罰，甚至已經開始畏懼即將到來的威脅。但她內心深處仍抱有一絲希望，一旦離開父母家，回到學校環境，她就能硬撐過去。「嗯？噢，對，我翻過了。但我想，既然是地獄，應該是我來執行處罰才對。」

彼列先生微笑著搖了搖頭。「不，博爾克小姐，地獄高校不是這樣運作的。只有處於階級頂端的人才能執行處罰。而你只有遵守規則才能爬上階級。」

「但我以為你們討厭規則之類的東西？你們的宣傳冊上是這麼說的。」

「我看你沒有很仔細地閱讀教育理念那一節。我們不討厭規則。我們討厭的是非理性的規則。我們討厭道德法則的幻覺。你看，大多數學校灌輸的觀念是，所謂的『善』與『惡』之間有簡單的黑白區分。我們拒絕這種童話概念。我們地獄高校的規則只是理性的。我們的規則是讓強者爬上頂端，並將弱者牢牢踩在腳下的系統。我們稱國王或女王為『統治者』(ruler)，正是因為他們承受並執行這個權力系統。你想爬上階級嗎？」

凱蒂咀嚼著這個新資訊。她不是什麼道德哲學家，但關於當女王和把弱者踩在腳下的部分確實有吸引力。「嗯，遵守規則是不是代表我可以打這裡一些書呆子的屁股？如果是這樣，那我可以做到。」

「很好。所以我們達成共識了？你會嚴格遵守規則。」

凱蒂把腳翹到桌上，軍靴滴著泥。「對啦，當然。如果這能讓我往上爬，不管你們端出什麼菜我都接得住，胡椒軍士。」（譯註：暗指披頭四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彼列先生的山羊鬍似乎像黑煙般翻騰，然後他深吸一口氣。「……這就帶出我的下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沒穿制服？」

凱蒂嗤之以鼻。「……呃，因為我不想看起來像個蠢蛋？」

「穿全套制服是強制的。這是規則的一部分，你剛剛同意遵守的規則。不遵守規則會讓你受到紀律處分。也就是打屁股。具體來說，你身上每一件不合規定的衣物就換一頓打屁股。」

凱蒂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裝扮。現在想起來，她的父母確實提過她需要去買校服。凱蒂呻吟了一聲。「唉，好啦，行。快點結束吧。」

彼列先生瞥了一眼凱蒂軍靴上滴下的泥巴。「所以，你穿的上衣、短褲和鞋子都不是制服的規定部分。如果搭配適當長度的裙子，你的長襪是可以接受的。你的胸罩和內褲至少符合學校標準嗎？」

凱蒂看著桌腳邊那本小皮革書。「呃……」

凱蒂放下腳，翻閱那本書，找到一張描繪年輕女子穿著樸素內衣的插圖，與她的完全相似。「……現在，假設它們不符合，把沒人看得到的東西也算作制服的一部分，真的公平嗎？」

「這是地獄高校規則的一部分。我們制定它們是有原因的。沒有規則就會陷入無政府狀態。此外，你的正式校服襯衫夠薄，大多數人會透過它看到你的胸罩。而當你的裙子在後面捲起時，人們可能會看到你的內褲。」

「但這不是有點違背目的嗎？校服的意義不是讓我們端莊之類的嗎？你知道，不要太分散男孩們的注意力？」

「我們不在乎端莊。我們在乎一致性。現在，你的內衣是否符合校規？」

凱蒂偷偷瞄了一眼規則書。「恐怕不符合，折磨長大人。」

彼列先生微笑著站起來。他在辦公桌後顯得異常高大。「很好。所以上衣、短褲、鞋子、胸罩和內褲。六件物品。六次單獨的打屁股。」

彼列先生站起來，大步走向一個鉛條玻璃門的壁掛櫃。

凱蒂眨了眨眼，試圖在腦中跟著折磨長數數。「六……等等，那不是只有——」

凱蒂被彼列推開櫃門的動作打斷了。「六次打屁股……每次使用不同的工具。」

迎接凱蒂的是琳瑯滿目的髮刷、拖鞋、板子、藤條、皮帶、腰帶、鞭板，以及幾種凱蒂甚至叫不出名字的體罰工具。

當凱蒂嚥下喉嚨裡的硬塊時，彼列先生斜眼看著她。「我相信你知道，你也可以選擇我用手打一次。有些學生似乎認為用手打比用其他工具輕微。我對這個問題沒有見解。你可以選擇第一種工具。」

當凱蒂看到藤條時，她突然想到一個好主意。它看起來很細，比一根合適的手杖輕得多。「先藤條。」「畢竟，」她想，「最好隔著褲子挨完它，這樣比較不痛。」

彼列先生挑起眉毛，拿出那根細柳條藤條。「一個有趣的選擇……很好。彎腰趴在那張椅子上。雙手掌心平放在椅面上。」

凱蒂翻了個白眼，然後擺好姿勢。她彎下腰夠到椅面時，感覺到紅色短褲繃緊了。「愚蠢的小矮椅子，」她想。

凱蒂聽到幾聲尖銳的呼嘯聲，彼列先生在練習揮動藤條，然後站到凱蒂的後方和側面。然後他輕輕地用藤條敲了敲她的屁股。「六下。」

當凱蒂聽到藤條劃破空氣的聲音時，她瑟縮了一下……卻什麼也沒感覺到。她又感覺到幾下輕敲，當她睜開眼睛環顧四周時，瞥見彼列先生整個身體向後弓起，藤條高舉過頭。

啪！

凱蒂感覺到藤條沿著一條直線，準確地橫過她屁股的正中央，像美工刀劃過紙板。凱蒂在家裡已經體驗過兒童用藤條，所以她準備好感受

「餘震」，一條細長的腫痕會隆起。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她以為自己感覺到一種幻痛，像瘙癢，遍佈整個屁股。

從後面看，凱蒂的屁股在普通人眼裡看起來完全正常。但從折磨長的角度看，他能辨別出藤條痕跡上揚起的熱度，以及一種幽靈般的紅光，地獄之火在原來的「真實」條紋上下各追加上三條，共六條額外的腫痕。

凱蒂在第一下衝擊時悶哼了一聲，然後當她注意到無疑有七條分開的新鮮腫痕同時隆起時，她哼了一聲。凱蒂驚恐地想起她今年夏天不知怎地意外簽下的地獄合約。凱蒂強忍住尖叫的衝動。然後恐懼攫住了她的心。她用了每一分意志力才沒有一下就崩潰大哭。

凱蒂張大了嘴，注意到六條腫痕的熱度已經開始像熔爐一樣貼著她的短褲。「什？到底是什麼？」

「是的。」

然後，凱蒂感覺到彼列先生再次用藤條輕敲她的屁股，發出輕柔的「啪、啪、啪」。

彼列先生嘖了嘖舌。「我必須說，你選擇藤條作為第一次處罰，讓我印象深刻。嗯……也許『印象深刻』不是恰當的詞。更像是驚訝。藤條確實為接下來的懲罰把屁股準備得很好。」

咻……啪！

第二下魔法藤條在第一道下方劃出一道灼熱的疼痛線，接著又是七條腫痕。

凱蒂吼了一聲，然後抿緊嘴唇，發出悶哼。

彼列先生不急不慢地再次用藤條開玩笑地敲打凱蒂的屁股。「她會崩潰的，」他想。「試圖假裝不痛？當我們兩人都知道是假的時候，維持一個禮貌的虛構有什麼意義？」

彼列先生連續快速打出三下精準的藤條，沒有犧牲任何兇猛的力量。他每一下瞄準比前一次稍低的位置，所以第五條腫痕橫跨凱蒂的臀部下方，正好觸及她的大腿上部。

「現在，博爾克小姐，那是第幾下了？」

凱蒂嘶嘶吸氣，只想著她的屁股感覺像剛坐在古老熔爐的鐵柵欄上。當她終於聽清問題時，她意識到自己沒有在數。「噢！……呃……四下？」

彼列先生露出白牙，咧嘴大笑。「如果你說的話。」

他又接連打了兩下，每一下都完美地落在之前的某一條腫痕上。

第六下落下的那一刻，凱蒂嚎叫起來，然後咆哮著站起來，用兩隻巨大的手抓住屁股。「六下！」

彼列先生開玩笑地用藤條拍打凱蒂的大腿。「現在，凱蒂，你肯定記得禁止在打屁股時站起來的規則。我知道我們完成了六下的組合，但我沒有宣布結束。所以，彎回去。我們要重複最後一下。」

凱蒂轉身面對彼列，皺著眉頭。「哈？天啊！你不能給我個警告就算了嗎，你這他——」

當凱蒂注意到彼列與她平視時，她僵住了。她剛進房間時不是還高過他嗎？凱蒂決定改變策略。「你……這位地獄同胞！畢竟，你不想整天都在打我屁股，對吧？」

凱蒂眨了眨眼睛，希望彼列先生喜歡嬌媚陰柔的類型。但彼列只是竊笑。「別做鬼臉，親愛的。我是折磨長。打調皮小鬼的屁股，是我整天、每天都在做的事。不過，我想太多的藤條會產生麻木效果。考慮到你還有相當多的打屁股要挨，這次我就忽略此事。」

凱蒂鬆了口氣。「呵。謝啦，軟腳蝦，讓我輕鬆過關。現在我知道你不會說到做到了……」她想。

彼列把藤條掛回鉤子上。「好了，那是因為穿著不當胸罩的打屁股。接下來我們執行穿著不當鞋子的處罰。我相信這隻拖鞋是最合適的工具。」

凱蒂感覺到藤條痕跡刺痛，瑟縮了一下，然後把頭髮從眼前吹開。「好。」

拖鞋上有褪色的紅格紋圖案，看起來至少有14號（或者對我們的美國讀者來說，是男鞋15號）。凱蒂注意到鞋底覆蓋著小橡膠顆粒，她猜想那與增加摩擦力有關。

鞋底看起來柔軟有彈性。「畢竟，拖鞋應該很舒服，對吧？」凱蒂想。

彼列坐在凱蒂剛才用過的那張椅子上，右手緊握那隻沉重的拖鞋，大概那是他的慣用手。「趴到我膝蓋上來，博爾克小姐。考慮到你的體型，為了調整好角度，你的下巴可能會碰到地板。所以我建議你用手撐著。」

凱蒂嘟著嘴，趴在她的折磨者左大腿上。「哼。」

凱蒂確實發現她的臉會碰到地板，但她選擇用手肘撐住身體重量，決心保持酷樣。「畢竟，不會比藤條更糟，」她想。

當彼列用拖鞋拍打凱蒂的屁股時，凱蒂意識到儘管她體型大，鞋底幾乎能同時蓋住兩邊屁股蛋。

然後一陣空氣呼嘯，它重重地落在她寬闊的屁股上。

它在她整個臀部引發一股衝擊波，波紋穿過藤條留下的每一條跳動的瘀傷，彷彿它們同時被重新擊打。

當凱蒂向前猛地一抽時，她咬緊牙關，臉皺成一副可愛又可笑的困惑混合驚愕的表情。「幹幹幹幹——！」

「有話要說嗎，博爾克小姐？」

凱蒂嘶聲說。「沒有，先生……只是在欣賞毛絨地毯的風景。」

「你知道，我很驚訝你沒有選擇脫掉鞋子，從一開始就避免這次打屁股。」

凱蒂哼了一聲，試圖用諷刺掩飾聲音中明顯的疼痛。「噢，那是個選項嗎？」

「規則裡寫得很清楚，博爾克小姐。你可以通過選擇脫掉違規物品來避免因服裝違規而挨打。不幸的是，我們已經開始了因你穿著不當鞋子的打屁股，所以我們必須繼續。」

「什？等等，我會脫掉鞋子！只要讓我——」

但凱蒂的抗議被彼列猛地拉緊凱蒂短褲腰帶的動作打斷，他把短褲拉成吊褲襠，露出她下臀部的曲線，接著是拖鞋的五下重擊。

儘管他以極快的速度進行打屁股，彼列把拖鞋的每一下打在不同區域，以確保她每一處都感受深刻。

果然，凱蒂覺得彼列先生的拖鞋可能屬於傑克與魔豆裡的巨人，而彼列先生自己可能就是個巨人。

每一下都稍微偏離中心：依次快速打在上左、下右、下左、上右。第六下又瞄準正中央。小橡膠顆粒深深壓入凱蒂的短褲和裸露的皮膚，凱蒂意識到它們的真正用途。儘管材質柔軟有彈性，它們作為撞擊點，讓每一下感覺像十下小的打擊。

凱蒂像獅子一樣咆哮，然後最後一下打斷了她，她像小貓一樣嗚咽。

彼列用拖鞋滑過凱蒂的臀部下緣。「那是第幾下了，博爾克小姐？」

凱蒂嚥了口口水。「六下，我猜？」

「正確。然而，由於一雙鞋子被視為兩件獨立的衣物，這會加倍打擊次數。」

凱蒂的眼睛睜大，轉頭瞪著她的敵人，眼中燃燒著怒火。「哈？規則裡哪條寫了？它叫一雙鞋。因為它就是一雙！」

「第184頁，第7點。被發現穿著任何被稱為『一雙』的違禁衣物的學生，將獲得『一雙』（兩次）打屁股。」

當彼列高舉拖鞋時，它似乎遮擋了房間裡所有的光線。凱蒂感覺到它的陰影籠罩著她，嗆了一下。拖鞋現在看起來比她剛才記得的寬了十倍。

彼列再次開始用拖鞋猛擊凱蒂的屁股，每一下拍打同時擊中新鮮未受損的皮膚，以及藤條留下的隆起的紫色瘀傷。

凱蒂在第一下時呻吟，然後第二下出其不意讓她噎住。無論她怎麼試圖集中注意力，她似乎都無法在心理上為那可怕的橡膠拖鞋做好準

備。更糟的是，它似乎把藤條痕跡錘入她的臀肉深處，幫助灼熱的刺痛越來越深入，直到變成鈍痛。

即使咬緊牙關，凱蒂在第六下時也在大喊。但她努力讓自己不要崩潰大哭。凱蒂深吸著氣，等待被釋放的時刻。「好吧……所以如果我不想挨打，我就可以脫掉一些東西，對吧？所以……」

凱蒂扭動她寬大的屁股，希望這很撩人，並試圖讓聲音變嫵媚。「你想讓我先脫掉什麼？」

彼列先生做了個鬼臉。作為地獄高校的員工，他對誘惑的藝術勉強懷有敬意，但凱蒂荒謬的嘗試就像一幅俗氣的蠟筆塗鴉，畫著火柴人，掛在一幅經典文藝復興布面油畫旁邊。

彼列無視那扭動的屁股，檢查他的懲罰工具櫃。「嗯，你已經因為不當的鞋子被打了屁股。你還沒有因為上衣、短褲或內褲受罰。你至少還有三次打屁股要來，除非你選擇在處罰開始前移除這些物品。你現在要移除任何物品嗎？你可以按任何順序移除，或一次性全部移除，隨你偏好。」

凱蒂努力忽略疼痛，微笑著找到逃脫折磨的方法。「好吧……所以只要我先把它們脫掉，我就不用挨三頓打？所以……就讓我把它們全脫了，然後打屁股就結束了，對吧？」

彼列伸手從櫃子裡拿出一個板子，優雅地檢查了一下，然後掛回去。「然後今天剩下的時間就只穿上衣和鞋子嗎，博爾克小姐？你拿不回被移除的物品。」

凱蒂皺起眉頭。「哈？你會讓我在校園裡半裸著走來走去？」

「或者全裸。羞辱是地獄高校的另一種紀律形式。」

凱蒂瞥了一眼門，試圖在腦中想像她最終的穿著。只要她保留短褲和上衣……她總可以光著裡面。「好吧……那就說……胸罩和內褲。我會脫掉那些。」

「我已經為你不當的胸罩打過你了。」

凱蒂差點氣得嗆到。「嗯，那你能不能讓那一次算作其中一件的處罰，然後讓我脫掉胸罩來避免其中一次打屁股？」

「不行。規則規定，一旦對某項過錯的處罰完成，就不能事後調整。我已經處罰了你拒絕脫掉胸罩。既然根據校規它被視為不當，你當然可以脫掉它，但不會影響任何事情。」

凱蒂翻了個白眼。「好啦！隨便啦，我就脫掉內褲跳過那一次。但我保留短褲。」

彼列拍了拍凱蒂的屁股，力道剛好喚醒前兩次打屁股的刺痛。「有趣。你可以站起來了，博爾克小姐。」

凱蒂伸手去脫內褲，然後想起短褲擋著。當她笨手笨腳地解短褲鈕扣時，她突然想到彼列可能在規則上誤導她。就像男人會對一個可憐的無助年輕女人開的玩笑，讓她脫衣服。「所以，講清楚……我要脫掉內褲，但之後，我可以保留短褲，對吧？」

凱蒂瞥了彼列一眼，皺起眉頭，然後又想到一個念頭。也許男性的目光是一種武器……對她有利。凱蒂慢慢地滑下紅色短褲，讓人不完全看到她那條不合規定的內褲。內褲上裝飾著一個燃燒的骷髏，頂端印著「壞屁屁」。

凱蒂扭動臀部，彷彿在努力脫下短褲。「……你知道，你還是可以因為我穿了這條不當的小熱褲打我？」

凱蒂在強調「打」字時眨了眨睫毛。

彼列看起來很無聊，把一條皮帶放回櫃子裡，然後拍了拍手，悠閒地走過來直視凱蒂的眼睛。「沒有必要脫掉你的短褲，博爾克小姐。你只是想跳過因不當內褲的打屁股，對吧？」

凱蒂感到困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臀部，心想為什麼彼列先生似乎對檢查它不感興趣。「嗯，對，但如果我不趕快脫掉短褲，我怎麼脫掉不當的內褲？」

「像這樣。」彼列以眼鏡蛇般的速度，把手伸進凱蒂的短褲裡。凱蒂尖叫抗議，懷疑她的誘惑戲碼是否演得太過火了，但當她抓住彼列的手

腕時，她發現它們像煙霧一樣。彼列用雙手從前面和後面捏住凱蒂內褲的腰帶。然後他一個乾淨的動作，把凱蒂的內褲直接往上拉。

凱蒂感覺到內褲卡在她的胯部和臀溝裡，倒吸一口氣，然後意識到自己被懸在半空中。凱蒂立刻認出她多年霸凌生涯中最喜歡的技巧之一：吊床式吊褲襠！

晃動的動作讓凱蒂的聲音顫抖，她喊出狂野的戰吼。她試圖罵彼列「狗娘養的」，但脫口而出的卻是：「啊啊啊！媽——媽——！」

沒有什麼比被自己的內褲像鋼絲一樣勒著更能讓你想要媽媽了。

當彼列先生開始輕易地把她上下左右彈動時，凱蒂像老鼠一樣吱吱叫。

內褲繃緊到快要斷裂的危險邊緣。凱蒂咬著嘴唇，喘著氣。「噢，噢！去你的！我改變主意了！我寧可挨打！」

彼列前後擺動手臂以增加動量。「抱歉，在移除衣物過程中你不能改變主意。現在別動。」

像奧運選手一樣旋轉，彼列開始在辦公室裡繞著大圈旋轉凱蒂。凱蒂尖叫，直到她感覺到內褲布料拉伸到蓋住她的嘴和後腦勺。當凱蒂吸氣時，她感覺到內褲布料抵住她的嘴唇，並感覺自己被像陀螺一樣旋轉。當凱蒂踢腿時，她的紅色短褲卡在臀部下方，露出她上臀部的大部分，因為內褲被拉得像牙線一樣緊。

當彼列用一隻手把凱蒂內褲的腰帶固定在她頭上時，他拍打凱蒂的屁股讓她旋轉，好像在綁一個垃圾袋。「別擔心，博爾克小姐，我們馬上就會把這些冒犯性的內衣從你身上脫掉……」

最後一下堅實的彈動，凱蒂的內褲在她全身重量下斷裂了。

凱蒂臉朝下摔在地板上，然後拉扯紅色短褲以緩解殘留的吊褲襠。「啊啊……該死！」

彼列無視她，重新坐下。「現在，你仍然因為選擇穿著短褲而有一頓打屁股要挨。你可以選擇任何工具，或者選擇我的手。然後起來趴到我膝蓋上。」

凱蒂爬起來用手和膝蓋撐著時，不適地吹了聲口哨。「哈？你的手？」

她迅速瞥了一眼短褲，高興地笑了。她在家的打屁股不是野餐，但凱蒂從經驗中知道她通常能撐過隔著褲子的手打屁股……通常。「那就用手吧！」

她幾乎是撲到折磨者的膝蓋上。當彼列讓凱蒂安頓好時，他撫摸著山羊鬍。「我是否可以假定你不熟悉第18條規則：任何及所有用手打屁股都必須在裸露的屁股上執行？」

為了防止凱蒂掙扎，彼列用一隻有力的手壓住她的背部，另一隻手鉤住她紅色牛仔短褲的腰帶。

凱蒂繃緊結實的肌肉，壓住他的大腿，但折磨者纖細的手臂比她想像的強壯得多。「什？那寫在哪？放開我！」

彼列用力一拉，把凱蒂的紅色短褲拉到臀部下方，然後卡住。「第18條規則在第4頁。如果你連那都沒讀到，我可能得給你安排補習英語課。」

凱蒂驚慌失措，掙扎著想掙脫，但他壓在她身上的手像海錨一樣沉重。她像野馬一樣又踢又蹬，但只能把自己從他腿上抬起幾英寸，然後又被壓回去。

在凱蒂第三次試圖掙脫時，彼列抓住機會扯下她的短褲，把它們滑過她粗壯的大腿，一直滑到膝蓋。

凱蒂繃緊雙腿，感覺到它們被皺巴巴的短褲卡住。「該死！我改變主意了！」

「抱歉，但第3條規則規定在處罰過程中你不能改變主意。」

凱蒂怒不可遏，開始結結巴巴。

彼列無視受害者語無倫次的抗議，把手掌平貼在凱蒂裸露、起泡和瘀青的屁股上，開始在那斑駁的皮膚上輕輕畫圈。「許多學生認為手打屁股不像板子之類的那麼痛。但當由經驗豐富的管教者在裸露的屁股上執行時，它可以精確瞄準壓力點。」

凱蒂最後一次用力，癱軟下來，然後感覺到柔軟的摩擦，倒吸一口氣。「嘿！你在摸我嗎？住手！」

彼列輕輕托起凱蒂的兩邊屁股蛋，考慮著底下隱藏的蒼白坐點，那些部位被藤條和拖鞋保護著。然後他調整膝蓋角度，迫使凱蒂的臀部急劇上翹，暴露敏感皮膚。「不，博爾克小姐，只是在選擇目標。」

啪！

凱蒂感覺到撞擊，猛然一震，然後感覺到它的震盪效應，弓起了背。他的手掌輕易覆蓋了她的整個下臀部，以及拖鞋留下的幾道圓形腫痕和藤條留下的瘀傷，它們都重疊在一起。

所有痕跡的交匯點似乎都亮了起來，像蓋伊·福克斯之夜的煙火表演。（對正在閱讀的美國讀者：英國人在七月四日沒有煙火，原因顯而易見。）

凱蒂在處理這種感覺時，嘴巴張成無聲的尖叫。彷彿她同時再次體驗藤條和拖鞋，再加上彼列粗糙、皮革般手掌的新鮮拍擊。

「一下。」

凱蒂噎住，想尖叫，但她不得不吸氣。最後她只能發出一聲困惑的咕噥。「呃？」

「不，博爾克小姐。應該是『一下，先生』。我看還需要補習數學。現在，你知道一後面是什麼嗎？」

啪！

又一擊打在另一組痕跡和瘀傷上，在凱蒂的屁股蛋上點亮一波新的疼痛。凱蒂無法數數，像小豬一樣尖叫。

彼列先生樂於讓凱蒂慢慢消化她的處境，他撥弄著對講機的旋鈕，以確認它還在運作。他注意到辦公室上方角落的隱藏安全攝影機，稍微調整了座位，讓凱蒂的屁股位於畫面中央。當然，他的辦公室覆蓋了所有角度以防小偷和惡作劇者，但他喜歡給觀看的學生們多一點「表演」。他慢慢地撫摸凱蒂的屁股，幾乎是溫柔的，但又不完全是溫柔，

直到他確定她能聽到他說話。「那麼，凱蒂『大塊頭』博爾克，你覺得在地獄高校的第一天怎麼樣？」

「你可以親——」

凱蒂試圖回答的那一刻，彼列猛地把手掌向下拍，打出迄今最重的一下，同時打在全部六條藤條痕跡上。

彼列讓凱蒂哀嚎，然後等她暫停。「嗯？我期待你對我的問題有個恰當的回答，博爾克小姐。」

凱蒂不在乎他說什麼，轉頭直視折磨者的眼睛。「你可以坐在一把乾草叉上！」

彼列本來會對她純粹的決心印象深刻……如果不是因為淚水沾濕了她的睫毛。「……而且……」

啪！

「呀啊！」

第四下打在完全相同的點上，在所有六條藤條痕跡上隆起一個清晰、白色的手掌印。通常，彼列喜歡保持手掌平穩，合攏手指以產生類似板子的效果。但現在，他決定張開手指可以覆蓋更多的腫痕。彼列快速連續打出第五和第六下，然後用一根手指劃過凱蒂的兩邊屁股蛋。「那是六下，因穿著不當短褲。」

凱蒂猛地抬起頭。「哈？但你剛剛脫掉了我的短褲！」

「當然。因為規則規定手打屁股必須在裸露的屁股上執行。」

「但那不公平！如果你脫掉我的短褲，你怎麼能因為我沒有脫掉短褲而打我？」

「簡單，因為你拒絕脫掉短褲。根據規則，因為你拒絕脫掉短褲，我必須執行打屁股。而因為你選擇接受手打屁股，我必須脫掉你的短褲才能在裸露的屁股上執行。」

「噢，去你的！如果我早知道，我絕不會同意手打屁股！」

「如果你更仔細地讀規則，你就會知道……等等，我剛意識到。我在打你，因為你穿了一條短褲，而不是規定的裙子……」

「對！廢話，福爾摩斯！還有什麼高見？」

「嗯，這是一條短褲，規則明確規定，穿著任何被稱為『一雙』或『一條』的未經批准衣物，將獲得一『雙』或一『條』打屁股。」

「什麼？那完全沒道理！它只有一件——」

彼列在凱蒂屁股上打了第一下，替她說完句子。「一條短褲。」

當凱蒂怒不可遏時，彼列打了第二下清脆的拍擊，讓凱蒂有幾秒鐘品味刺痛，然後慢慢又打了三下。

凱蒂像野貓一樣吐口水。「啊啊！去你媽的！」

「博爾克小姐，由於你持續使用髒話和惡劣態度，你在這次結束後肯定又賺到了一頓額外的打屁股。」

當凱蒂緊緊閉上眼睛時，她感覺到兩滴淚水在眼眶中湧出，她努力把它們逼回去。不想讓彼列看到她淚水的任何痕跡，她低下頭，豎起雙手中指。「你可以親我的屁股，你這個老廢物！」

彼列在凱蒂的坐點上打了兩下，換回用堅定的、合攏的手以產生更深的效果。「不，但我要打你的屁股。雖然六下規則通常適用於工具執行的處罰，但第3條規則第2點規定，任何教師或折磨長可以自行決定延長任何手打屁股的長度。」

說完，彼列開始以穩定、無情的節奏打屁股，用一連串拍擊覆蓋凱蒂整個裸露的屁股。

當凱蒂終於感覺到第一批拍擊的刺痛開始消退時，它很快被一種燃燒感取代，每一下都為地獄之火添加新的柴火。「噢！啊！哇喔！哇——噢！」

凱蒂最初的尖叫更像武術家在戰鬥中的喊叫。但她的哭聲很快變得更加尖銳和絕望。「啊啊！好了！好了！我不罵了！」

彼列沒有暫停穩定的拍打雨，每一下本身都像雷鳴。「我知道你會停的，凱蒂。等我打完。順便說一句，我們甚至還沒開始你因使用髒話的打屁股。這只是因為你對我態度惡劣。」

在大約100下之後，彼列終於暫停，讓凱蒂在他膝蓋上顫抖。「有好消息。因穿著不當短褲的打屁股結束了。現在我們可以開始因不當上衣的打屁股了。而且輪到我選擇工具了。」

彼列把左臂伸到凱蒂面前，從他的收藏中選了一根粗壯的木製板子。他在凱蒂面前晃了晃，讓她好好看清楚，然後換到右手。

凱蒂迅速用手臂擦掉眼淚，轉頭看向身後，看到自己的屁股在身後顫抖。「吸鼻……噢，你就不能只給我個警告就放過我嗎……帥哥？」

凱蒂在最後一個詞上加上痛苦的笑容，弓起背稍微抬高臀部。這種笨拙的試圖看起來順從和女性化的舉動，被凱蒂T恤背面的髒話嚴重削弱了。「來吧，大人物……我可憐的小屁股今天被打得還不夠多嗎？」

「不夠！有你那種態度絕對不夠。」

說完，彼列把板子打在凱蒂的整個屁股上，把她兩邊結實的臀肌像生麵團一樣輕易壓平。

凱蒂絕望的懇求是她日益增長的恐懼的薄薄面具。板子落下的那一刻，她像狼人一樣嚎叫。「啊嗚嗚嗚喔！」

「這就對了。我猜你感覺到那一下了，博爾克小姐？」

凱蒂差點罵出髒話，然後忍住了。不幸的是，折磨者的問題沒有完全進入她的腦海。「該——……對不起，先生！」

彼列在她左上臀部打了一下。沒那麼重，但足以引起她的注意。「我在問你問題，博爾克小姐。」

凱蒂喘著氣，藤條痕跡開始跳動。「啊！……什……什麼問題？」

彼列讓時刻懸宕，看著她的屁股在板子的陰影下顫抖。「我問你是否感覺到那一下。疼痛程度是否合適？」

凱蒂猛烈地點頭，瀏海垂到眼前。「是！是，它他……它超痛……先生！是迄今最痛的一次！」

彼列溫暖地笑了。看著她試圖禮貌，而她顯然對此事生疏，幾乎是可愛的。「太好了。那樣的話……」

彼列把板子放在桌上，在便利貼上寫了什麼。他把便利貼貼在桌子正面，讓凱蒂可以輕鬆閱讀：「凱蒂·博爾克，#1718。討厭板子。」

當凱蒂驚恐地盯著便利貼時，彼列重新拿起板子。「……我將指定板子作為你需要的任何額外紀律的首選工具。」

「但是——」

彼列打了三下快速、兇猛的板子，在凱蒂的兩邊屁股蛋上留下兩道長而寬的腫痕，以及一道在大腿上部的腫痕。他毫不間斷地改變板子的握法，以更垂直的角度瞄準最後兩下，依序打在凱蒂左邊和右邊屁股蛋的正中央。

到第六下時，凱蒂的尖叫達到了那種無法偽造的獨特音質。她的短褲垂到小腿，卡在腳踝處。當凱蒂像野瞪羚一樣試圖向前衝時，她踢掉軍靴，然後紅色短褲飛過房間。凱蒂不是那種會流鱷魚眼淚的人，總是盡可能地抵抗真正的眼淚。她哼了一聲，迅速用肩膀擦臉，最後一次徒勞地試圖隱藏明顯的淚痕。

彼列讓凱蒂哭訴，同時用板子滑過她的屁股，像在鋸木頭。「……現在，你明白你還有一頓額外的打屁股要來嗎？一次是因為髒話，另一次是因為摔我的門。既然我們已經確定板子是你的首選工具，我先因為你摔門處罰你。這似乎很合適，因為那是你選擇給人的第一印象。」

當凱蒂終於理解這些話的含義時，她夾緊屁股，皺起眉頭。「什？你之前沒說過！」

「沒有。但規則書裡寫得很清楚。現在，盡量別動。看起來經過所有那些掙扎，你已經弄丟了你的鞋子……還有你的短褲。」

當凱蒂踢動雙腳時，她本能地用腳跟護住屁股。此刻，她意識到自己現在只穿著大腿襪、胸罩和寬鬆的龐克搖滾T恤，T恤大部分翻到背上，露出她胸部的下緣。「……但是——」

彼列突然開始快速的最終板子處罰。六下之後，他暫停了，凱蒂敢於希望打屁股結束了。但相反，彼列只是調整了他對凱蒂腰部的握法，用右腿鉤住凱蒂的左腿，讓她跨坐在他的左膝蓋骨上。這個新姿勢迫使凱蒂如此低地接近地面，她的鼻子壓在地毯上。這也暴露了她更多的大腿內側，那些部位在之前的打屁股中未被觸及。

在最後一陣脾氣中，凱蒂掙扎著咬、抓、摳任何她能觸及的東西。她的一隻手抓住了椅子的腿。她設法抓住了折磨者的褲腳，但就在她準備把指甲摳進他身體時，最終的板子處罰開始了。那一下力道如此之大，把凱蒂撞向前方，使她失去了抓握。當她咬著地毯，感覺到地毯摩擦她的臉頰和鼻子時，凱蒂只能發出困惑的喉音。

彼列的鉗制把凱蒂固定在他膝蓋上，他迅速揮動板子，迅速覆蓋凱蒂屁股和大腿的每一寸。不給凱蒂任何喘息的機會，彼列無情地用板子打，目的是打破她最後的意志。

果然，凱蒂咬緊牙關，最後一次試圖抵抗像嬰兒一樣崩潰大哭的衝動。但不可避免的，堤壩崩塌了。新的淚水像瀑布一樣流下她的臉頰，她開始嚎啕大哭。

當他聽到無法控制的、劇烈啜泣的信號時，彼列放下板子，檢查他的「作品」。他決定還有幾個小點他錯過了，在凱蒂甚至還沒意識到打屁股已經停止之前，他又開始從頭打她，用手來均勻她整個屁股和大腿的顏色，使其成為一致的、憤怒的紅色，加上斑駁的紫色瘀傷和水泡。這持續到凱蒂伏在他膝蓋上，無法再聚集力量抵抗。當彼列打出最後一組拍打時，凱蒂嗚咽和呻吟。她顯然想尖叫，但她的聲音早已嘶啞。

彼列把板子掛回鉤子上。滿意於凱蒂不再有力量反抗，他調整凱蒂的位置，讓她趴在他腿上，而不是跨坐在他膝蓋上。「好了，這是因你摔門的滿意打屁股。現在剩下的就是因你髒話的另一頓打屁股。你想選擇工具嗎？」

當凱蒂的眼睛顫動睜開時，她似乎從恍惚中醒來。她意識到的第一件事是她的屁股到處都在痛。然後她抬頭看到那排可怕的打屁股工具。早已超過她的極限，凱蒂的嘴唇顫抖著，她親吻著地毯，想知道哪種打屁股工具會最不痛。

幸運的是，她最近從父母那裡承受的多次打屁股教會了凱蒂在處罰中保持冷靜。當她眨回淚水時，她決定那些尺子看起來小而沒有威脅性。「我……我選尺子……先生！」

彼列在座位上轉身，用手指劃過一系列尺子。「嗯嗯，哪種尺子，凱蒂？塑膠的、木頭的還是金屬的？」

凱蒂猜塑膠聽起來最輕，最不嚴厲。「塑……塑膠的！」

彼列冷靜地拿起塑膠尺，拍了拍凱蒂的臀部。「大膽的選擇。你知道你還有多少次嗎？」

凱蒂搖了搖頭。「有什麼區別？反正就是規則書上說的，不是嗎？」

「大致正確。對於輕微違規，規則規定標準的一組六下……至少對於初犯是這樣。所以，那就是你將得到的！」

啪！

凱蒂本以為輕巧的塑膠尺會痛得最少。雖然每種材料都有其優缺點，塑膠尺光滑的表面為經驗豐富的管教者提供了一個主要優勢（或者對調皮的受害者來說是一個主要劣勢）：塑膠尺像黃蜂一樣刺痛。

殘留的刺痛如此明顯，甚至壓過了藤條和板子留下的更深層疼痛，然後像一場被嚴格控制的野火，在凱蒂已經燒焦的屁股上蔓延開來。

凱蒂立刻注意到了。「嗷！」

彼列熟練地打出六下，排列整齊，邊緣略微重疊。「哦天哪，你幾乎踢掉了你的襪子。你想花點時間把它們脫掉嗎？」

凱蒂做了個鬼臉，虛弱地向後伸手抓住她寬鬆大腿襪的頂部。「不！我要它！」

「可惜。那又是因為沒有穿規定長襪的一頓打屁股。」

「哈？但你說過它們符合學校規定！」

「如果搭配鞋子穿的話。但任何不穿鞋的襪子都被視為違反學校服裝規定。」

「但我有穿鞋！」

「直到你把它們踢掉。」

「那好吧，讓我把它們穿回去！那我的襪子就沒問題了，對吧？」

「別荒謬了，那些軍靴不符合學校服裝規定。我為什麼會允許你把它們穿回去？」

「但是……你已經為拒絕脫掉它們打了我兩次！」

「當然。因為它們是一雙鞋。這提醒了我，既然你穿了一雙襪子，卻沒有鞋子，你需要兩組打屁股。既然髒話被視為與服裝違規分開的違規行為，我可以再用尺子。」

當凱蒂踢動雙腳時，其中一隻長襪差點從她腳上滑落，但沒有完全掉落。「不公平！不——」

彼列又打出整齊排列的六下尺子。「那是一隻襪子的一組打屁股。現在是另一隻。」

當凱蒂恢復元氣時，她再次試圖踢動雙腳。她顯然已經被打掉了大部分鬥志，但這剛好足夠讓其中一隻襪子從她腳上飛脫。

彼列看著它落在地板上。「啊，真可惜。你差點就來得及，但沒趕上……這是另一隻襪子的打屁股。」

「拜託——」

彼列打出最後六下打斷了凱蒂，然後暫停檢查他的「作品」，用空著的手探測她的臉頰。「那不是很可愛的番茄色嗎！一旦我們給你穿上規定的藍白荷葉邊內褲，你的屁股就會配上英國國旗了。」

在輕輕捏了凱蒂的兩邊臉頰後，他在她臀部下緣中央打了最後一下扎實的拍打，發出清脆的啪聲。

這一記「臨別禮物」讓凱蒂強烈地意識到，由於之前的板子處罰，她坐點上形成的水泡正在跳動。

凱蒂把腳踩在地板上，試圖站起來，卻只能在折磨者的大腿上上下彈跳，他的手將她固定住。

當凱蒂喘口氣時，她重新找到了聲音。「噢噢噢噢！嘶！」

當她被允許站起來的那一刻，凱蒂在原地跳動，抓住她疼痛的屁股，然後因為發現按摩它太痛而尖叫。然後她注意到腰部以下只穿著一隻長襪，趕緊拉下上衣前面以遮住陰部。「啊！我需要我的短褲！」

當凱蒂轉身時，她發現了她的短褲，但當她伸手去拿時，彼列捏住她的耳朵，把她拉回他腿上。「恐怕還沒結束。回來！別荒謬了，你不能穿回那些短褲。它們違反服裝規定。」

「但是……但是我讓你打我，就是為了能保留它們！」

彼列哼著歌，撫摸凱蒂發紅的屁股，好像在溫暖的火爐邊暖手。「事後看來，這是個諷刺的選擇。現在，最後一件事是因穿著不當內褲打你。」

「哈？但你說過如果我同意脫掉它們，我就不會被打！你說規則裡有寫！」

彼列玩弄著他的山羊鬍。「我說過嗎？也許我需要複習一下。讓我們看看……」

彼列翻閱頁面，用食指掃過文字。「這裡寫著學生必須自己脫掉衣物。」

「我做了！我同意脫掉它們！」

「但你沒有實際脫掉。是我強行替你脫掉的。根據法律條文，你從未遵守我的命令。」

「那就給我一個機會遵守！」

「很好。博爾克小姐，立刻脫掉你的內褲。」

凱蒂抓住屁股，然後僵住，想起她的內褲已經不見了。「但是……但是現在我根本沒有內褲！」

彼列搖了搖頭，粗魯地把凱蒂的手從屁股上拉開，穩固地抓住她的腰。「但你之前有，而你沒有按照規則規定自己脫掉它們。」

凱蒂用拳頭捶打地板。「我要告你！我要告到你脫褲子！」

彼列用張開的手在凱蒂屁股上打了一記扎實的拍擊作為回應。「真有趣。」

凱蒂感覺到彼列手掌的新鮮刺痛，那種搔癢感像緩慢篝火的劈啪聲，她瑟縮了一下。在凱蒂能進一步爭辯之前，彼列開始用一種不容爭辯的語氣教訓她。「我承認你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奇特的法律困境，但作為折磨長，我在決定適當的處罰應用上被授予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如果說我是法官、陪審團和劊子手也不為過。回到你下一次打屁股的問題……上次我讓你選工具，但這次，我想還是由我來選。」

彼列抓住一條長皮革皮帶的握柄，厚度和寬度都是最狠的皮帶的兩倍，在凱蒂眼前晃了晃。「在我們開始之前，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凱蒂盯著皮帶，所有頑劣的語氣都消失了。「你要用……那個打我？」

「是的，它是懲罰一個頑劣年輕小姐臀部的完美武器……而且已經是相當受罰的臀部了，恕我直言。站起來，不准揉。我們需要你站著，皮帶才能最有效。」

凱蒂的手在抓住屁股之前僵住了，然後她拉下上衣，轉身避開彼列。當她注意到他在檢查她暴露的臀部時，凱蒂下意識地把屁股翹得更高一些，嘟著嘴。「……但是……但是……」

凱蒂輕輕扭動屁股。「……屁股？」

當彼列什麼也沒說時，凱蒂眨了眨眼，懷疑自己是否太含蓄了。「呃……我這頑劣的屁股不是又紅又漂亮嗎？你不想把它弄出疤痕吧？」

彼列搖了搖頭，從辦公桌後面拿出一張三腳木凳。「嗯，我確實已經做得很徹底了。如果我是在為單一過錯處罰你，我早就滿意了。但規則明確規定，每一件未經批准的衣物都被視為單獨的違規行為。沒辦法！現在，雙手手掌平放在凳面上。」

由於凳子很矮，凱蒂發現自己必須彎腰雙手才能碰到凳面，她的上衣高高掀起，露出她豐滿而結實的屁股。她的膝蓋顫抖著。「求求你，先生……發發慈悲吧！」

「要想讓求饒能有效減少處罰，必須以恰當的方式進行。第313條規則。也就是跪著，雙手合十，像這樣。然後，陳述你的案情。」

凱蒂立刻跪下，雙手合十放在面前。「噢幹！好啦，好啦！我什麼都願意做！求求你，先生，不要再打了！」

「注意語言，凱蒂。」

「該死！對不起！」

「那是在被警告後使用髒話的兩次額外打屁股。」

凱蒂哀嚎，開始夾雜著半截髒話和道歉地哭訴。

彼列看起來很無聊，哼著歌，瞥了一眼辦公桌。突然，他注意到他的老式傳呼機在震動。這是一種新潮設備，讓他可以通過微型鍵盤輸入，向對方發送實際訊息！學校董事會發來一條訊息:「聽說你遇到紀律問題？第一天？」

彼列漫不經心地朝凱蒂揮了揮手，拿起傳呼機打字回覆。「噢？但你是個強壯的大女孩，凱蒂。你肯定能承受一次打屁股吧？」

彼列迅速打出:「一切盡在掌握。調出學校安全監控畫面。」

新的淚水湧上凱蒂的眼睛。「不！太過分了！我的屁股再也受不了折磨了！」

她抽著鼻子，開始大哭。

彼列嘆了口氣，放下傳呼機，拿起皮帶。「嗯，真可惜，因為第313條規則第2款規定，為了讓求饒能減少處罰，必須在你實際知道處罰是什麼之前開始。所以，不幸的是，這對你服裝違規的最後一頓打屁股不會有任何影響。然而，我對累犯的處罰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鑑於你確實嘗試了求饒，我會將你因不雅語言的皮帶處罰減半……如果你接受用肥皂洗嘴的話。我認為那對你那張髒嘴來說是恰當的懲罰。」

凱蒂的嘴唇顫抖著，試圖數她還有多少打屁股要挨，當她意識到已經數不清時，她恐懼地睜大了眼睛。「是……是的，先生。」

凱蒂大塊頭認命了，爬向凳子，重新擺好姿勢。

「乖女孩。看來打屁股確實能達到預期效果，即使是對像你這樣任性的女孩。現在，你的第一下來了……」

啪！

皮帶與之前的工具質感不同。它像木製板子一樣發出沉重的悶響，但柔軟的皮革劃過凱蒂的皮膚，摩擦力增加了額外的刺痛。

她的意志已被磨損，曾經強大的凱蒂大塊頭在感受到皮帶的第一下時嚎叫起來。「咿吼嗚！啊啊啊！呃！」

她在腳掌上上下跳動，顯然在運用最後每一分力氣維持姿勢。

「一下。你知道接下來是什麼。幫我數剩下的……」

啪！

「啊！兩下，先生！」

「很好。再來？」

啪！

凱蒂在第三下時向後退縮，努力喘氣。

彼列搖了搖頭。「你那頑劣的屁股現在感覺如何，凱特？」

「啊啊！……三下，先生！……很痛！還能有什麼感覺？」

「只是想確認它在產生預期效果……」

啪！

「咿喲！四下，先生！」

「……所以你現在知道我這裡會因為你的頑劣態度得到什麼了！不是嗎，凱蒂？」

凱蒂點了點頭。「是的，先生！一頓打屁股，先生！」

「好，好。現在只剩兩下……然後是因語言的六下，從十二下減半……然後我們終於可以給你洗嘴，讓你進角落反省。」

啪——！

她的聲音破了，她放聲大哭。「哇啊！五下，先生！噢，天啊！我的屁股！」

彼列無動於衷。「很痛，不是嗎，凱蒂？」

他的臉上仍然混合著無聊和有趣，彼列用雙手蓄力，像板球冠軍一樣揮出雙手持握的一擊。

（對正在閱讀的美國讀者：板球是一種迷人的運動，很像棒球，除了……啊，算了。你不會懂的。）

彼列以二十多人的力量打出第六下。

啪——！

「啊啊啊！六下，先生！」

彼列哼了一聲。「好極了！那應該……等等，這個處罰是因為穿著一雙不當內褲。所以那是另外六下。」

凱蒂部分脫離姿勢，舉起一隻手好像在投降。「一雙……噢求求你，先生！拜託，拜託，拜託！」

「現在求饒太遲了，凱蒂。但還不算太遲，會因為脫離姿勢再賺到一頓額外打屁股。」

凱蒂的手飛回凳面。彼列笑了。「好多了。現在，凱蒂，這可能會讓你驚訝，但我想對下一組放輕一點。畢竟，把你的屁股打太狠會讓它麻木。但如果我們控制節奏……嗯，你的屁股仍然有足夠好的狀態，去感受最後一下的刺痛，希望如此。記得數每一下。」

凱蒂吸著鼻子，咕噥了一聲「是的，先生……」然後第一下落下了。

果然，彼列剛好控制力道，讓凱蒂感覺到刺痛，卻不在她已經大量的腫痕和瘀傷上增加更多水泡。凱蒂進入穩定的節奏，數著每一下。到第四下時，凱蒂終於能喘口氣，並敢於希望她至少能好好地完成這次打屁股。

就在凱蒂的顫抖開始平息時，彼列笑了笑，用盡全力打出第五下，在她臀部下緣撕開一個新鮮水泡。

凱蒂跳動和原地舞蹈，凳子在她全身重量下劇烈搖晃。「幹——！」

她的屁股夾緊，因為她意識到自己罵了髒話。「五……五下，先生！」

「你需要完整的十二下作為提醒教訓嗎，凱蒂？」

「不用，先生！只要洗嘴就夠了，先生！」

「很好。這是服裝違規的最後一下。而且你知道最後一下必須是最狠的。」

當第六下刺痛落下時，皮帶的尖端像牛鞭一樣抽下，留下一個鮮明的紫色印記。凱蒂發出一聲顫抖的哀嚎，像某部極度暴力的兒童卡通裡的某隻貓。「咿呀哈吼！」

當凱蒂跳起來時，凳子的一條腿在她重量下斷裂，整個凳子坍塌。她癱倒在地，豐滿上翹的屁股像一片戰區。

彼列先生戴上老花眼鏡，彎腰檢查凱蒂戰區般的屁股。「噢天哪，凱蒂。你應該知道破壞學校財產也會導致打屁股……但我認為你今天已經受夠了，對吧？」

當彼列輕輕拍打她裸露的屁股時，凱蒂抬起頭，微笑著。終於，她被展現了……慈悲？

「所以我們把那頓打屁股留到明天，還有你仍然欠著的十二下髒話處罰。現在，跪著到那扇窗戶前，雙手抱頭……該死，我把肥皂放哪了？」

凱蒂反射性地雙手合十做出乞求姿勢，掙扎著爬起來。「明……明天還……還要打屁股？噢，求求你，先生！那不是我的錯！」

彼列點了點頭，檢查辦公桌的抽屜。「乖女孩。你學會了如何求饒。但明天的事明天再說。現在，跪在這裡，面向那扇關著百葉窗的窗戶。不，不，不用站起來。當然是用膝蓋走過去……啊，找到了！」

凱蒂雙手手指交錯放在腦後，用膝蓋向窗戶挪動。「哈？還能有什麼——」

「張大嘴！」彼列打斷她，把一塊方形黃色肥皂穩穩地塞進她嘴裡。它比標準的長方形肥皂寬，所以凱蒂的臉頰被撐開。她看起來像一隻試圖吞下一整根胡蘿蔔的倉鼠，假設那根胡蘿蔔被切成完美的矩形。

凱蒂的眼睛幾乎從眼眶裡瞪出來，她低頭盯著肥皂，但在她能吐出來之前，彼列用一根手指穩穩地按住，搖了搖頭。「啊，啊！咬住，如果你不想讓它滑掉的話。如果那塊肥皂以任何理由離開你的嘴，我會認為是你故意吐出來的。」

凱蒂最後皺了皺眉，咬住肥皂，緊緊閉上含淚的眼睛。她感覺到肥皂屑在她的牙齒間刮擦，刺鼻的味道讓她想要作嘔。

彼列伸手拍了拍凱蒂的屁股，把她的鼻子按在百葉窗上。「現在在那裡待一個小時，否則再來六下，明白了嗎？」

當彼列站直時，他拉開百葉窗，露出辦公室外面擁擠的學校走廊。聚集的學生都看向別處，看著一台電視。當凱蒂看向電視時，她看到一個豐滿的裸露屁股，以及一個跪著的女人後腦勺……穿著一件寬鬆的龐克搖滾T恤。

彼列點了點頭，從辦公桌裡挖出一個迴紋針。「啊！很高興看到地獄高校的學生對課堂紀律的執行抱有健康的興趣。沒有必要遮擋視線。」

當凱蒂感覺到彼列把她上衣背面別起來，完全暴露她裸露的屁股時，她看到電視螢幕上的女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暴露。凱蒂開始站起來，準備恐懼地逃跑，然後她注意到自己腰部以下赤裸。

當學生們轉頭不看電視時，凱蒂迅速跪下，用牆壁遮擋她的正面裸露。當她重新跪下時，她失去平衡，臉撞在窗戶上，把那塊黃色肥皂一直推到喉嚨深處。

凱蒂開始作嘔，眨回淚水，然後她感覺到肥皂滑動。她迅速咬住以免失去它。當她抬起頭時，她看到整個學生群眾轉向她，指指點點，大笑。

一個高年級男孩用拇指指著窗戶。「喂！大家看，是凱蒂大塊頭！本尊！」

一個頭髮整潔金黃、穿著名牌服裝的年輕女人拍打自己的屁股，對凱蒂眨了眨眼，用一種在人群中脫穎而出的明顯好萊塢口音說：「對啊，是那個被狠狠打過、又紅又嫩的本尊！」

「真是個傳奇！」

「你們覺得如果我們明天在這裡等，能看到第二回合嗎？」

金髮女人搖了搖頭。「天啊，我要重新讀學生手冊。我，完全不想變成那樣。她到底因為什麼被處罰？」

一個中年女人出現在金髮學生身後，用力捏住她的耳朵。「服裝違規。就像你身上……穿的所有東西一樣。跟我來，去副折磨長辦公室！彼列說我自己需要更多練習執行打屁股！」

年輕金髮抓住女人的手腕，用空著的手護住她迷你裙下的屁股。「噢不！拜託，副折磨長，你不明白。我必須完成這個愚蠢的作業，關於什麼詩意反諷之類的。所以那都是我老師的錯！我忙著完成它，太分心了，以至於忘了——咿喲！別那麼用力！」

當凱蒂看著金髮學生被帶走時，幾個學生拿出手機拍照。當閃光燈照到窗戶時，凱蒂能看到她自己淚痕斑斑、腫脹臉龐的反射。鼻涕從她鼻子上垂下來，口水從她下巴滴落。最後，兩滴濃厚的淚水沾濕了她泛紅的臉頰。

凱蒂大塊頭知道，從那一刻起，她將成為地獄高校的傳奇。

【第一部完】

凱蒂大塊頭入學記

第二部：服裝規定

在刺人的毛絨地毯上跪了僅僅五分鐘後，凱蒂大塊頭的雙腿開始發抖。多虧透過窗戶能看到的時鐘，凱蒂知道自己還有整整55分鐘的隔離反省時間。但比時鐘更糟的是那一波波的學生，他們經過辦公室窗外時，都清楚地瞥見了凱蒂那燃燒般的紅色、淚痕斑斑的臉龐，正走往教室。幾個人停下腳步，試圖伸長脖子偷看凱蒂的屁股，然後緊張地瞥了折磨長一眼，繼續往教室走去。

彼列先生吹著口哨回到辦公桌前，開始整理迴紋針。當學生們全部前往教室，遲到鈴響起時，凱蒂試圖鬆一口氣，卻被塞滿嘴的肥皂嗆到。隨著時鐘每一秒的滴答聲，凱蒂的思緒因無聊而尖叫，但當她試圖讓自己分心時，屁股上跳動、灼燒的疼痛叫得更大聲，要求她全神貫注。

當凱蒂在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播她經歷的一系列打屁股時，她得出一個灼熱的結論。這一切都是彼列先生的錯。總有一天，她會報仇。她會復仇！她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重複這些話，伴隨著每一聲單調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凱蒂甚至沒聽到彼列站起來從她身後走近。「你的時間快到了！通常，因服裝違規而受罰的學生會被允許正常返回課堂，然後在第二天才有機會穿上正確的制服。但既然你實際上沒有合適的制服，我想我們必須給你一些寬容，以免明天整天都在因為重複違規而打你。所以米諾斯夫人會護送你去購物中心，為你量身定做一套規定制服。你高興嗎，凱蒂？」

凱蒂保持沉默，然後彼列拍了拍她的右邊屁股蛋。「我在問你問題，博爾克小姐。你不感激嗎？回答，是的，先生，或不是，先生。」

凱蒂差點吞下那塊肥皂。「不速……」

彼列拍了一下凱蒂的左邊屁股蛋作為回應。「不是，先生？那樣的話，你寧願就這樣被送回教室嗎？」

凱蒂低頭看了一眼，想起自己只穿著一件T恤、一件胸罩和一隻長襪，一陣寒意沿著脊椎上下竄動。「不速……先生……」

「那就感激米諾斯夫人願意從她繁忙的一天中抽出時間幫你挑選明天的校服。讓我們再試一次。回答，是的，先生，或不是，先生。」

凱蒂感覺到肥皂泡沫滴落喉嚨，幾乎作嘔。為什麼他非得假裝真的在給她有意義的選擇？「是速……先生……」

彼列用雙手拍打凱蒂屁股的兩側，然後彎腰低聲說：「嘴裡有東西時不要說話，博爾克小姐。現在站起來。」

當她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時，凱蒂感到針刺般的麻痺感，意識到她的雙腳早就麻痺了。然後她聽到鈴聲響起，眼睛睜大了。

她來回張望，尋找逃脫的路徑，但當她轉身時，彼列先生穩穩地抓住她的肩膀。「等等……我們必須審查你的行為，並簽署一份標準紀律處分表格。今天你因為摔我的門、使用髒話以及在處罰中表現違抗而被打了屁股。更不用說你因鞋子、長襪、短褲、內褲、胸罩的服裝違規了……」

凱蒂在顫抖的雙腳上搖晃，向前衝向門口，因為她聽到身後的門打開了，整間整間的教室下課了。她轉頭越過肩膀看，然後用懇求的眼神看著彼列，點了點頭。

彼列沒有一絲悔意，緊緊抱住她，從桌上拿起一把木製髮刷，高高舉起。「噢……我真糊塗！我忘了因為你未經批准的上衣打你。『去你的』？我想你覺得那非常聰明吧。」

說完，彼列伸手在凱蒂的右邊屁股蛋上打了一記清脆的拍擊。她越過肥皂嘶嘶作響，在原地跳動，發現自己巨大的重量輕易地被彼列支撐著。「一下。這次不用數。但盡量別動。想像一下你看起來有多傻。」

凱蒂能聽到低語聲，因為整個學生群眾停下來透過窗戶盯著她看，然後髮刷的第二下驅散了她腦中所有尷尬的念頭。凱蒂無法靠自己的雙腳站立，緊緊抓住唯一可用於支撐的東西：彼列本人。到第六下時，凱蒂已經重新淚流滿面，只想消失在黑洞裡，而不是再忍受一刻。

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凱蒂緊緊抱住彼列，無聲地希望媽媽和爸爸來救她，親吻她的額頭，告訴她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然後彼列粗魯地把她扶正。「不准那樣。我的工作是處罰你，不是溺愛你。現在，我們還沒有完成你因損壞學校財產和在第一次警告後重複使用不雅語言的打屁股，但我今天已經對打你感到厭倦了。你畢竟是對的！所以在這裡簽名，我們明天……從我們中斷的地方繼續。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在第一節課前半小時，到我的辦公室報到。別遲到。」

凱蒂眨回淚水，看到彼列在她面前的桌上拍下一張表格，用無聊的表情在她面前放下了一支筆。凱蒂忍著肥皂，開始打嗝，迅速用顫抖的手簽名並印刷了她的名字。

凱蒂寫下日期的那一刻，彼列噗的一聲從她嘴裡拔出肥皂。「沒有時間浪費了。你已經在開學第一天累積了兩次無故缺席。」

凱蒂瞥了一眼她被遺棄的短褲、內褲和鞋子。「哈？但我半裸耶！」

「事實上，如果你不把上衣拉下來一點，接近百分之七十五赤裸。」

當彼列打開門時，凱蒂看到米諾斯夫人就在她離開時的地方，坐在辦公桌前。米諾斯夫人眨了眨眼，在厚眼鏡後面，她的眼睛看起來奇怪地像外星人。

彼列拍了拍凱蒂的屁股把她趕出辦公室。「米諾斯夫人，請護送博爾克小姐去購物中心。她需要一套完整的制服。如果她給你添麻煩，你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執行現場紀律。當然，她錯過的每一節課，週末都得為此挨打。但儘管慢慢來，只要你能及時帶她回來參加學院宣誓儀式。」

米諾斯夫人把她長長的、塗了亮綠色指甲油的指甲喀噠作響，然後抓住凱蒂的手腕。「是的，折磨長。跟我來，女孩。」

凱蒂試圖按住上衣前面，結結巴巴地說。「但——但——但——」

米諾斯伸手拍打凱蒂暴露的臀部。「我沒有一整天的時間。如果你拖太久，我們會錯過公車。我想，除了忽視你的制服之外，你一定也忘了購買所需的教科書？不，不用麻煩回答，從你臉上的表情就看得一清二楚。我還得幫你拿那些。通常我會讓你自食其果，但你的學業成績會影響我們的『反聖誕節獎金』。」

凱蒂僵住了，鬆開抓住上衣的手，用唯一空著的手護住屁股，然後米諾斯用力向前拉她的手腕，並捏住凱蒂的耳朵。凱蒂身高七英尺，被這個矮小的秘書拖著走時，被迫彎腰駝背。米諾斯的高跟鞋每一步都發出喀噠、喀噠的聲音。

凱蒂尖叫一聲，完全忘記了端莊，抓住米諾斯佈滿皺紋的手腕，拼命想緩解耳朵上的壓力。但老太太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凱蒂強大的肌肉力量。當凱蒂聽到竊笑聲時，她迅速再次拉下上衣前面，臉紅得厲害。「噢，拜託！讓我穿短褲！」

「胡說。 它們不適合在學校穿。你剛剛因為穿它們被打屁股！你不想再來一次吧？」

凱蒂試圖搖頭，感覺到耳朵被牢牢抓住，疼得皺起臉。「不！不要再打屁股了！」

當凱蒂迅速切換抓握上衣的手，試圖遮蓋暴露的臀部時，米諾斯只是搖了搖頭。「別荒謬了！當然還會有更多打屁股。我們有傳統要維護！但至少彼列先生留下了持久的第一印象。哼，別那麼在意你的屁股。地獄高校的壞女孩經常把屁股露出來展示。」

儘管如此，當米諾斯帶她去公車站時，凱蒂不斷試圖用上衣遮蓋自己，但每次拉扯都會露出前面或後面。在公車上，凱蒂迅速坐在黏黏的彩色座椅上。她非常感激有機會隱藏屁股，強迫自己忽略刺痛的疼痛。但當凱蒂聽到一群男孩看到她時竊笑，她皺起了臉。「米諾斯夫人……如果你能放開我的耳朵，我就能更好地遮蓋自己……你不想讓地獄高校名聲變差吧？」

米諾斯老化的骨頭嘎吱作響，她轉過頭。「親愛的，地獄高校不可能有更差的名聲了。這裡充滿了道德水準最低的學生。展示我們如何嚴厲地處罰像你這樣的壞蛋，只會改善我們的形象。再說，我相信你以前也炫耀過那個屁股。」

凱蒂感到耳朵發燙，然後米諾斯再次捏住她的耳朵，把她帶下公車。凱蒂大聲哀嚎。「喲！那如果我打你屁股，你覺得怎麼樣？」

米諾斯僵住了，然後扭轉凱蒂的耳朵，把她的頭拉得更低。凱蒂彎腰駝背，現在她們平視了。「你在威脅我嗎，博爾克小姐？那種態度會讓你挨打！」

凱蒂強迫自己保持鎮定。當然，如果凱蒂注定要爬到支配階級的頂端，她應該能對付這個哈比人尺寸的秘書。「這不是威脅！是承諾！你會看到的！到第一學期結束時，我會用鐵拳統治地獄高校！」

凱蒂試圖站直，但徒勞無功。

米諾斯挑起眉毛。「不錯的嘗試，但根據校規，隱含的威脅仍然被視為對教師的威脅。又忘了一件衣物。」

當米諾斯鬆開凱蒂的耳朵時，老太太抓住年輕女子T恤的下擺，用一個乾淨的動作把它拉向自己。當凱蒂本能地站起來時，效果是幫助她自己脫掉了她那件珍貴的龐克搖滾T恤。凱蒂低頭一看，發現自己只穿著一隻大腿襪和胸罩。她的胸罩每個罩杯上都裝飾著托爾金教授想像中的索倫之眼符號，我們對他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然後米諾斯彈了彈手指，凱蒂的胸罩在一陣煙霧和硫磺味中消失了。

凱蒂聽到竊笑和口哨聲，環顧四周寬敞的停車場。她看到一群圍觀者指指點點，老年夫婦嘖嘖有聲，還有一群青少年激烈地低聲交談並拿出手機。

凱蒂立刻遮住她下垂的胸部。「喂！搞什麼鬼？」

米諾斯聳了聳肩，舉起上衣。「這似乎是讓你趕快進店裡最快捷的方式。」

凱蒂咆哮一聲，抓住上衣，用盡全力拉扯，光腳跟踩在柏油路上。雖然米諾斯的體重不到凱蒂的四分之一，但老太太在這場拔河比賽中紋絲不動，直到凱蒂的上衣被乾淨地撕成兩半。

凱蒂舉起那塊可憐的布片——那是她最喜歡的上衣僅存的殘骸——呻吟著，盡可能遮蓋自己，衝向百貨公司。

米諾斯把上衣的另一半扔進垃圾桶，以從容的步伐跟在凱蒂後面，確保凱蒂豐滿紅潤的屁股保持在視線內。這很難忽略，因為人群驚奇

地分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這一幕上。凱蒂衝向服裝店的折扣店，店名為「制式服」。店門口有一張海報，畫著一隻胖胖的、看起來脾氣暴躁的卡通貓穿著正式的三件套西裝，對話框寫著：「合身我就坐™！」

一個紅頭髮、大學年紀的零售店員開始招呼凱蒂，然後驚訝地多看了一眼。「歡迎光臨制式服！今天能為您服務……嗎？」

當店員盯著她看時，凱蒂發現了一個更衣室，衝了進去。

凱蒂迅速把簾子像臨時長袍一樣裹在自己身上。

凱蒂皺著眉頭等米諾斯跟上，然後吼道：「好了！你贏了！只要把該死的制服給我就好，我會穿上的！」

米諾斯走進店裡時搖了搖頭。「有那種態度不行。你不能發號施令，女孩。而且，你也沒有制服可穿，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它還沒為你做好。現在出來，讓這位助理好好幫你量身。」

米諾斯手臂一揮，示意那位幾乎忍不住笑意的店員。一群人在店窗外聚集。

凱蒂踮著腳尖試圖走出更衣室，仍然抓著簾子遮蓋裸體。「快點量完！大家都在看！」

米諾斯皺著眉頭，抓住凱蒂的手臂，把她從簾子裡拉出來。「哼，那他們會大飽眼福的！」

米諾斯看到一個招牌，寫著「制式服裁縫中心！當你需要量尺寸時！™」，掛在一張木凳上方。

米諾斯把她嬌小的身軀坐在凳子上，輕易地把凱蒂彎腰按在她骨瘦如柴的膝蓋上，用她細如樹枝的腿夾住凱蒂巨大的大腿，把這個強壯的年輕女子固定住。由於凳子很矮，凱蒂的膝蓋和胸部輕易地碰到地板。凱蒂用拳頭和腳捶打地板，踢倒身後的展示牌，推倒一排像骨牌一樣的人體模型，但米諾斯似乎沒有注意到。

凱蒂聽到驚呼聲和大笑聲，然後第一下拍打像雷鳴一樣劃破噪音。

當她感覺到之前紀律處分留下的腫痕、瘀傷和水泡都開始劇烈疼痛時，凱蒂的聲音顫抖了。「不！我會乖！我會當個乖女孩！」

米諾斯打了一記響亮的拍擊，舉起手，緩緩點頭。「我知道你會乖的，凱蒂，因為你即將看到不乖的後果。」

她的小手像子彈擊中目標一樣，以全部力量和精準度，在一連串刺痛的拍打中落在凱蒂已經很敏感的屁股上。這些拍打遠沒有彼列對凱蒂做的任何事那麼痛，但仍然相當刺痛，新鮮的熱度似乎滲入凱蒂豐滿屁股的深處。

人群中一位女士竊笑。「一定是宣傳噱頭。」

一個男人搖了搖頭，舉起手機，用慢動作設定錄下每一秒。「誰在乎？對我來說看起來夠真實了！我可能也得來這裡購物！」

凱蒂緊緊抿住嘴唇，卻感覺到米諾斯脆弱的手像沉重的木製板子一樣落下，力道之猛，超越了物理可能性。

米諾斯在凱蒂屁股上打了十幾下，決心讓她的「學生」在公共場合乞求、扭動、掙扎和哭泣。又打了十二下之後，米諾斯已經達到了她的目標，但為了確保效果，她還是打了第十三下。「好了，那是整整一打加一！我們還要繼續胡鬧，還是要讓這位年輕小姐做她的工作？」

凱蒂喘著氣，努力停止大哭好說話。「不！不胡鬧了！哇——哈——！」

紅頭髮店員竊笑著舉起手機相機，被自己的錄影迷住了。米諾斯清了清喉嚨，嚴厲地看了店員一眼。店員嚥了口口水，收起手機，完全理解了那無聲的訊息：「收起手機，除非你也想要一些同樣的待遇。」

米諾斯拍了拍凱蒂的屁股，輕輕撫摸，直到凱蒂的哭聲平息為輕柔的嗚咽。「很好。現在，站起來，凱蒂，讓這位年輕小姐幫你量身。」

凱蒂站起來時猛烈地點頭，她赤裸的胸膛起伏著，喘著不穩的粗氣。紅頭髮店員拿出捲尺，繞到凱蒂面前。「謝謝您，小姐！請站直，張開雙臂。只需要幾分鐘。」

凱蒂眨回淚水，看到人群，意識到店員故意讓她擺出向觀眾展示裸露胸部的姿勢。凱蒂嗚咽著，緊緊閉上眼睛，試圖忽略人群。但她們的嘲弄和大笑聲，以及相機快門的喀噠聲，無法逃避。

當店員量凱蒂的腰圍和腿長時，她特意把凱蒂轉過來，讓她的屁股完全展現在視野中。店員嘆了口氣，帶著假裝的失望，但她的微笑透露出深深的滿足。「哎呀呀。我不確定我們有標準尺寸能適合這些……宏偉的臀部。我幾乎有點嫉妒……凱蒂『大塊頭』博爾克。」

凱蒂低頭一看，模糊地想起一段被遺忘的記憶。「我……我認識你嗎？」

作為回答，紅頭髮店員用捲尺輕輕地抽打凱蒂的屁股，發出輕柔的啪聲。通常，這完全不會痛，但凱蒂的屁股此刻特別敏感。然後店員伸手環過凱蒂的腰抓住捲尺的末端，用它輕輕提起凱蒂下臀部的嬰兒肥，露出底下隱藏的紫色斑駁瘀傷。「你忘了我？我很受傷，凱蒂。我永遠不會忘記你。」

然後店員像鞭子一樣甩動捲尺，把它抽過凱蒂疼痛的坐點。店員轉向米諾斯。「我相信我們有適合她的內褲。它們在時尚方面可能有點『過時』。」

店員拿來一條藍色燈籠褲，有白色荷葉邊，看起來像是邱吉爾爵士擔任首相時期的遺物。「這是我們有的最大尺寸。您要試試看是否合身嗎，小姐？」

凱蒂撲過去搶過那條阿嬤內褲，穿了上去。凱蒂感覺到它啪地一聲穿上，嘶了一聲，只有當她低頭看時才注意到它有多合身。荷葉邊的下緣沒有完全覆蓋她發紅屁股的頂部。更糟的是，它卡進她的臀溝，當凱蒂回頭看時，她發現自己不如穿丁字褲。當凱蒂回頭看時，她看到店員的嘴角抽動，忍住笑意。

「讓我們給你穿件襯衫。你得在背後繫緊，以提供一些……支撐。」

凱蒂把襯衫套過肩膀時鬆了口氣。但當店員把背後的鈕扣繫緊時，凱蒂意識到領口幾乎無法容納前面的乳溝。

凱蒂吸緊肚子，拼命希望鈕扣不會繃開，對於任何能遮住身體的衣物都感激不已。

店員甜美地哼著歌，翻閱一堆裙子，檢查標籤時搖了搖頭。「對不起，我忘了你的腿圍。雙腳分開站立。對，就像那樣……現在，為我跪下！」

當凱蒂跪下時，腦中某個念頭喀噠一聲接上了。她生動地記得曾命令那個紅頭髮店員跪下親吻她的靴子，如果她不想再挨打的話。「羅西屁股？是你嗎？」凱蒂低聲對自己說。

紅頭髮抬起頭，臉上是憤怒和恐懼的混合。「我的名字是蘿絲，其實。我想你才是那個有玫瑰色屁股的人，女士！」蘿絲在說最後一句話時輕輕拍了拍凱蒂的屁股。

凱蒂意識到自己剛才大聲說了什麼，抿起嘴唇。當然！中學時，在紅頭髮親吻了凱蒂的靴子之後，凱蒂還是打了她屁股。「哇！你這麼討厭被打屁股？謝謝讓我知道！」凱蒂當時說，然後剝光了紅頭髮書呆子的瘦弱屁股。除了小屁屁小姐之外，羅西屁股也是凱蒂最喜歡的固定受害者之一。

蘿絲舉起一系列服裝選項。「妳要長襪、腿套還是短襪？」

凱蒂看了米諾斯一眼。「呃……這些哪些是服裝規定允許的？」

「任何一種，凱蒂。由學生選擇。妳會問，真是個乖女孩。顯然，當妳不乖的時候，打屁股是阻止妳的有效方法。」

凱蒂嘟著嘴，指向腿套。「……那樣的話，我要腿套，拜託。」

一對帶著嬰兒的年輕夫婦聽到後輕聲說。「噢！她講話有點ㄓㄜˋ樣！」母親說。

凱蒂聽到自己的聲音時做了個鬼臉。自從她的父母給她穿尿布，象徵他們要「從頭開始」之後，凱蒂在打屁股的記憶還新鮮時，就會不自覺地退行……即使上週她終於被允許再次穿她最喜歡的青少年服裝。

米諾斯站起來整理裙子。「我要去吃午餐。如果有時間，我會去拿我們這位犯錯學生今天上課需要的書。蘿絲小姐，我讓妳負責。妳有我的許可，如果需要讓凱蒂的屁股聽話，就打她。我會很快回來接妳，博爾克小姐。」

當米諾斯微笑時，凱蒂以為她看到一道明亮的黃色閃光。當她仔細看時，凱蒂顫抖了。「……大概只是另一道閃光燈，」她想。

經過凱蒂漫長的折磨，她所有的鬥志都被打掉了。她溫順地任由人幫她穿衣。但當她看到蘿絲竊笑時，凱蒂皺起了眉頭。「噢，去你的，又不是我沒看過妳裸露的被揍屁股。」

蘿絲的竊笑消失了。「別亂動。噢，看看妳做了什麼！妳把這些腿套撕破了。」然後蘿絲用力拉起腿套，它們撕裂了。

當凱蒂的脾氣爆發時，她試圖抓住蘿絲，卻感覺到一股奇怪的地獄力量把她固定住。然後凱蒂想起了米諾斯不祥的話語，以及她意外接受地獄高校錄取通知書時簽署的合約的束縛魔法。

片刻之後，蘿絲用指甲劃過凱蒂的另一條腿，毀了薄薄的布料。「現在妳又把這些也撕破了。非常調皮！我得告訴米諾斯夫人妳有多壞。」

當凱蒂感覺到地獄之火把她固定住時，她認出了某種氣味：是米諾斯夫人的惡臭香水。凱蒂知道她必須服從米諾斯夫人所說的任何話。但對蘿絲來說不幸的是，她不是地獄高校的教職員，而米諾斯夫人的命令相當模糊。凱蒂忽略那股強制力，抓住蘿絲的衣領。「妳這個小賤人！妳是故意的！哦，我受夠了！」

羅西突然想起凱蒂比她高多少，尖叫了一聲。「但那位女士說——」

凱蒂沒有注意到木凳上的針插，坐了下去，卻跳了起來，因新的痛苦而咆哮。群眾也因新的笑聲而咆哮，然後凱蒂踢倒了凳子。凱蒂一隻手臂環住店員的腰，輕易地把女孩抱起來，壓在身邊，空出手來打蘿絲翹起的屁股。

當蘿絲踢動雙腳時，凱蒂哈哈大笑。「噢，就像以前一樣！我怎麼能忘記？『人如其名，羅西屁股！』真可惜我一直太忙，沒能兌現我的承諾，讓妳的屁股隨時保持漂亮的玫瑰粉色！從妳十年級轉學過來開始！」

凱蒂抓起一本方形色卡小冊子。「喂！記得那些美好的日子嗎？那時我經常脫掉妳的褲子檢查顏色？如果不夠粉紅……砰！就回到凱蒂大塊頭的膝蓋上，打羅西屁股蘿絲！天啊，那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兩年！」

當凱蒂大塊頭在羅西屁股的臀部上打出清脆的拍擊時，她終於開始感覺像原來的自己了。

對蘿絲不幸的是，她店裡的制服是薄棉連衣裙，裙子相對較短。它提供的保護很少，即使凱蒂輕易地掀起了蘿絲的裙子。「我會確保妳永遠不會忘記是誰給妳取了新名字！」

蘿絲穿著薄棉內褲，裝飾著草莓圖案。

「不，等等，妳不能……」羅西開始說。

凱蒂大塊頭勝利地大笑，開始用全力打屁股，無視羅西屁股的嚎叫。一時間，凱蒂如此歡欣鼓舞……她忘記了自己還是地獄高校的學生。「沒錯！當你需要揍人的時候，就找凱蒂大塊頭！」

說完，凱蒂大塊頭拉下蘿絲的內褲。果然，羅西屁股蘿絲的屁股是可愛的玫瑰粉色，名副其實。但凱蒂積壓了所有的怒火，沒多久蘿絲的屁股就被打成憤怒的草莓紅色，以搭配她的內褲。

當她青少年時期的所有恐懼湧上心頭時，羅西屁股開始哭泣。「住手，凱蒂，拜託。住手。喲！妳的老師——妳必須——說——啊——是我在負責……」

突然，又有一道明亮的黃色閃光，以及一絲硫磺味。蘿絲又哀嚎了幾下，然後她注意到凱蒂的打擊感覺像軟弱無力的愛的小拍。當蘿絲轉頭看時，她立刻掙脫了凱蒂以前鐵一般的腰部抓握。蘿絲跳起來，用力揉搓屁股，低頭瞪著凱蒂。只有到那時她們才都注意到凱蒂現在比蘿絲矮了。

凱蒂站在大約四英尺高，檢查她的小手和纖細的身材。「哈？我的手怎麼了？」

當凱蒂聽到自己尖銳的聲音時，她捂住喉嚨。「我的聲音怎麼了？聽起來像那些該死的花栗鼠！」

蘿絲很震驚，但沒有讓這個機會溜走。她迅速拉上自己的內褲，然後抓住凱蒂的耳朵。

「妳非常調皮，凱蒂（不再是大塊頭了）·博爾克！妳知道調皮的小女孩會有什麼下場嗎？她們會被打屁股！」

蘿絲撿起凱蒂踢倒的凳子，把凱蒂舉到空中，然後坐在凳子上，把凱蒂放在她膝蓋上準備打屁股。「我會很享受的，」蘿絲低聲說。

凱蒂在羅西的膝蓋上踢動和扭動，聲音突然變得幼稚。「不！不要打屁屁！」

「哦，是的，凱蒂，會有很多打屁股。妳早就該得到這個了。」

然後……

啪！

羅西在凱蒂老式燈籠褲的臀部上打了一記扎實的、張開手掌的拍擊。

然後又是一下。再一下……

凱蒂意識到自己的困境，嚎叫起來，迅速崩潰成孩子氣的淚水。「哇——！」

蘿絲帶著假裝的同情感嘆。「噢，凱蒂，那打痛妳的小屁股了嗎？很好！」

又打了幾下之後，蘿絲暫停檢查那老式的內衣。「嘿，妳知道我差點忘了什麼嗎，凱蒂？」

蘿絲自問自答，抓住凱蒂內褲的頂部向下拉。但蘿絲不是一個特別有經驗的打屁股者，努力把它們拉到凱蒂已經飽經風霜的臀部下方。凱蒂用力踢腿，燈籠褲卡在臀部下方，她差點從蘿絲的抓握中掙脫。

「不——！不要那樣！不要光屁股！」

「噢。但是光屁股打起來痛多了……」

蘿絲打了一記清脆的拍擊。「……不是嗎，凱蒂？更別提有多丟人了。」

當凱蒂扭動和彈跳時，蘿絲抓住機會完全扯掉燈籠褲，把凱蒂裸露的屁股暴露給開心的人群。

當凱蒂痛苦地嚎叫時，人群開心地大笑。凱蒂把手指摳進凌亂的頭髮，捶打自己的頭，崩潰成語無倫次的啜泣，然後打屁股讓她的哭聲更加絕望。

蘿絲沉浸在這一刻，享受著折磨霸凌者的快感。但過了一會兒，蘿絲鎮定下來，裝出母親般的聲音。「妳要乖乖聽話嗎，凱蒂？還是需要更多打屁股？」

在抽泣和喘息之間，凱蒂設法尖叫。「要！要，要，要——！」

蘿絲用力打了凱蒂兩下。「要，妳需要更多打屁股？」

凱蒂搖了搖頭，長長的瀏海猛烈地飛散。「不！不要打！我會乖！」

「很好。那，站起來。」蘿絲為了保險，又加了一下，然後把凱蒂扶起來。當蘿絲拍了拍手，她又看了一眼，再次檢查凱蒂的臀部。果然，它們和她記憶中量身時一樣大。「嗯嗯，那很奇怪。好吧，別無他法了。我必須把兩條裙子縫在一起才能裝下妳那巨大的屁股。」

凱蒂跳起被打屁股後的戰舞，然後注意到身高變化和裸露的屁股。她迅速拉上學校批准的燈籠褲。

當凱蒂交叉雙臂嘟著嘴時，她看起來，而且事實上，就是極度不滿的樣子。「好啦！隨便你！」

蘿絲哼著灰姑娘的歌，沿著下擺剪開兩條裙子，然後把它們裹在凱蒂的臀部上。「別動。」

然後蘿絲把一根別針刺進凱蒂非常敏感的屁股裡。

當她感覺到刺痛的同時，凱蒂確信她聽到了一聲輕微的「噗！」，然後僵硬地跳起來，嚎叫著。

蘿絲抬起頭，狡黠地說。「噢，很抱歉，我刺到妳了嗎？」

凱蒂皺著眉頭抓住屁股。「妳是故意的！妳想再被打——」

當她感覺到自己在縮小時，凱蒂在說完「打屁股」之前就住了口。然後，她溫順地轉身彎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呃，別在意。請完成妳的工作。別管我！」

蘿絲揉了揉眼睛，果然，凱蒂和以前一樣高大笨重。蘿絲聳了聳肩，開始工作。花了六根別針才把凱蒂的裙子固定住，你猜怎麼著，每一根都似乎刺到了凱蒂的屁股。

打屁股的記憶還歷歷在目，凱蒂在忍受刺痛時咕噥和尖叫，拼命試圖站穩。

蘿絲檢查她的作品時搖了搖頭。「嗯，我想這寬度足以容納妳……獨特的體型。對於妳的身高我們無能為力。妳還是會露出很多大腿。希望那在妳的服裝規定內，因為如果不是，我們不接受退貨或修改！現在把它還給我！」

凱蒂看著蘿絲在縫紉機上工作，呻吟著。當裙子完成時，凱蒂檢查了她完成的校服。穿著勾破的長襪、腿套頂端和科學怪人新娘風格迷你裙下緣之間可見的縫隙，以及她起伏的胸部掙扎著要從襯衫中掙脫，凱蒂忍不住想知道她沒讀過的規則書是否涉及這些細節中的任何一項。

就在那時，米諾斯夫人回來了。「啊！多麼美好的午餐。謝謝妳的幫助，年輕小姐。凱蒂給妳添麻煩了嗎？」

蘿絲轉頭看向凱蒂，臉上掠過一個邪惡的微笑。

凱蒂搖了搖頭，像祈禱一樣舉起雙手。「不！拜託——我永遠不會——再也不會做壞事了！」

世界似乎變暗了，縮小到只有她們兩個人。凱蒂確信自己能讀懂蘿絲的心思。「妳在兩年裡幾乎每天在走廊裡剝光我的屁股，每週至少打我一次，只因為我的名字叫羅西。」

凱蒂想起事實真相，臉色發白。她記得自己曾是那個可怕的霸凌者。奇怪的是，她不知道哪個更糟：知道自己正是當年自己討厭的那種人，還是知道自己即將得到應有的報應。

但即使在那個時刻，凱蒂大塊頭也沒有悔改。她悲傷不是因為她想停止霸凌。她悲傷是因為她仍然想當霸凌者，但不能再霸凌羅西屁股了。

然後，世界在他們周圍恢復了焦點。

蘿絲嘆了口氣。「對不起，夫人，但她完全是個惡夢。整段時間都在抱怨和嘰嘰喳喳。甚至威脅了我一次。」

米諾斯嚴厲地看了凱蒂一眼。「那種行為是不能容忍的，年輕小姐。我一回到校園就會向折磨長報告妳。這是妳的書。算妳幸運，我有時間把它們湊齊。我會通知妳的父母妳的健忘，並建議他們從妳的零用錢中扣除費用。」

米諾斯把沉重的購物袋甩向凱蒂的肚子，打得她喘不過氣。當凱蒂彎腰喘氣時，米諾斯抓住機會捏住她的耳朵，催促她快走。「等著折磨長聽到妳在他費了那麼多功夫之後幹了什麼好事。如果他在迎新儀式上，在全校學生面前拿妳當榜樣，我也不會驚訝。事實上，我希望他這麼做！」

凱蒂確切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甚至說不出話來。她只會抽鼻子和崩潰哭泣，想著自己穿著她曾經嘲笑的那種「古板制服」看起來有多蠢。

當她們等公車時，米諾斯繼續自言自語地抱怨。凱蒂試圖道歉和承諾，沒有一個是真心的，然後公車終於到了。米諾斯噓了她一聲，把她拖上公車。

米諾斯搖了搖頭，把凱蒂放在她腿上，讓凱蒂以尷尬的胸對胸姿勢坐在那個矮小的老太太身上。當米諾斯掀起凱蒂裙子的下擺並把它推到一邊時，憤怒的秘書舉起一隻手。「別無他法了。我只好在整個回程都打妳屁股，讓妳的屁股為折磨長保持溫暖。」

凱蒂低頭看，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但無法阻止。米諾斯又開始打凱蒂，努力用她的小手掌拍打凱蒂阿嬤內褲的每一寸。

只打了十下，凱蒂就開始嚎叫，然後襯衫的鈕扣爆開了，但米諾斯夫人只是堅忍地繼續打。

幾個外國遊客眨了眨眼。「這是某種行為藝術嗎？」

一個當地倫敦人聳了聳肩。「也許是激進的抗議？」

公車司機看了後視鏡。「喂，女士……妳能小聲點嗎？」

米諾斯咕噥著，鬆開凱蒂的腰，然後抓住凱蒂的耳朵，把她拉倒在腿上，換成傳統的打屁股姿勢。「不，這位年輕小姐一整天都很煩人。她早就該被這樣打屁股了，而且現在就要挨打，而且要打同樣長的時間。」

此時，凱蒂正流下絕望的新淚水，太累了，無法抵抗米諾斯開始剝光凱蒂。凱蒂太大了，她趴在米諾斯腿上時佔了整整六個座位。

公車司機看到凱蒂巨大的裸露屁股填滿他的後視鏡，聳了聳肩。「嗯，我有什麼資格評判？」

回地獄高校校園的公車旅程對每個人來說都很快，除了凱蒂。當她們到達目的地時，米諾斯夫人嘆了口氣，讓凱蒂起來。「好了，因為妳搗亂，妳錯過了第一天的大部分課程。妳有大約七次無故缺席要在留校察看中補上。但至少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趕上學院宣誓儀式。我不敢想如果我們錯過了會發生什麼——」

當公車門在她們身後嘶的一聲關上時，米諾斯突然想起她忘了命令凱蒂穿好衣服。凱蒂渾然不覺，直到米諾斯尖叫著追趕公車。「等等！回來！我們需要這個學生的制服，否則……啊，該死。現在看看妳讓我做了什麼，博爾克小姐？這麼多麻煩，卻沒有制服可以展示。」

凱蒂突然完全意識到自己目前的困境，哼了一聲。她努力透過塞住的鼻子說話。「……呃？」

米諾斯嘆了口氣。「哦，好吧，別無他法，只能繼續前進。至少妳不能在同一天內因不當制服違規被打兩次。那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因為全裸絕對違反服裝規定。」

凱蒂掙扎著要追上消失在遠方的公車，然後米諾斯夫人用力拉她的耳朵，穿過大門，回到地獄高校。在凱蒂最後一次英勇但最終註定失敗的逃跑嘗試之後，米諾斯夫人哼了一聲，把凱蒂扛在肩上，給了她一記響亮的拍打。凱蒂像個破碎的孩子一樣哭泣，指甲摳進柏油路，被拖回地獄高校的校園。

當大門砰地關上時，它們露出一幅鋼製浮雕，畫著一排年輕男女，裸露著臀部，呈現在拿著樺樹枝的長角薩提爾面前。

大門上方刻著這些字:「汝等進入此門者，當棄絕一切希望。」(但丁《神曲·地獄篇》)

【第二部完】

貝基小屁孩的讀書報告

第一部：班上墊底

「舉世公認，一個擁有好屁股和壞態度的小屁孩女孩，必然需要一頓打屁股。」

這段話以工整的字跡寫在派蒙先生辦公桌後方的黑板上，他正將批改完的讀書報告分成整齊的兩疊。他是個銀髮戴眼鏡的男人，看起來寧可在牛津大學英文系任教。「各位最近的《傲慢與偏見》論文成績出來了。有些人表現不錯，其他人則不盡理想。在我開始發成績之前，有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沒讀指定讀物？坦白從寬，可得『赦免』。」在他桌上方的牆上，掛著一把名為「赦免」的超大板子，隨時準備賜予。

貝基·斯凱正在磨指甲，完全沒注意到板子，低聲咕噥著。她完全金髮、完全古銅膚色，毫無疑問是個加州山谷辣妹。「唉……幸好結束了。我討厭那些動作冒險的東西。我比較喜歡浪漫喜劇！希望我們下次能做點更浪漫的題材，比如《格雷的五十道陰影》。」

派蒙先生沒有聽到最後這句評論，開始唱名並宣布成績，最後輪到貝基。「貝基·斯凱：不及格。恭喜你，你拿到了全班最低分。你顯然對這份作業只投入了最起碼的努力。」

貝基嘟著嘴。「你在說什麼？我寫了每一個無聊的場景啊。主題是關於對殭屍的偏見是不好的，我們應該為此感到驕傲。」

「《傲慢與偏見》裡沒有殭屍。至少找個方法告訴我你只看過電影，而不是直接告訴我你只看過電影，貝基。更何況，你看錯了電影。你這篇論文唯一寫對的只有你的名字。你到底有沒有讀過任何一頁？」

「當然有。我讀了封面。《傲慢與偏見》。我對那些東西瞭若指掌。」

派蒙先生調整眼鏡，檢視貝基的論文。「也許我應該把你的論文朗讀給全班聽。他們可能會覺得你的文筆……很有教育意義。」

當貝基的一些同學開始竊笑時，他開始朗讀。「我引用，『達西先生有那種屁股，應該不愁找不到人上床。但他最好對那個女王蜂表現出一

些尊重，否則她會像對付那些行屍走肉一樣把他幹掉。』哦天哪，一個典故。」

「不是啦。那是流行文化梗。一點也不神奇。」

「說得好，斯凱小姐。請站起來，到教室前面來。」

貝基哼了一聲，從座位上站起來，像超級名模一樣大步走。派蒙先生把椅子從辦公桌後滑出來，然後轉身面對她。「貝基，你不僅顯然沒有完成閱讀作業，還繼續撒謊。這讓你賺到不是一次而是兩次打屁股。通常，我會給全班加派額外作業，但我不想在我短暫的餘生中，比絕對必要的次數更多次地批改你的論文。」

派蒙先生坐下，拍了拍大腿。「我相信簡單直接的處罰就夠了。現在，趴到我腿上！」

貝基眨了眨眼。然後，貝基腦中冒出一個漫畫般的對話泡泡，裡面畫著她那令人讚嘆的翹臀被別上一條藍色緞帶。「哈？但我被票選為『地獄高校最辣屁股』。你不能打我。我在這裡有政治影響力了。」

當教室爆出嘲弄的咯咯笑聲時，派蒙先生笑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這只會鞏固你在那個最令人嚮往的位置上的地位。」

貝基試圖有茅塞頓開的時刻。然後她頭上那兩瓦的燈泡噗的一聲熄滅了。「啥？」

「我要給你一個非常非常火辣的屁股，斯凱小姐。」突然，派蒙先生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過他的膝蓋。

貝基想像自己的屁股著火了，然後才終於意識到情況，她的思考泡泡噗的一聲消失了。

她試圖掙扎，卻被壓回他腿上。「不——！我太受歡迎了，不能被打！拜託，不要在全班面前！」

「哦，公開打屁股不會傷害你的受歡迎程度，貝基。如果說有什麼影響，只會提升它。我向你保證，到午餐時間，全校一半的人都在討論貝基·斯凱，以及她今天被打得多慘……」

派蒙先生的話音漸弱，他掀起貝基的裙子，露出覆蓋她臀部的透明尼龍襪。全班傳來一陣倒吸氣的聲音。彷彿事先約好了一樣，其中一位年輕女士配合地讓酒杯掉落，雖然她在英文課上喝的是什麼仍然是個謎。

派蒙先生抿緊嘴唇。「貝基·斯凱……這是什麼？」

貝基往後看，注意到她的屁股現在成了全班的焦點。「哈？當然是絲襪啊。這季很流行。」

派蒙先生在貝基尼龍襪薄如蟬翼的臀部上打了一記清脆的拍擊。「這是褲襪。你沒讀服裝規定嗎，貝基？上面清楚說明學生在校園裡不准穿褲襪。只允許穿短襪和過膝腿套。」

「喲！……你，是瞎了嗎？這是絲襪！褲襪是超級英雄穿的！你見過超級英雄穿連褲襪嗎？拜託！」

派蒙先生揉了揉眼睛。「呃！『連褲襪』？貝基，這裡是英文課。只要這還是這個語言的名字，我就不會在我的課堂上接受粗俗的美式用語。」

貝基在他腿上扭動。「這沒道理！它們蓋住我的腿！誰在乎它們叫什麼？」

「因為，在英國，這些被稱為褲襪，而褲襪是嚴格禁止的。你違反了服裝規定。這會讓你多賺一頓打屁股。而且由於這些……」

他抓住褲襪，把它們向上拉成緊繃的吊褲襠。「……為你的屁股提供了一些緩衝，校規允許我將每次打屁股的長度加倍。」

然後他讓它們啪的一聲彈回貝基的屁股上。布料已經開始勾絲了。貝基因吊褲襠的緩解而倒吸一口氣。「噢！哦！哦，拜託，先生！這太丟人了！你會毀了我的絲襪！」

他挑起眉毛，開始慢慢地、緩緩地向下拉褲襪。「也許你想讓我把它們脫掉？」

貝基感覺到上臀溝暴露在空氣中，屏住了呼吸。「噢？不——！不要光屁股！不要我可愛的屁股！」

當他鬆開對內衣的抓握時，派蒙先生把它們拍回原位，無法掩飾話語中的得意。「隔著它們打，你得加倍受罰，貝基。你確定不要光屁股嗎？」

貝基眨了眨眼。「嗯……呃……」

然後她回頭看著自己的屁股。

三秒過去了。

六秒。

從派蒙先生的桌上，他那台老舊的電腦突然發出 AOL 網際網路的連接聲，努力連上網路。貝基擠出一個微笑。「我們不能就做那種讓我如願以償的事嗎？我可以，你知道，下課後見你，做一些……加分題？」貝基公然地比了一個手勢，像在把一根隱形的香蕉塞進嘴裡。

派蒙先生以另一記開玩笑的拍擊回應。「我懷疑你在其他課上都能如願以償，貝基，但在我的課上，你必須公平地通過。也許熱身一下能給你一些時間思考。」

他把手掌平貼在貝基迷人的臀部上摩擦，然後高高舉起手，在她曲線優美的屁股上打了一記猛烈的拍擊。

貝基做了個鬼臉。「咿喲！噢！啊！好啦，我懂了！閱讀是好事之類的！」

「看，已經有了突破。想像一下在完整的六次打屁股之後我們能達成什麼。」

貝基的眼睛睜大了。「六次？但是……六比二多？」

「一次是沒做閱讀作業。」

派蒙先生以一個張開手掌的拍擊打在貝基臀部的頂端來標點他的句子。

啪！

「另一次是撒謊……」

啪！

「第三次是違反服裝規定。」

啪！

「那是三次打屁股。然後加倍，因為你的屁股被遮住了。」

說完，他開始以輕快穩定的節奏打屁股。

啪！啪！啪！

貝基在每次拍擊之間哀嚎，扭動她的屁股。「噢！等……等一下！啊！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隔著衣服打一次——噢！——而不是光屁股！我不知道我同意的是這個！咿！我要光屁股！光屁股！！」

派蒙先生不為所動，繼續在她薄薄保護的屁股上落下重重的拍打。「太遲了，貝基。恐怕校規禁止我在打屁股開始後停止。」

地獄高校的學生很少知道，每個學生都有一個檔案，在教職員之間共享。每個檔案中除了其他事項外，還包括關於他們屁股上任何敏感點的位置以及達到最大效果所需的打擊角度的記錄。其他老師觀察到貝基的屁股上有額外的嬰兒肥，因此建議打貝基時要比大多數女學生用更多的力氣。也注意到她對腫痕的感覺非常困擾，抱怨那是破壞她完美屁股美麗的瑕疵。

派蒙先生短暫暫停，拉緊她的屁股蛋。讓貝基非常遺憾的是，她感覺到他的手指張開形成的腫痕在緊身布料下隆起。「噢……來吧！校規難道沒有給你一點——呃——那個詞怎麼說來著，做任何你他媽想做的事？哦對！檢察裁量權！你就不能放過我一次嗎？」

派蒙先生只是再次認真地開始打屁股。貝基感覺到每次拍擊的力道隨著打屁股節奏加快而增加，嚎叫起來。她向某個不知名的對象祈禱她的招數會奏效。「畢竟，誰能抵抗這個翹臀呢？」

看來派蒙先生可以，至少在接下來的五分鐘內。他無情地打貝基那部分保護的屁股，直到她只剩嚎叫。他揮了揮刺痛的手。「好了，貝基。一次打屁股結束了。你有什麼想問我嗎？」

「哦哦，天啊……哈？哦，嗯……我能得到另一種打屁股嗎？就是那種我只被打兩次或什麼的？」

他幾乎是充滿愛意地撫摸她的臀部。「嗯。你原本因為堅持要遮住而該受六次打屁股。你已經受了一次，所以剩下五次。然而，如果你願意改變主意，讓你的屁股光著受罰，我可以把次數減少到只有三次。」

貝基猛烈地點頭。「哦對！光著更好！你想看我光屁股，我都給你看！」

他拍了拍她的屁股。「很好，貝基，站起來。」

派蒙先生抬起手臂讓貝基站起來。「現在，把那屁股露出來，小姐。」

貝基伸手去拿褲襪/連褲襪的邊緣，然後突然想起班上其他人。「等……等一下！我以為你是說你想下課後看我光屁股。我不能得到短版的、光屁股的打屁股……而不露屁股嗎？」

「當然不行。你還在試圖談判，但我對討價還價沒有興趣。我願意讓你光屁股，只給你三次打屁股，而不是你目前該受的剩下五次。但如果你不想要那個交易……」

他抓住貝基的手腕，再次把她拉過他的膝蓋。

貝基瘋狂地揮動手臂。「不——！等一下！讓我們做個新交易！如果你給我我想要的，我就做你想要的任何事！我會穿貓女裝！女僕裝！彈力緊身衣！隨便你變態的小心臟想要什麼！」

他用腿夾住她以限制她，並用膝蓋把她的屁股撐成一個尖銳的角度。「規則禁止我在打屁股開始後停止，而一旦你越過我的膝蓋就開始了。另外，紀律手冊建議我每次打屁股使用不同的工具。」

他從桌上拿起一把木尺，在貝基面前晃了晃。「這個應該很合適。」

貝基盯著尺子。「不——！你到底要我怎樣？奶子？屁股？腳照？」

「我要的，貝基，是你完成你的閱讀作業。但既然你沒有，我會確保你得到適當的懲罰。」

說完，派蒙先生把尺子換到另一隻手，在貝基的屁股上打了一記扎實的拍擊。

啪！

「呀——！既……既然這樣，那，如果我做補救作業呢？我，呃，做一個創意寫作計畫？我可以畫一幅畫，表達這個故事給我的感受？咿——！」

「這不是美術課，貝基。這是英文課。而你即將得到的東西的英文是：一頓扎實的痛打！」

慢慢地、小心地，派蒙先生開始用尺子打扎實的拍擊，沿著貝基被緊身布料包裹的臀部向下移動。每一擊都完美地分層排列，沒有重疊，但貝基屁股的每一寸都沒有被放過。他對自己使用尺子的技巧感到自豪。「量兩次，打一次，」他思索著。

當他終於到達她臀部下緣時，他在她臀部下方打了第二下，然後反方向從頭開始，每條新鮮的紅印都直接留在前一條的上方。

貝基感覺到熱度在褲襪下升起，嚎叫起來。「嘎啊！我的天啊啊啊！」

她的褲襪和規定的學校內褲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緩衝效果。貝基失去了她僅有的連貫性，開始在每次拍擊之間結巴。

派蒙先生挑起了眉毛，又用尺子打了一組。「她比我想像的堅韌一點，對於一個山谷女孩來說。 也許她現在已經習慣被打屁股了，」他想。

貝基尖叫和嚎叫，但她還沒有掉一滴眼淚。

派蒙先生不以為然地點了點頭，放下尺子。「那是兩次。現在，你是想要剩下的四次打屁股，貝基，還是想通過光屁股來把總數減半回到三次？」

她嘶嘶作聲，打屁股的疼痛迅速克服了她對尷尬的恐懼。「四次……三次……等等，如果我光著就少打幾次，對吧？好啦！好啦，我，我完全願意光屁股！」

派蒙先生微笑著，趁機脫掉貝基的鞋子，欣賞她纖細的雙腳在她身後踢動。最後，他讓她從他腿上起來。「站起來。」

他站起來，指向房間對面角落的一張木凳。

「現在，站到隔離凳上。」

「哈……站？但是……凳子是坐的？」

他打了一記重重的拍擊，直接打在貝基臀部的正中央。

貝基尖叫一聲，在原地跳動。

派蒙先生雙臂交叉。「如果你不服從，我們可以從頭開始。你想要嗎？」

貝基像兔子一樣跳著，跳上凳子。「咿！不要，先生！哇……我超級聽話的，你看？」

派蒙先生嘆了口氣，然後走向辦公桌，在抽屜裡翻找。「很好。你可以通過脫掉任何可能妨礙我懲罰你屁股的衣物來繼續表現悔意。具體來說，你的裙子和內褲。」

貝基點了點頭，脫掉內褲和裙子，隨意地扔到一邊。然後她在前面繫起襯衫，露出腰部，在凳子上危險地搖晃。

然後，她聽到有人竊笑，突然，她終於想起全班在看著。「呃……至少這是我最後一次打屁股！」

派蒙先生優雅地撿起貝基脫下的衣物。「別荒謬了，斯凱小姐。你還有三次光屁股打屁股要挨。」

貝基僵住了。「哈？但你已经给了我两次！三减二等于一！」

全班其他同學開始竊笑，因為他們慢慢意識到貝基處境的諷刺。

派蒙先生把貝基的裙子和內褲放在辦公桌抽屜裡。「那是你在固執，堅持要穿褲子的時候。替代方案是三次光屁股打屁股，所以你會得到這個。」

「哈？那不公平！」

「完全公平。我給你的正是我承諾要給你的。」

貝基跺腳，差點打翻她站著的凳子。「哇！那，去你的！如果我早知道，我絕不會同意光屁股。那就給我六次打屁股，你這個混蛋！」

派蒙先生砰地關上抽屜，深吸一口氣。「如你所願，斯凱小姐。」

貝基鼻子朝天。「酷！那，把我的衣服還給我。」

他打開第二個抽屜，拿出一盒肥皂。「不行。那不是我們交易的一部分……」

「什麼交易？」

「你要求了六次打屁股。所以我樂意效勞。但首先，我們需要處理你那張利嘴。」

他伸手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貝基的耳朵。她向後弓身，差點摔下去。「咿！等一下，我以為你是指，那個，下課後穿兔女郎裝見你的交易！」

「不。你要求回到六次打屁股，所以我們就這麼做。那意味著你還有四次。但是，往好處看……」

他轉動手腕，強迫她轉頭看向全班。一些男生已經把拳頭塞進嘴裡忍住笑聲。「……你現在是全班最受歡迎的女孩。」

貝基的膝蓋顫抖，差點從凳子上摔下來。「小心！你會害我摔個屁股開花！」

「那就跳下來！」他用空著的手在她屁股上打了一記拍擊。

貝基嚎叫著向後跳下凳子，抓住屁股。然後在原地跳動，揉搓它。

派蒙先生嘖了嘖舌。「嘖嘖。未經允許就揉，貝基？你應該更清楚。你也知道這樣做的後果！」

貝基僵住了。「哈？後果？但曲棍球跟這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曲棍球是什麼，我也不想知道。我說的是打屁股時未經授權揉搓的處罰。用力想，貝基。我相信你能記起來是什麼！」

貝基突然注意到自己腰部以下赤裸，遮住了胯部。「嗯……我要穿一些超級土和丟人的東西？比如去年夏天的季節款？」

「實際上，我認為讓你今天剩下的時間都這樣穿著很合適。」

她低頭看了看。「但是……我沒穿衣服？」

「但想想這樣會讓你在男生中多受歡迎。現在，我說到哪了？啊，對了！處罰！揉搓屁股意味著我必須從頭開始你的六次打屁股。這也意味著我可以再次使用你最喜歡的工具……」

他拉著貝基的耳朵走向辦公桌，抓起木尺。貝基看到那把可怕的尺子，眼睛睜大了。「不！那是我最討厭的！」

「正是。」

貝基向後仰頭，向天哀嚎。「啊啊！我討厭這所爛學校！」

派蒙先生把貝基的手從胯部拉開，強迫她彎腰靠在桌子上。地獄般的火焰迸發，覆蓋了貝基的屁股。她尖叫著，立即擺出正確的姿勢，翹起屁股，呈現出適當的處罰目標。

派蒙先生高舉尺子。「嗯，你可以盡情討厭這所學校，但當你在忙著討厭它的時候，不會坐得舒服。」他再次系統性地用尺子打出一組新的平行條紋，在貝基現在裸露的屁股上整齊地劃出紅色線條。

啪！啪！啪！

「呀啊！」貝基的決心開始崩潰，與其說是因為疼痛，不如說是因為挫折。但當她感覺到地獄之火開始消退時，貝基強迫自己翹出屁股，只為了不讓它燒得更厲害。

在完成另一組尺子拍打，從上到下、再從下到上覆蓋貝基的屁股之後，派蒙先生放下尺子，打開辦公桌抽屜。「這個工具看起來很有希望。你覺得呢，貝基？」

他在她眼前晃著一個短而圓的板子。

貝基怒氣沖沖。「哦，拜託！尺子已經夠糟了！」

「雖然我很欣賞尺子，但我不能重複使用同一種工具兩次。這是你同意光屁股打屁股的六次中的第二次。我想你對口頭合約的浪費程度，和你閱讀文學作品一樣。」

說完，他把板子穩穩地打在貝基的右邊屁股蛋上！她在原地跳動，向後踢腿。「噢！這簡直是，屁股襲擊和毆打，隨便啦！」

從隔壁的音樂課傳來隱約的鼓邊敲擊聲。「砰-咚-噠！」

彷彿在致敬，派蒙先生開始演奏他自己的打擊樂器，不過在這裡，是「屁股邦戈鼓」。貝基提供了恰當的歌詞伴奏，即使她在即興創作歌詞。

她隨著隔壁演奏的《哦，丹尼男孩》的節拍哀嚎。「哦，該死！我的屁股！我的屁股好痛！」

「哦，你真是大驚小怪，斯凱小姐！照這個速度，等你六次打屁股結束時，我們已經有足夠材料出一整張專輯了。」

班級前排的一個年輕女士舉手發言。她戴著一個未經授權的徽章，標示她是斯威夫特信徒。「你可以叫它《受折磨的屁股部門》？」

派蒙先生瞇起眼睛，更快更重地打貝基。「別插嘴，美國小姐，否則下一個就是你。」

到這時，貝基已經只剩下語無倫次的嚎叫了。

「哇。哇！哇——！」她悲傷的哀嚎伴隨著隔壁傳來的悲傷長號聲。

派蒙先生發出讚許的聲音，放下板子。「嗯，斯凱小姐，兩次光屁股打屁股結束了，還有四次，看來我終於打動你了。你確實變成了一個可愛的紅色。兩邊都是。現在你準備好接受下一次打屁股了嗎？」

她像個嚎啕大哭、光著屁股的嬰兒般哭訴，然後才理解他的話，跪下抓住他的鞋子。「哦求求你，先生，發發慈悲！我的屁股受不了這種虐待了！」

「嗯，你已經犧牲了腰部以下的所有衣物。如果你想要我對你慈悲，你還有什麼可以提供的？」

「嗯……我永恆的感激？」

全班哄堂大笑。連派蒙先生都笑了。「抱歉，沒興趣。那繼續你的下一次打屁股吧。」

他打開那個看似無底、裝滿打屁股工具的抽屜，在裡面翻找，給貝基一些時間思考。

貝基頭上又出現了一個兩瓦燈泡。「等等……你想讓我把上衣脫掉？」

派蒙先生從小抽屜裡抽出一根長得不可思議的藤條，然後把手伸回抽屜裡的無限虛空中。「嗯……你是說你願意完全赤裸，貝基，只為了逃過一次打屁股？」

貝基低頭看了看自己豐滿的胸部，又看了看竊笑的學生，再看了看自己紅通通的屁股，最後看著他，嘴唇顫抖著。「拜託……不要再打屁股了！」

派蒙先生抽出一條三舌皮帶，然後走到貝基面前站定。「嗯，這裡是地獄高校。不再打屁股不太可能。但我同意免除你下一次打屁股，如果你同意今天剩下的時間都赤裸的話？」

貝基的嘴唇顫抖著。「好——吧……」

派蒙先生伸手撫摸貝基的屁股，然後用他長繭的手掌撫過她灼熱的皮膚表面。「嗯，果然是全校最辣的屁股！」

貝基瑟縮了一下，享受按摩帶來的短暫緩解，然後聽到身後的竊笑聲，垂下了頭。

她慢慢地開始解開襯衫背面的鈕扣，然後派蒙先生抓住她的手阻止她。「面對全班，貝基。你在給他們上一課，你不妨給他們一個好的視角。」他用拍打她臀部下方來強調這個要求。

貝基在腳跟上跳動，轉過身。「咿……是的，先生！」

面對全班，她讓上衣從赤裸的肩膀上滑落，露出設計師胸罩。

派蒙先生輕聲說。「哦天哪，貝基……你知道，我不認為那件胸罩在批准的制服清單上。」他的聲音充滿了暗示。

貝基緊繃起來。「哦不，先生！我做了你要求的每一件事！當然，你不是說……」

他在她屁股上打了一記堅定的愛的小拍。「又一次打屁股？那是服裝違規唯一適當的處罰。只要你還穿著那件胸罩，你就違反了服裝規定。當然，你總是可以選擇脫掉違規物品。但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

在笑聲的嚎叫中，貝基哭得淚流滿面，慢慢地解開胸罩背後的扣子。就在它掉落之前，她一手把前面壓在胸前，哀嚎著。「哦拜託，先生，拜託拜託——」

派蒙先生在她光屁股上重重打了一下，打斷了她的抗議。「不准遮！」

他指著她的前面。「這裡也一樣。把手放在頭上，給你的同學們看看。讓他們看看一個愚蠢、調皮的笨蛋女孩長什麼樣。」

貝基慢慢地照做了。當她完成轉身時，她抽著鼻子，然後絕望地哭泣。

派蒙先生看了看錶，給她幾分鐘時間停止哭泣，好能聽到他說話。「現在，你會很高興知道我們的協議有效。只要你同意一整天都保持這樣，我就讓你免於下一次打屁股。可惜，你還有四次打屁股要來。現在，我懷疑你的數學比英文更糟，但如果你該受四次打屁股，減去一次，你會得到什麼？」

貝基恐懼地張大了嘴。「還有三次打屁股！」

「看，你會減法。你只是需要適當的動機。我們應該每節課都這樣打你。」

淚水像瀑布一樣流下貝基的臉。「為什麼宇宙要這樣對我——？！」

「因為你沒做功課還撒謊……」

貝基在腳掌上跳動，彷彿想逃跑，卻被困在原地。「我沒撒謊！我只說我讀了標題！」

他重新坐下，咧嘴大笑。「你還聲稱你穿的這些不是褲襪，那是公然的謊言。而公然的騙子會得到光屁股的打屁股。」

貝基氣得跳起來，胸部晃動。「但我媽媽叫它們絲襪！她真的這樣叫！我記得因為她說我在美國不能穿！我想回家！哇——！」

然後她絆了一下，跌倒，向前撲倒，正好落在他的膝蓋上。

派蒙先生開玩笑地拍了拍她的屁股。「我們需要處理你粗俗的美式口語。我會邀請你母親來我辦公室討論她對你教育的家長支持。但首先……」

他用張開的手掌在貝基敏感的屁股上打了一記拍擊，按住她的背部，她掙扎嚎叫。「哇！哇！嗚嗚！」

隔壁音樂課，一把長號以三個悲傷的音符回應貝基的哭聲，彷彿在嘲弄貝基的處境。

此時，貝基已經完全崩潰成語無倫次的眼淚，當她的屁股再次被狠狠地打時，她揮動著四肢。

最後，派蒙先生暫停了處罰。「你還要給我添麻煩嗎，年輕小姐？因為如果你搗亂或試圖遮蓋，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鑑於貝基的學術能力，她完全可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派蒙先生選擇用三下快速的拍擊來強調這個問題。

貝基尖叫。「不，不，不——！」

但他用一記迴盪的拍擊打斷了她拖長的哭聲。她喘了口氣，然後怯生生地請他重複問題。在他重複之後，她停下來思考答案。「我會……呃……得到更多打屁股？」

「那是你今天第一次說對的事，年輕小姐。現在站起來，直接走向水槽。」

他從桌上拿起那盒肥皂，堅定地指向教室後面。

貝基赤裸地跌跌撞撞經過所有竊笑的同學。「水槽？你該不會要……用廚房水槽打我？」

派蒙先生越過貝基打開水龍頭。「不，貝基，我不會用水槽打你。那太傻了。而且非常不實際。我們要用優質的英式肥皂洗你的嘴。」

「但為什麼？我沒有罵髒話。」

派蒙先生一邊搓肥皂一邊搖頭。「相信我，你那粗俗的美式口音已經夠了！等我處理完你，你會知道用正確的英式名稱來稱呼東西。並且能夠在適當的地方放上『U』。」

當他鬆開肥皂時，它漂浮在半空中，飄向貝基驚恐的臉。

貝基結巴著，然後肥皂自動飛進她嘴裡。「噗——嗯！！」

派蒙先生揉了揉肩膀。「天哪，我的手臂需要休息。這樣吧，貝基，我會讓你罰寫來代替剩餘的一次打屁股。你喜歡這樣，不是嗎？」

肥皂泡沫從肥皂上滴落。「寫？好噗！好，拜託！」

派蒙先生把她轉過來，拍了拍她的屁股催促她前進。「很好。回到教室前面，貝基。到黑板前，把以下句子寫一百遍：『我是個愚蠢的空氣腦金髮女郎。』不准遮！」

她發出哀怨的聲音但服從了。當她寫著「我是個愚蠢的空氣腦金髮女郎」時，她不知道自己看起來有多荒謬。

貝基別無選擇，只能站在那裡，眼睛滴著淚水，嘴裡滴著肥皂，像一個美麗的、光屁股的霸子·辛普森一樣罰寫。但她感到一陣解脫。「至少這快結束了！」貝基想。

當然，如果她真的用心去想，貝基可能會意識到，即使寫完罰寫，她還剩一次打屁股。

當派蒙先生小心地放下尺子和圓板子時，他考慮著他那看似無限抽屜裡的其他工具。貝基「愉快地」繼續寫，對身後發生的事渾然不覺。

在貝基寫了大約十遍之後，派蒙先生抬頭檢查她的進度。「該死，貝基，你的字跡難以辨認，照這個速度你會在這裡一整天。我只好現在給你最後一次打屁股，然後留你下課後完成剩下的。」

貝基僵住了，然後轉身，跪了下來。「噗啊滴話五票得！」（「但你說過免了！」）

「讓我們先看看這肥皂有沒有洗掉你那粗俗的美式口音。」

他把肥皂從貝基嘴裡拔出來。貝基一開口說話，就帶著一種明顯的老派倫敦東區口音，直接從BBC時代劇裡出來的。「喂！但這不公平啊，長官！我寫了那些該死的罰寫，照你說的做了！」

他再次抓住貝基的耳朵，把她帶到教室後面的水槽。「哦天哪。這需要比簡單的肥皂洗口更多。」

隔壁，音樂課的長號手配合地提供了一個緊張的「嗚——」聲，全班伸長脖子跟隨貝基的行進。當他們到達水槽時，派蒙先生把肥皂浸入水中。

「別擔心，斯凱小姐，我們很快就會讓你說國王的正統英語。現在張大嘴……」為了方便他的要求，他鬆開貝基的耳朵，在赤裸的小屁孩屁股上打了一記扎實的拍擊。

貝基在原地跳動，嚎叫著。「啊！我該死的屁——」現在濕潤起泡的肥皂被穩穩地塞進貝基嘴裡。派蒙先生用空著的手捏住貝基的鼻子，前後移動肥皂。「當這完成時，你會像個可愛的小天使一樣說話。現在，乖，用舌頭在肥皂上滾動。讓泡沫充滿每個角落縫隙。」

當泡沫和泡泡從貝基嘴裡溢出時，她以明顯的英國方式咕噥著。「唔，先生？嗯啊嗯嗯嗯？」派蒙先生移開肥皂。

「吐掉，」他指示，指向水槽。當貝基彎腰，因肥皂泡沫作嘔時，全班都欣賞到她臀部的美景。貝基咳出一口痰，然後可憐兮兮地看著他。「哦拜託，先生，我的懲罰還不夠嗎？」

終於，是完美的正統英語了。

「嗯，你的口音搞定了，但你還有一頓打屁股要挨，貝基。除非你願意懺悔你懶惰和驕傲的罪，尋求『赦免』？」他狡猾地瞥了一眼掛在辦公桌上方的巨大雕刻板子。

貝基的眼睛充滿希望。「哦，好心的先生，你是認真的嗎？真的嗎？如果我懺悔，你會免除我最後一次打屁股嗎？」

「當然不會。你不識字嗎？板子的名字叫『赦免』。無論如何你都會嘗到它的滋味。」

貝基盯著板子，慢慢地恍然大悟。然後，突然，她切換成濃厚的蘇格蘭口音。「啥？你這個蛇舌頭的傢伙！哦，如果我早知道你在搞什麼鬼，我一個字都不會懺悔，你這個背信棄義的老混蛋！」

派蒙先生皺起眉頭。「蘇格蘭？說真的，貝基，你蠢到不知道什麼是英國口音嗎？看來需要補一堂基礎地理課了。」他捏住她的耳朵，把她踮腳提起來，強迫她在他拖著她走時跟著他小跑，回到辦公桌前。

派蒙先生從架子上取下那根長木製板子，旋轉它讓貝基近距離看到雕刻的名字：「赦免」。「而且，如果你忘記了我的板子，那也不是我的錯。我在課堂一開始就提到了。」

貝基在被拖著走時徒勞地掙扎。「你這個該死的無賴！我要挖出你的眼睛！」

「你不會是在威脅老師吧，貝基？因為你確切知道這種不文明行為的處罰是什麼。」

貝基幾乎要發作了。她的口音現在「自由流動」地穿越了所有與大英帝國有模糊聯繫的殖民地。此刻，她聽起來明顯是澳洲口音。「儘管放馬過來，你這混蛋！」

「如你所願，斯凱小姐。」派蒙先生把她抬到辦公桌上，屁股對著全班，緊握板子的長雙手握柄。

貝基掙扎著想站起來，但她的手彷彿被強力膠黏在桌面上。她咒罵著，現在切換成愛爾蘭口音。「不——！你這個該死的蠢貨！」

在像棒球選手一樣試揮之後，派蒙先生用板子打了一記猛烈的橫掃，輕易地覆蓋了貝基的整個屁股。貝基感覺到第一下撞擊時一時愣住了，然後嚎叫起來，在腳跟上彈跳，延遲反應地踢腿。「該死的——！」

「啊，看，這發音好多了！現在，讓我們看看是否能讓你牢牢記住英國和大不列顛的區別。如果你還為自己著想，就不准再說蓋爾語表達。」

他又打了她一下，產生迴盪的雷鳴聲。

在兩下之後，貝基似乎終於重新發現了正統的莎士比亞式英語。「噢！求您了，先生！慈悲！我不要更多了！嗚嗚嗚！」

「啊，看，取得了適當的進展。我們顯然在觸及問題的核心……」

啪！

「喲！噢，唉！我可憐的屁股！」

「乖女孩。現在你以後會做功課了嗎？」

啪！

貝基尖叫，板子把她的屁股壓平。「會！會的，先生！」

「而且你會在黑板上工整地罰寫？」

啪！

貝基把額頭拍在桌子上。「會！我會！我會做——呼！做——做！」

「而且你今天剩下的時間都不穿制服？」

啪！啪！

在貝基能回答他的第一個問題之前，派蒙先生迅速打了第二下板子。「而且不准遮？」

貝基感覺到板子處罰的累積效果像屁股篝火一樣燃燒，咆哮起來。「好啦，會！噢！會，會，你說了算！」

「嗯，我說的是做功課！」

啪！

「啊啊！會會會！我什麼都願意做！哦哦——啊！」

「很好，貝基。回到黑板去繼續罰寫。我會寫信給你母親，我真心希望她貫徹學校打屁股等於家裡打屁股的規則。因為那樣你還有六次要來……」

「會……先生……」貝基吸著鼻子，走向黑板開始寫罰寫。她的筆跡一如既往地糟糕。她顫抖地開始寫第十一遍：「我是個愚蠢的空氣腦金髮女郎。」

派蒙先生看著，嘖了嘖舌。「哦天哪，貝基。你的字還是很糟。我們能怎麼激勵你寫整齊一點呢？」

他在她屁股上輕輕拍了一下，逗樂了全班。

貝基僵住了，然後用受虐小狗的眼神看著老師。「嗯……給我額外的書寫作業？」

「我會。但你看，貝基，我不能相信你會做功課，對吧？」

他又拍了拍她的屁股，依次擠壓她發燙的屁股蛋。兩滴淚水從她臉上滑落。絕望中，她甚至說不出話。

派蒙先生最後掐了一下她屁股上的嬰兒肥，然後鬆開她。「但你已經受了六次適當的處罰，我想我的手臂也累了。我必須留你下課後，讓你在留校察看中練習正確的書寫。我會非常密切地監視你。」

她鬆了口氣。「是的，先生。」

但當天稍晚，貝基坐在一張堅硬、無情的木凳上，只戴著一頂笨蛋帽，她跳動的屁股生動地提醒她，這畢竟不是她最好的主意。

在嘗試了十二次之後，她終於抄出了被認為可讀的句子，被允許繼續寫剩下的罰寫。然後，派蒙先生遞給她一本《傲慢與偏見》，命令她坐在角落，而他繼續批改下一批讀書報告。

貝基緊張地越過肩膀瞥了一眼，在座位上不自在地扭動。派蒙先生好心地給了她一塊粗糙的鋼絲絨墊作為「坐墊」。

貝基忍著痛，檢查了書封面上描繪的男人和女人，那是1990年代的版本，配合BBC電視改編劇的發行。「咦。他還挺辣的。我能理解吸引力在哪。」

於是，貝基開始閱讀了。

【第一部完】

貝基小屁孩的讀書報告

第二部：有其母必有其女

在地獄高校的拉丁文教室裡，貝基·斯凱穿著校服坐在老師辦公桌的邊緣，她的裙子用一個曬衣夾別住，露出她俏麗的臀部，包裹在簡單的天藍色學校內褲裡。貝基心愛的褲襪不見蹤影。在過去五天裡，那差不多就是她全部的穿著。

一頂尖尖的笨蛋帽戴在她頭上，她正忙著在黑板上罰寫作為處罰。她一遍又一遍地，用顫抖的手無聲地寫著：「我必須更用心投入我的職業學習。」

地獄校長坐在貝基的正旁邊，在辦公桌前向前傾身，用他那黃色眼睛的餘光打量著年輕女子顫抖的臀部。他是個老人，非常瘦，非常高。

傳來敲門聲。貝基僵住了，但繼續寫，而地獄校長只是微笑。「請進。」

一個曲線豐滿的中年女人衝進房間。地獄校長挑起尖銳的眉毛。「歡迎，斯凱夫人。我相信我們以前沒有正式見過面。我是地獄校長——」

「我是斯凱小姐！」斯凱小姐大步走向地獄校長的辦公桌。她穿著正式的女士套裝，有墊肩和黑色裙子，頭髮是短而鉑金色的燙髮。她哼了一聲。「哼……真不敢相信你們沒有家長預留停車位。我得從酒莊一路走過來。哦，嗨，貝基，親愛的，你看起來……那帽子真是大膽的選擇。是米歇爾家的嗎？」

貝基唯一的回應是一聲輕柔的嗚咽聲，然後她不小心把粉筆太用力地刮過黑板。

地獄校長搖了搖頭。「不，女士。那是笨蛋帽，標示貝基的地位。具體來說，是她職業學習中糟糕的表現。你不喜歡戴它，對吧，貝基？」

貝基在座位上扭動，但不敢暫停罰寫。「不喜歡，先生。但我會戴，因為我是個需要……嗯，聰明學習的愚蠢金髮女郎？」

「是迅速學習！」他向後伸手，在貝基裸露的腿上各打了兩記清脆的拍擊。「如你所見，貝基極需嚴格的紀律來專注於她的學業。我擔心她也極需一本字典。」

斯凱小姐在地獄校長面前搖晃手指。「嘿！別碰我女兒的資產。我在培養她成為一個堅強、獨立的女性主義者。」

地獄校長的表情沒有改變。「你在把她培養成一個無禮的傻妞。更不用說是個一流的麻煩精。但並非全無希望。通過定期的家庭紀律，我認為她的態度可以扭轉。」

「紀律……你是說……」斯凱小姐的眼睛突然捕捉到牆上那排打屁股工具。「什麼？你們學校打人？我以為那在中世紀之類的時代就被禁止了。」

地獄校長長長地、沉重地嘆了口氣。「看來你沒有很仔細地閱讀紀律手冊，斯凱小姐。你看，這裡是地獄高校。在這裡，我們實行一種非常傳統、有些人甚至會說是古老的，但完全科學的紀律形式。一種已被證明在改變小屁孩女孩態度上非常有效的方法……任何年齡的！」當他以強調語氣說出最後幾個字時，他仔細地上下打量斯凱小姐。

斯凱小姐張大了嘴。「但我以為這應該是一所精英、高級的學校。BBC口音和一切。在美國，只有低階層、鄉巴佬那類的父母才會打孩子。你有沒有試過用點心獎勵貝基？那通常很有效。」

貝基搖了搖頭。「不，媽咪！別讓我的情況更糟……」

然後貝基注意到地獄校長在瞪她，轉向黑板。「……咳咳！我是個非常愚蠢的金髮女郎！」

地獄校長撇了撇嘴。「點心沒有激勵貝基做功課。她多門課都不及格。」

斯凱小姐發出嘖嘖聲。「哼！你們的科學方法也不過如此，隨便你們叫什麼。」

「我們的方法在激勵學生努力學習方面確實有效。恐怕貝基是我們禮貌上所說的『問題學生』的一個例子。但儘管所有證據都表明相反，我們並不認為你的女兒是完全無望的案例。我們只是認為她需要在家

裡得到適當的強化。不幸的是，貝基的輔導員給你發了無數封電子郵件，並多次嘗試打電話給你，卻被你秘書轉接到一個收件匣已滿的答錄機。」

「是你們一直在上班時打電話給我？你們怎麼敢！辦公室的人會以為我沒有在家裡對我們的公司價值觀表現出適當的承諾！」

「我發現你追求事業的雄心最令人欽佩。但如果你希望為女兒的成功做好準備，我強烈建議你考慮在家裡對貝基實施我們推薦的完整紀律方案。」

「你是說你想讓我打我寶貴的貝基？你怎麼敢建議！這是反女性主義的！」

「恰恰相反……在紀律問題上，我們是有原則的平等主義者。也許我應該示範一下？告訴我，你反對做交易嗎，斯凱小姐？」

斯凱小姐嗤之以鼻。「呸！我在為我老公那新興的矽谷網頁應用程式氛圍編碼解決方案做人力資源，正在打破玻璃天花板呢！我想我對做交易略知一二。」

「很好。所以我建議測試我方法的有效性，如果它們被證明有效，那麼你將接受它們，然後實施它們直到我滿意。」

斯凱小姐鼻子朝天。「哼。有效？我來判斷。如果你能證明這種野蠻、非非暴力的育兒技巧確實有效，達到我的滿意度，我會承認你是對的。見鬼，我說不定會開始自己打貝基的屁股。你成交了。」

貝基驚慌地尖叫。「不，媽咪，不要！永遠不要做交易！」

斯凱小姐舉起食指。「噓，寶貝，媽咪在處理公事。沒有我的允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在你珍貴、完美的小屁股上。」

地獄校長的嘴唇慢慢分開，露出每一顆暗灰色的牙齒。「她說得很對，貝基。現在，站起來，年輕小姐。繞到我的辦公桌前面來。你該再來一次小示範了。擺出正確的姿勢。」

貝基看起來很悲傷，但她努力鎮定表情，從桌上跳下來。「哦哦不，不要又來！呃……我是說，是的，先生！是，是，是的，先生！」

斯凱小姐眨了眨眼，然後張大了嘴。「啥？」

地獄校長無聲地看著她。貝基緊張地繞過辦公桌，雙手放在光滑的桌面上，翹起屁股。儘管她服從了，她的痛苦仍然非常明顯。

當地獄校長直視貝基的眼睛時，他露出了獰笑。「姿勢很好。作為獎勵，你稍後可以塗一些冷霜……前提是你沒有浪費這個特權。現在，貝基，你知道學校對說謊的處罰，不是嗎？」

貝基緊繃起來，努力回憶紀律手冊的相關章節。「嗯……我知道說謊是禁止的，先生。我忘記了處罰的具體細節。」

「那我提醒你。說謊被處以六下尺子。幸運的是，你沒有說謊——你承認你忘了。我為此感到驕傲。然而，你忘記了一條校規，你知道那的處罰是什麼嗎？」

貝基的屁股夾緊了。「……是六下尺子嗎？」

「不，貝基。是四下尺子，你現在就要接受。此外，你對我的第二個問題給出了錯誤答案，這構成說謊，所以又賺到了六下尺子。」

說完他站起來，繞過辦公桌站到貝基旁邊。然後他拿掉了別住她裙子的曬衣夾。「把這個弄掉。我不想傷害你……沒有目的。」

然後他掀起她的裙擺，整齊地塞進她的腰帶裡。最後，他堅定地把她的內褲拉到她的膝蓋處，露出她曲線優美的屁股，仍然呈現明亮的玫瑰粉色。

斯凱小姐好奇地走到辦公桌的另一邊。「哈？貝基從來沒有這麼禮貌地說話當我要求她——」

然後，斯凱小姐擺出憤怒的「熊媽媽」表情。「我是說——你在做什麼？我說過：未經我批准，你不准動貝基的屁股。你說你要證明打屁股的有效性。我以為你有同儕審查的研究或什麼的。」

與此同時，貝基正低著頭靠近桌面，聲音懇求。「哦拜託-哦拜託-先生-這是意外-我不是故意說謊的！我只是……我是個愚蠢、健忘的金髮女郎！拜託，哦拜託，饒了我可憐的屁股！我求你了！哦不，不不！哦，不——！」

「不行，」地獄校長平淡地說。「當然，斯凱小姐，我必須展示適當的體罰，以證明其功效。根據你的條件，我不會用手指碰她的屁股。然而，我會用這把尺子打她的屁股，好幾下。而且，根據我的條件，你會允許我這麼做。」

他轉向貝基。「貝基，你知道乞討的正確姿勢不是彎腰趴在桌子上嗎？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採用乞討的正確姿勢！」

貝基從桌上滑下來，跪倒在地，哭訴著。「拜——託！我求你了！我會乖！我會更努力不當一個沒腦子、死腦筋的傻妞！我真的會！」

然後她抓住地獄校長的腳踝，把嘴唇貼在他的靴子上。她母親震驚地默默看著。

地獄校長哼了一聲，彷彿被悅耳的音樂迷住了。「很好，貝基。我們將免除說謊的額外六下。現在，恢復姿勢，接受忘記學校處罰規定的前四下。」

貝基感激地親吻他的靴子。「哦，謝謝你，好心的先生！」

當貝基站起來時，她的裙子從腰帶裡鬆脫了，給了她短暫的端莊時刻。她微微臉紅，優雅地掀起裙子，重新在桌前擺好姿勢，把裙子全部塞好，呈現清晰的目標。斯凱小姐看到這一幕臉紅了。「天哪，你真強勢。權威又……父權！我以為這應該是進步的教育計劃？」

地獄校長用尺子輕輕敲打貝基的臀部。「如你將看到的，我們正在取得很大進展。現在貝基，來了！」

他舉起尺子，用力打在貝基屁股蛋的上部。

貝基哭了，然後用乾燥、單調的聲音回答，像在自動駕駛。「咿喲！……一下，先生，謝謝先生！」

第二下打在屁股頂端，在第一下正上方。貝基尖叫。「咿——呀！兩下，先生，謝謝先生！」

第三下打在她臀部懸垂在大腿上的部分。

貝基弓起背，噎住了。「呀！噢，天啊！三下-先生-謝謝先生！噢！」

第四下，也是最後一下，從上方直落，以殘酷、刺痛的「側擊」劃過她屁股的邊緣。貝基吸了一口氣，喘著氣說出最後的數字。「四下……先生……謝謝……先生！」

地獄校長對貝基說話，但眼睛一直盯著她母親。「好極了，貝基。作為適當接受處罰的獎勵，你有三十秒的揉搓時間。」

他在桌上放了一個煮蛋計時器。「在沙子流光之前回到原位。」

貝基立刻從桌上跳起來，抓住屁股，在原地跳動嚎叫。她沒有注意到她的胸部隨著每個動作上下彈跳。她的笨蛋帽現在有從頭上掉下來的危險。

地獄校長讓她繼續跳舞，回到座位上，眼睛從未離開計時器。

斯凱小姐結結巴巴地說。「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貝基以前每次我不得不從她手指裡拔個碎片或幫她洗頭時都會發脾氣。她是個沒有疼痛忍受力的珍貴小寶貝。這是怎麼回事，一個惡作劇？我被整了嗎？」

仍然看著計時器，地獄校長用手指敲著桌面。「不，親愛的女人。你看到的是適當紀律一周的成果。」

「叮！」煮蛋計時器響了。

貝基的眼睛睜大了，她以驚人的速度把手掌拍在桌上，服從地擺出正確姿勢。但當貝基聽到計時器響時，她顫抖了。

現在面對面對著他的受害者，地獄校長用冰冷的眼神盯著。「貝基，我是不是說過要在時間結束前回到原位？」

貝基哀怨地說。「是的，先生……我試了！我試著服從你，但是——」

「你知道不服從的處罰嗎？」

貝基皺起臉，淚水順著臉頰流下。「又一次打屁股，先生！哦拜託拜託拜託，可憐可憐我吧！」

「我們先暫時擱置那次打屁股。首先，我們必須證明我方法的有效性。所以，貝基，既然你知道說謊的後果，我要問你一些問題。如果你不如實回答，我會知道。明白了嗎？」

貝基的屁股顫抖著，高高翹起。「是的，先生！」

「很好。現在，第一個問題：你真的想做功課嗎？」

「不，先生！我討厭做功課！但我會做！我會全做，只要你不打我！」

斯凱小姐倒吸一口氣。「但是……她從來不做功課！」

地獄校長站起來，高高聳立在貝基上方。「第二個問題，貝基。你想再花一個星期只戴著那頂笨蛋帽嗎？」

「不，先生！什麼都行，就是不要那個，先生！我會照你說的做——！」

啪！

以閃電般的速度，地獄校長伸手用他兩隻骨瘦如柴的手拍打貝基翹起的屁股，用他長長的手指粗暴地捧住它們。「那麼，與其那樣，不如我再給你一頓扎實的打屁股？」

貝基瑟縮了一下，然後眼睛睜大了。「噢！嗯……呃……你……你是說只……只打一次，先生，而不是一週的強制裸露？」

「不，不只是隨便一次打屁股。是一頓扎實的打屁股。」

地獄校長打開辦公桌後方的櫃子抽屜，拿出一條皮革鞭板，把它放在女孩鼻子前，然後在雙手間啪的一聲拉開。

貝基看到鞭板時臉色發白。「那……那兩個聽起來都很可怕，先生！求求你，先生，別讓我選擇！如果你只……只讓我免於我已經該受的打屁股，我保……保證，我會當個乖女孩！」

慢慢地，地獄校長繞過辦公桌，站在貝基裸露的屁股旁邊。

斯凱小姐幾乎暈過去。「我的貝基？保證當乖女孩？她總是說當個乖乖牌超遜的！」

啪！

貝基感覺到鞭板撞擊在她翹起、磨損的屁股上，倒吸一口氣。

地獄校長高舉手臂，仔細瞄準。「那是你僅有的兩個選擇。裸體，或者更多這個！」

他又用鞭板抽打她的臀部。

貝基踮起腳尖，然後在腳跟上彈跳。「噢！噢噢！好啦，好啦，好啦！我選強制裸露！不要皮帶！我的屁股太敏感了！我受不了這種虐待！」

地獄校長對著震驚的斯凱小姐比了個手勢。「你看？通過適當的處罰應用，貝基被說服去做她不想做的事。因此，你必須同意體罰作為動機工具的有效性。」

斯凱小姐清了清喉嚨。「呃……嗯！那只證明了如果你威脅要打貝基，她會做她不想做的事。你聲稱你會向我證明打屁股是有效的方法，達到我的滿意度。我一點也不滿意。我想看一些真正的證據。更有說服力一點。」

她優雅地揮動手腕，檢查她燙過的指甲。「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你能勝任的話。」

地獄校長咧嘴笑了。「絕對可以！」

然後，他抓住那個震驚女人的手腕，坐在辦公桌上，把她拉過他的膝蓋。

斯凱小姐尖叫，用拳頭捶打男人的背。「哇？放開我，你這個粗魯的傢伙！」

但地獄校長輕易地按住這個年長女人，無視她的抗議。「我們將從簡單的手打開始，循序漸進。貝基，你為期一週的裸露在三十秒後開始。你最好在開始時準備好。」

貝基尖叫，然後貝基開始脫衣服。「是的，先生！」

彷彿她在盡力模仿克拉克·肯特變成超人，但沒有電話亭。很快，貝基除了笨蛋帽外完全赤裸，雙手交錯放在腦後。

地獄校長看到這一幕，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把注意力轉回貝基的母親。「現在，我們說到哪了？啊，對了，恐怕我們還沒有正式介紹過。我是地獄校長——」

斯凱小姐掙扎踢動，一隻高跟鞋在她用腳刮地板時鬆脫了。「放開我，狗娘養的！」

作為回答，地獄校長把他沉重的手用力打在那女人的臀部上。「這是你第二次打斷我。你沒有自我介紹。請告訴我你的名字，女士。」

斯凱小姐嚎叫。「啊！去你的！這是毆打！我會為此逮捕你！」

貝基搖了搖頭，眼睛突出。「不，媽咪！爭吵只會讓事情更糟！」

地獄校長撫摸下巴，看著斯凱小姐生育的臀部在他膝蓋上扭動。「是的。而且我們這樣不會取得多大進展。貝基，乖，從我辦公桌抽屜裡給你媽媽拿一個板子來。然後，去站在窗邊讓每個人都能看到你。雙手放在腦後，親愛的。」

「是的，先生！馬上，先生！」

貝基把板子遞給地獄校長，然後光著屁股直接走到窗邊。「對不起，媽咪。你得靠自己了。」

當她看到板子時，斯凱小姐的眼睛睜大了。「你怎麼敢！我是個非常重要且有權勢的女人！」

地獄校長用力向下揮動板子，平平地打在斯凱小姐臀溝的正中央。「不再是了。在地獄高校，每個人都受到他們應得的對待。而你，斯凱小姐，是個沒有正確教導女兒的小屁孩。但我們要教你這個方法有多有效。即使我們必須打斷板子也在所不惜。」

啪！

說完，地獄校長又打了另一記雷鳴般的拍擊，接著快速連打七下。

之後，他再次加快節奏。當拍擊開始密集、快速、沉重地落在她屁股上時，斯凱小姐尖叫起來。

與此同時，貝基很快被一群經過教室窗外的學生發現。貝基看到同學們拿出手機，搖了搖頭，但為時已晚。

作為地獄高校最辣的女孩之一，貝基在上次強制裸露期後已在校園聞名。她能聽到他們的電話在窗外嗡嗡作響，已經有更多學生開始在開闊的庭院聚集。

貝基的臉變得通紅，但她把鼻子（和胸部）壓平在玻璃上。

「貝基，如果你願意，可以向人群揮手和飛吻。」地獄校長說。

貝基的肩膀緊繃。她慢慢地舉手做出遊行花車式的揮手，向聚集的人群飛吻。

此時，斯凱小姐已經喘過氣來。「喲！噢，噢噢！住手！我……我要見你的經理！我要告你！我要取消你！啊啊！噢嗚！」

地獄校長輕笑，但沒有暫停板子處罰片刻。「用你的金髮腦袋想想，親愛的。我是地獄高校的地獄校長。我沒有經理。我可以從那些話推斷你想讓我停止使用這板子嗎？」

「啊啊！當然。只要停止，停止，停——止！」

「要停止，你必須先好好請求我停止。」

他稍微放慢節奏，用他瘦長手臂的整個長度打了三下扎實的拍擊。

啪！啪！啪！

斯凱小姐成熟的屁股從一邊扭到另一邊，在她正式的裙子上緊繃地伸展。「咿——！哦，天啊！好痛！」

他瞄準女人臀部下方猛烈一擊，用板子把它們像兩塊煎餅一樣壓平。「我沒聽到你禮貌地請求。」

「啊！好啦，好啦！對不起！你可以停了！」

「不行。你忘了說請。貝基，你最好別在那邊遮。」

貝基僵住了，懊悔地越過肩膀看去。「沒有，先生……他們說他們什麼都看得到。」

斯凱小姐咆哮，她的聲音不自覺地滑回她老派的加州山谷女孩口音。「噢！你到底要我怎樣？我，我完全說了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拜託，停止！拜託拜託！求求你加點糖在上面！」

「對身處我這個位置的人，適當的稱呼是『地獄校長』，或者『先生』。」

感覺到板子平壓在她屁股上，斯凱小姐猛烈地點頭。「是！是的，先生！」

「很好。現在，我相信我們還沒有正式介紹過。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女士？」

「哈？我是斯凱小姐！」

地獄校長用板子快速拍了一下。「那是你的教名嗎？」

「咿！呃，啥？我不是基督徒！」

「謝天謝地。讓我們換個方式。你出生證明上的名字是什麼？」

「凱倫！我是凱倫·斯凱小姐！」

「凱倫？對你這個年紀的女性來說，真是個統計上可能又討人喜歡地恰當的名字。現在，凱倫小姐，你想讓我停止這次打屁股嗎？」

「是的！拜託，是的！」

他臉上帶著有趣的表情。「看，沒那麼難，對吧？你禮貌地請求我停止，根據校規，我會停止。前提是你被說服了？你同意我們應該對貝基執行學校的紀律方案？」

「是的！只要停止！你說了算，先生！」

「已經叫我先生了？有進步。」

「對啦，對啦！我學到教訓了，操！」

地獄校長放下板子，向後伸手打開辦公桌後面的抽屜。「現在，凱倫，根據校規，我必須停止用板子打你。然而，為了確保你學到教訓，校規——提醒你一下，你剛剛同意遵守的——允許我移除任何干擾材料。」

說完，他掀起她的裙子，露出一條黑色內褲，上面寫著：「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魚需要自行車。」還有一幅配套的卡通插圖。儘管顏色樸素、標語不討喜，對她這個年紀的職業女性來說，這卻是令人驚訝地大膽的內衣。

抓住腰帶，地獄校長輕輕向上拉，給這個震驚的女人一個輕柔的吊褲襠。他牢牢抓住，品味這一幕。「仔細想想。我應該把這些拉下來嗎，凱倫？」

斯凱小姐咬緊牙關。「什麼？不，你當然應該把它們拉下來！」

但當她聽到自己說溜嘴時，她抿起了嘴唇。「呃——我是說——你必須先徵求我的同意！」

地獄校長搖了搖頭。「不對。恐怕你理解得很慢。不過，我想我們都知道你是怎麼升遷的。我說，你知道我們在倫敦怎麼說那些追美國盟友的當地女孩嗎？」

斯凱小姐左右轉頭，試圖看清她的內衣發生了什麼事。「呃？我怎麼會知道？」

「你沒聽過這個老笑話？挺有趣的。如果一個女孩有點蕩，我們會說，『她有美國內褲。』」

「……什麼？為什麼？」

「一個美國大兵（Yank），她們就脫了（off）！」說完，他一個乾淨的動作，把她的內褲拉到膝蓋以下。

斯凱小姐的屁股成熟而曲線優美，但有一些明顯的橘皮組織。「嘿！這不能發生在我身上！我是個驕傲的女性主義女強人！」

地獄校長用手掌用力拍打每一個裸露的屁股蛋。「而你即將成為一個一週都坐不下的驕傲女性主義女強人！現在規則禁止我再用板子。

但最幸運的是……」他拿起鞭板，在她頭前晃了晃。「……我還有這個。我發現它比板子輕，但能產生更尖銳的刺痛。貝基可以為它的有效性提供生動的證詞。」

「那他媽的是什麼東西？」

「我猜那是你從高中以來每次工作面試都用過的一句話。這種皮帶有很多名字。通常被稱為鞭板（tawse），但我們親切地稱它為『搔癢者』。」

「哈？你接下來要搔我癢？拜託，不要！我的皮膚非常敏感、怕癢！」

地獄校長邪惡地咧嘴笑了。「也許之後。但現在……」

啪！

當斯凱小姐感覺到鞭板劃過她的屁股時，她立刻回想起十幾歲時在颶風季節衝浪的經歷。「咿咿咿咿咿呀呀呀呀嗚嗚嗚嗚！」

斯凱小姐忘記了任何端莊，開始扭動、掙扎和踢腿，然後用雙手護住屁股。「不——！不要再來了！不要再來了，先生！我會乖乖的！」

地獄校長翻了個白眼，迅速用空著的手把女人揮動的雙手壓在她背上，然後高舉鞭板。「恐怕校規堅持懲罰性打屁股必須以六下為單位……」

啪！

斯凱小姐的聲音變了調。「咿！我的天啊啊！」

「當然你可以隨時插嘴請求慈悲。你還記得貝基是怎麼做的嗎？」

啪！到第三下落下時，兩條憤怒的紅色腫痕已經在斯凱小姐的屁股上隆起，第三條迅速加入它們。

斯凱小姐嘶嘶作聲。「噢！哦，去你的！拜託，停止！停止，先生！我會做你想要的任何事！我可以……我會幫你吹！我會坐在你臉上！我會穿兔女郎裝！我他媽的求你了！」

地獄校長嘖了嘖舌，放下鞭板，掐住她屁股上的嬰兒肥，用力扭了一下。「不，凱倫，乞討是要跪著的。所以如果你想乞討，就下來。看看你是否記得你女兒是怎麼做的。」

斯凱小姐從他腿上滑下來，在地板上打滾，揉著她豐滿的屁股。當她爬起來時，她注意到一群學生透過窗戶看著她，抓住地獄校長的腳踝。「哦拜託，先生！讓這結束吧！有孩子在看著！如果這事傳到全球資訊網上……」

她像祈禱一樣雙手合十，睫毛膏在她臉上流下。「……我會成為我LinkedIn群組裡的笑柄！」

「我不在乎。而且你沒有提供任何稍微有趣的事給我，小交易大師小姐。早些時候，我相信你做了幾個有趣的建議，包括穿某種服裝。是什麼？啊，對了，兔女郎裝！我們做個交易怎麼樣？你換上這套有趣的服裝，穿一個星期。此外，你對貝基在家裡實施我的紀律技巧——我會檢查的——作為回報……我不會再用鞭板打你了。同意嗎？」

斯凱小姐看著他的胯部，看起來很矛盾。「嗯……我的其他建議呢？」

「說真的，斯凱小姐，你沒有羞恥心嗎？我在工作。我們可以在其他時間談判你投降的細節。也許當我去你家檢查你對貝基的進展時？」

此時，斯凱小姐已經把臉頰靠在地獄校長的腿上，輕輕地用嘴唇摩擦他的褲管。但地獄校長嚴厲語氣中的某種東西讓這位曾經驕傲、堅強的女性主義女強人從恍惚中驚醒。最後，斯凱小姐嘟著嘴。「是的，先生。你贏了。我被說服了。打屁股是人類構想出的最有效的激勵紀律形式！只是，拜託，別再打我了，爹地……我是說，地獄校長先生！」

「很好。如果你不想要再挨六下鞭板，那就立刻脫掉那套愚蠢的套裝。你知道嗎，我相信戲劇系應該有一套復古的《花花公子》兔女郎裝給你穿。檢查一下儲藏櫃。在那邊，就在貝基後面。」

當斯凱小姐開始站起來時，地獄校長輕輕地托住她的後腦勺，引導她的頭向下。「吶吶吶！你應該是一隻兔子，記得嗎？暫時保持四肢著地，開始跳！」

他開玩笑地拍了幾下，催促那女人走向儲藏櫃。斯凱小姐發出一聲驚訝的尖叫，像兔子一樣跳了起來。然後，她聽到聚集在窗邊的人群爆

發出一陣大笑。斯凱小姐回頭一看，注意到貝基正輕輕地用額頭撞擊玻璃板。

儘管斯凱小姐發出了幾聲哀怨的嗚咽聲，她還是順從地爬完了剩下的路到儲藏櫃，迅速找到了兔女郎裝。那是一件金色的低胸連體衣，配上漁網襪、兔耳朵和一個蓬鬆的白色尾巴。她試圖在不讓任何人看到她的滿月的狀況下迅速脱衣。當斯凱小姐走出她的正式套裝時，她試圖伸手去拿那套可怕的兔女郎裝，手顫抖著。

但就在她能抓住兔女郎裝的前一刻，地獄校長不知從哪裡出現，抓住她的手腕。「等等！我們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討論。撿起你的衣服，整齊地疊好，然後放在我的辦公桌上。」

斯凱小姐迅速彎腰撿起她的工作服。然後她緊繃起來，越過肩膀看了一眼。所有群眾的目光都牢牢地固定在她裸露的屁股上。地獄校長皺起眉頭，在斯凱小姐的大腿上拍了兩下，就在她屁股斑駁紅色皮膚的正下方。「快點。」

斯凱小姐尖叫，然後大步走向辦公桌，然後想起她忘了衣服，迅速折返。

當一個陰影籠罩她時，斯凱小姐的頭髮豎了起來，她轉身看到地獄校長聳立在她上方。「在你表現出適當行為後，你可以拿回這些。告訴我，斯凱小姐，你認為對你這個年紀的女性來説，什麼構成適當的行為？」

斯凱小姐低頭看著她完全赤裸的身體，看到她的膝蓋在顫抖。「你説了算，地獄校長先生！」

「一個極好的答案，斯凱小姐。這證明你確實擁有推理能力。現在，你會記得我説過不會再打你了……不是用『搔癢者』。但你在第一次打屁股時非常粗魯和不合作。因此，你還欠一次打屁股！我想這一輪我會讓你光著。」

斯凱小姐跪下，緊緊抓住高個男人的腿。「哦拜託，先生，你已經表達了你的觀點！我可憐的屁股已經好痛好痛了！」

地獄校長蹲下來，挾著這個豐滿小女人的腋下把她抱起來。「而且它會變得更痛、更痛！」然後他把她放在他彎曲的膝蓋上，把她的屁股

高高撐起，完全暴露在窗戶前，然後把他高舉的手對準他無助的目標。

然後他暫停了，注意到貝基部分擋住了觀看人群從窗戶的視線。「貝基，你擋到我們了。給我和你母親一些空間，親愛的。」

貝基點了點頭，但按照指示把臉貼在窗戶上，在腳掌上前後搖晃。「是的，先生……嗯，你要我挪到這邊，這樣我就不會擋住任何人從窗戶看的視線嗎？」

「當然，斯凱小姐。去房間對面角落站好。你媽媽現在可以佔據舞台中央。但如果你不想因為忽略指示而被記過，最好把鼻子貼在那扇窗戶上。」

地獄校長在貝基的屁股上快速拍了一下。「快點，女孩！」

「咿！是的，先生！」貝基繃緊肩膀，然後橫向移動。當貝基的鼻子和胸部沿著長長的平滑表面摩擦時，玻璃發出吱吱聲。外面，一大群男女學生敬畏地輕聲讚嘆。

斯凱小姐呻吟。「拜……拜託！」

地獄校長仔細盯著貝基，直到她到達目的地。然後，帶著滿意的微笑，他高舉手，用力揮下，打在斯凱小姐翹起的屁股上。

啪！

斯凱小姐大吼。「呃？不——不！不要又來！」

「正確，又是我的手。通常，紀律手冊建議在分級處罰的每個階段使用不同的工具。然而，既然這顯然是你第一次被打屁股，我會讓你免於你通常會得到的藤條。」

斯凱小姐因新的痛苦和羞辱而嚎叫。「拜託，不要這樣對我！每個人都能看到我對他們露屁股！他們都在笑我！哇——！」

「哦，別那樣哀嚎。對你這個年紀的女人來說不合宜。」

啪！

「我知道你這種類型。你總是想成為關注的焦點。而現在你是了！此外，我在證明我的觀點。」

啪！

「你願意做我說的任何事來停止這次打屁股嗎？」

啪！

斯凱小姐用力掙扎，然後癱倒在他腿上，哭泣著。「哦……噢，噢，噢！哦天哪，是的！是的，先生！我會乖！」

「那就證明給我看。站起來，到窗戶那裡去。雙手放在頭上，不准遮。」

斯凱小姐像小貓一樣嗚咽。「是的，先生！」她跳、蹦、躍向窗戶，面向人群站好。你可以聽到她輕柔的哀鳴，當人群看到她豐腴的胸部時發出輕聲讚嘆。

注意到貝基，地獄校長用一根手指向她招手。「貝基，你也把你的屁股挪過來。鼻子貼著牆。」

貝基一路尖叫著回到他們身邊。然後老人引導兩個女人並肩站著，撫摸著母女倆的肩膀。「是時候來點優質的母女時光了。半小時，如果我發現你們任何一個遮了……」

他拍了拍她們兩個的屁股。

「我們會給我們窗邊的觀眾一個二合一特別節目。先藤條，後板子。」

貝基和斯凱小姐都嚇壞了，面向窗戶，閉上眼睛以擋住周圍觀看的眼睛。但她們無法忽視透過清晰玻璃傳來的人群低語。

此時，消息已在地獄高校傳開，關於這場「地獄般的家長會」。斯凱小姐冒險偷看了一眼，看到一個高大、肌肉發達的年輕女子在玻璃對面盯著她們，舉著一台相機。另一個戴眼鏡的女人正在筆記本上瘋狂地做筆記，然後用拍立得拍了張閃光照片。她戴著一頂軟呢帽，帽簷插著一張卡片，寫著「採訪證」。

貝基看著圍觀者，輕聲說。「哦！那是凱蒂大塊頭！我想她在為她的遊戲頻道直播。還有那是書呆子霍莉。你知道嗎，她成績很好，但被打屁股的次數和我差不多。真搞不懂。」

斯凱小姐呻吟。「閉嘴，貝基！」

兩人忍受了半小時的優質母女時光。然後，她們聽到身後傳來煮蛋計時器的鈴聲。

地獄校長從教科書中抬起頭。「隔離反省時間夠了。哦，凱倫，親愛的？現在你可以去穿你的兔女郎裝了。至於你，貝基，回去寫你的罰寫。暫時去你自己的座位寫。」

斯凱小姐帶著茫然的表情走向儲藏櫃，慢慢地開始穿上她的金色《花花公子》兔女郎裝。

貝基輕輕哼著歌，從桌上拿起石板坐下書寫。不幸的是，她的哼唱引起了地獄校長的注意。「再想想，我認為戲劇系儲藏室裡可能還有幾套更有趣的服裝。你們兩個可以玩變裝遊戲。凱倫，找一套小貓裝給貝基。我認為貓科動物對她這一代來說比兔形目更時尚。」

斯凱小姐眨了眨眼，彷彿從恍惚中醒來，拿出一套帶貓耳朵的毛茸茸粉紅色服裝。「你是說這個嗎？」

地獄校長微笑，然後站起來審視他的兩個不幸的受害者。「就是那個。哦，別擔心，貝基。我不會因為你違反我下週保持裸露的指示而處罰你。作為戲劇系主任，我可以對強制裸露要求做出例外……但你必須把後面的襟翼放下。」

貝基注意到貓裝後面有開口，急切地穿了進去。但就在她伸手向後扣上時，地獄校長偷偷溜到她身後，打了她的屁股。「保持襟翼放下，斯凱小姐。真的，什麼都要我說清楚嗎？」

貝基發出恰當的尖叫，在原地跳動，然後迅速放下手，露出裸露的屁股。「是的，先生！不是，先生！呃……三袋滿滿，先生？」

斯凱小姐試圖調整她兔女郎裝的低胸領口，檢查自己時羞愧地低下頭。但儘管她年長，這位中年女人穿著新裝仍有種可愛的害羞氣質。

地獄校長拍了拍年長女人的裸露肩膀。「凱倫，親愛的，讓我們複習一下我們的討論。你現在同意貝基應該因為調皮而被打屁股處罰，對嗎？」

斯凱小姐的兔耳朵在她點頭時前後擺動。「哦，是的，地獄校長先生。你完全正確！我認為我的女兒絕對會從你的紀律方法中受益。」

地獄校長把手放在斯凱小姐的腰上，把她拉近。「在我們先前的討論中，錯的是誰？你，還是我？」

斯凱小姐挪動腳步。「是我，地獄校長先生，先生。我完全錯了。我被打屁股是我的錯，不是你的。我是個調皮的小兔女郎，我活該被打。」

「啊，說得很對。但難道沒有別人該為你今天遭遇的一切負責嗎？另一個調皮的小女孩，該被打屁股？」

貝基·斯凱小姐突然看起來很緊張，而凱倫·斯凱小姐突然看起來充滿希望。

斯凱小姐高興地跳來跳去，看看女兒又看看那個高個子年長男人。「你覺得我應該現在就打貝基屁股嗎？畢竟，如果一個學生被老師處罰了，她再被母親處罰一次也是合理的！」

「確實應該。事實上，如果你沒有對這事想通，我想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們先前的討論，不是嗎，凱倫？」

斯凱小姐用一隻手護住屁股，繞過高個男人走向她的女兒。「呃……沒那個必要，先生！我非常討厭爭吵。」

然後，斯凱小姐抓住貝基的手腕，開始把女兒拖向地獄校長的辦公桌。「對！你聽到地獄校長的話了，貝基·斯凱。把你的屁股挪過來，現在就趴在我膝蓋上！我要教你別在學校當笨蛋。你是個調皮、調皮的小貓咪！」

貝基驚恐地看著母親，用毛茸茸的粉紅色貓掌摀住嘴。「但是，媽！你以前從來沒打過我！」

斯凱小姐做了個鬼臉，坐在堅硬的木桌面上，然後拍了拍大腿。「我的錯。我向你保證，不會再發生了。」

「但是——」

斯凱小姐哼了一聲，把女兒拉近。貝基差點絆倒，被迫用手撐住桌子，優雅地四肢著地趴在她母親的腿上。斯凱小姐隨意地撥開貝基服裝上毛茸茸的粉紅尾巴，隨意地撥開她的鉑金色頭髮，然後隨意地開始認真打女兒的屁股。「地獄校長先生，你有推薦的工具嗎？我想先用手熱身，但我想確保貝基為害我屁股……我是說，為不專注學業付出代價。」

「嗯，她今天已經受過尺子和板子了。但我認為木髮刷對你很好用。也許你的手提包裡有一個。」

斯凱小姐眨了眨眼，她的手懸在半空中。「我的什麼？」

地獄校長做了個鬼臉。「你的……手提包？我想那是你們美國化的說法。」

貝基越過肩膀看了看。「什麼？那是他們在英國對髮刷的說法？」

斯凱小姐用張開的手掌重重打了一下。「不，你這個鳥腦袋，他們把手提包叫手袋。在英國只有男人拿手提包，像羅賓漢那類角色。現在，我相信我把髮刷落在……」斯凱小姐邊翻手提包邊伸出舌頭，然後皺起眉頭。「……在我的另一個手提包裡，在飯店。」

貝基用貓掌手套拍手高興地說。「哦！我有一個髮刷！在我的手提包裡！很漂亮，粉紅色的，而且……」

貝基的眼睛睜大了，當她看到她漂亮的粉紅色髮刷飄到空中，然後落在地獄校長伸出的手中。貝基搖了搖頭，新的淚水在眼中湧現。「等等！我不知道你要它做什麼！嗯……我有權保持沉默！喲！噢！」

斯凱小姐發出少女般的咯咯笑，恢復了手打，以兇猛的速度在貝基的臀部上拍打。「別擔心，地獄校長先生。我會確保貝基在整個剩餘的年度裡都坐不安穩。至少在她在學校表現改善之前。正如我們在美國所說，如果你在一邊學不到教訓，你就會在另一邊學到！」

地獄校長用髮刷拍打他自己的手掌。「他們真的在殖民地說那種話嗎？」

無視女兒結結巴巴試圖道歉的努力，斯凱小姐從地獄校長手中接過髮刷。穿著兔女郎裝的凱倫若有所思地哼著歌，用髮刷拍打女兒迷人的臀部。「嗯，既然你提到了，我想那主要是紅州那邊的說法。」

老人輕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紅屁股州那邊的說法，也許？」

穿著貓裝的貝基絕望地嗚咽，夾緊臀肌，然後刷子的輕柔拍打迫使她放鬆緊繃的肌肉。「媽咪……拜託……我會乖，我保證！」

斯凱小姐輕輕地噓了一聲，繼續用刷子輕輕地撫過女兒的屁股。「好了，好了，貝基，我知道你會當個乖女孩，在學校努力學習。但如果你再讓我因為家長會而被叫到地獄校長辦公室，我就得打你了。」

貝基感受到安慰的舉動，像貓一樣發出呼嚕聲，慢慢抬起屁股接受舒緩的按摩。「是的，媽咪，只要停止打我，我再也不會犯了！永遠不會，永遠——」

斯凱小姐立刻連續兩次重重拍下髮刷。「不行！你當然不會。但無論如何，我會再打你。每。一。天！」

貝基哀嚎。「不，媽咪！不，不，不！」

斯凱小姐開心地咯咯笑，開始越打越重，然後越來越快。「哦，是的，貝基！是的，是的，是的！我在學校被打屁股了，所以你會在家裡被打屁股！」

貝基絕望地呻吟，然後她的聲音變了調，她崩潰成咕嚕咕嚕的喉音哭聲。

地獄校長點了點頭，走向門口。「非常好，女士。我很高興你認同我的看法。好了，我讓你們女士們繼續。今晚見，凱倫，親愛的。」

當貝基的哭泣惡化成無法控制的醜陋抽泣時，斯凱小姐在揮動板子的中途僵住了。「呃，為什麼我今晚要見你？不是說我介意，但是——」

「當然是為了確保你妥善處理貝基的紀律。也是為了確保你完全熟悉紀律手冊。畢竟，對小鵝好的……」他打開辦公室的門，用飢餓、空洞的眼睛盯著兩個女人。「……對大鵝也好。」

當她們感覺到地獄校長的視線在她們身上時，貝基和凱倫都顫抖了。她們感到全身有種奇異的寒意，除了她們的屁股。

在那特定時刻，這兩個女人的屁股都該死地火熱。

【全文完】